

春

柳

莺

南北·冠史者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二）

春 柳 莺

（南北） 冠史者 编

序

天地间一大戏场，生旦丑净毕集于中。自唐复为戏文，缘以衣冠兽翁，蓬蒿贤士，粪堆连理，污泥比目，泾渭混杂，世上莫辨。君子起而指示之，则戏演焉。及后，戏一变而为传奇，实倡自宋。盖以戏，虚文难以利俗，而浅说足以动众。夫传奇于戏，名别而实因也。

今君子操觚，莫不咸悉其意。故稗官野史，救污辟秽，于此为盛。一时市儿读之，不知怜才为劝，好色为戒，反取色而恶才，直欲丑净而作生旦，又乌得乎！南北冠，风流名人也。知怜才好色之正，得用情取士之真。尝谓余言，古来贤士出于席门陋巷，德妇见之裙布荆钗，如锦衣玉食，绣柱雕梁，俱属外焉者。余识其言而敬之，复请之小说。才色在所不偏，劝戒俱所不废，使天下之人，知男女相访，不因淫行，实有一段不可移之情。情生于色，色因其才，才色兼之，人不世出。所以，男慕女色，非才不韵，女慕男才，非色不名，二者具焉，方称佳话。自非然者，即粪堆连理，污泥比目。桑间濮上之辈，何得妄以衣冠为尊。蓬蒿见鄙，浪向天地间说风流者哉！

此书梓世，固以名人之笔，复新于目，尤愿同人，为生为旦，不可打落丑净脚色，貽笑于戏场外之识者也。

康熙壬寅秋八月吴门拼饮潜夫题。

目 录

第一回.....	004
弃浮名馆求佳丽	
游玄墓诗种错缘	
第二回.....	015
见利巧施美女计	
背人假借梅花诗	
第三回.....	029
毕小姐丝桐露调	
石秀才玉箫断肠	
第四回.....	041
辞玻璃潦倒归僧舍	
冒风雨萧条见故人	
第五回.....	054
先生羞认梅花扇	
翰林泪读杨柳词	
第六回.....	067
秋风天解元乞食	
明月夜才鬼做官	
第七回.....	081
毕临莺巧作风流婿	
梅凌春誓结姊妹亲	
第八回.....	094
暂脱骗希图大利	

难瞒藏直诉真情

第九回.....105

伤情误怪新知己

分忧喜见旧花婆

第十回.....118

悔初心群英宴贵

叙旧怀双凤盘龙

第一回

弃浮名馆求佳丽

游玄墓诗种错缘

诗曰：

四海春风一曲琴，天涯类聚自相深。
青尊原为酬游志，白眼何须学苦吟。
俗客应难谐益友，痴情还许付知音。
不谋颠倒姻缘簿，翻教才人错用心。

话说嘉靖年间，有一甲科，姓石名昆，字良玉。乃河南开封府人。因年幼失偶，坚执不娶。直到五十岁上，念无子嗣，里人劝他娶了个填房李氏。不上一年，生有一子。这日，良玉梦一神人，赐古墨一锭，雕画金龙，外包着锦绣双凤绢儿。云此墨乃延川石液所成。良玉得墨惊醒，闻生此子，不胜欣喜。又见眉清目秀，容貌不凡，回思梦中之言，知兆应在此，就取名为液，字延川，珍如珠玉。

养到五岁上，教他攻书，凡左传、史策，过目成诵，如旧物相逢，毫不作难。八九岁成文，十一岁时即入泮宫。入泮之后，父良玉选为江南苏州府理刑。就将家眷并此生随带上任。凡百内务，俱着此生照管。不幸良玉官未一年，竟先辞世，后李氏亦呜呼。

余下石生一人，带领管家，就在苏洲离城三十余里，买了一所宅子，设丧陈祭。及丁忧服满，此时石生，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不精通。为人喜友好义。挥散宦资，以为粪土；浪结知心，就当性命。每日作文赋诗，会客联社于宅中一池亭上。那朋友见石生神清气爽，风流豪侠，都起他一号，叫做池斋先生。

岂意三年之后，家业尽为逢迎散去，人情亦随钱谷疏薄。石生闭户落落，忽于诗文之余，因叹口气道：“丈夫禀阴阳之气而有身，赋万物之灵而成性，必须读古人已著之书，继古人未发之旨，使吾性与古人相守，与后人相接，方称我生不负。必须得个才女，白头吟哦；得个侠士，终身啸傲。使吾内有琴瑟之欢，外有胶漆之乐，才成百世良缘。奈何年已当冠，父母又经早丧，亲戚无靠，止余一表兄，姓李名景文，字穆如者。虽是先母嫡侄，却在北京顺天府痒。日前见了些女子，皆是有才不能有貌，有貌不能有才的；结了些朋友，又是知面不知心，善始不善终的。且世人尽皆肉眼，不识卞璞。”说罢，自己不觉堕下泪来。自此欲适城市，反着破碎衣服，故令市井之徒，大惊小怪。石生总不介意。

一日，有个友人姓怀名古，字伊人，是石生旧日同社，住居与石生相近。乃劝道：“吾兄雄才博艺，当今无二，何不做番正业，轰轰烈烈，将平昔之文，行之于世，使众人一见，自称奇才。”石生因听其言，将家藏自己新作，并批选古人的旧集，尽付之坊中。未几刻出，东西南北，负价者来如云集。不论远近地方，皆知石池斋是个才子。就是过往乡绅士民，也没个不求文事。

石生自才名一倡，终日营营逐逐，不以为乐，反以为苦。一日，闻得怀伊人要上河南他表亲处打抽丰，遂请相会，思量

谢名，作伴同行，到舅家借看表兄为名，随遇觅访才女。与怀伊人正在踌躇间，见一管家，手持一书，还拿了二十两一封银子，送上道：“这是扬州梅翰林家下来的请书，这银子是折聘礼的。”石生接过书，取开看时，乃是一个请启，一个关书。

关书上道：

乡眷弟梅深顿首拜请大三元池翁石老师台，教训小儿待腊。每岁奉酬馆谷银三百两，节礼外具。幸毋负托，叨爱不尽。

石生看罢，见下一乡字，知梅翰林也是河南。遂对怀伊人道：“这事可去与不去么？”怀伊人道：“甚是该去。吾兄尚且无因他往，要访才女，扬州乃风流古地，正当借馆以图佳丽。”遂喜对管家道：“梅老爷人可在外边么？”那管家道：“梅老爷管家现在外边。说他叫王文，他老爷叫做梅岭彻，因告假在家，前在玄墓观梅，访得相公是个才人，故到家即着他请相公处馆。”石生道：“可知他学生多大了？”那老管家道：“听得他与外人闲讲，说梅老爷只有一女一子。子年尚幼，却不曾说出年纪数目。”石生道：“即然如此，不必写回书，可封一折饭礼儿与他。回他先去，我大约不过数日即去赴约。”那管家领命去了。半晌进来回道：“梅老爷管家已去。折饭礼儿收了。临行甚是叮嘱，叫相公不可失约。”石生闻言收了聘仪，不胜欣喜。

当日留怀伊人饮酒，要择日一同出行。酒未数巡，怀伊人道：“吾兄借出游以访才女，固是高人举止，但恐此处文事，一时不能谢绝怎好？”石生道：“小弟素性懒于名利，前因怀兄忠告相劝，致于今日，亦是不得已应酬。昨有两篇序纪，俱草草告成。今日所来，已经回过，脱然无累，就是明日即可同行。”怀伊人道：“小弟行装皆打点停妥，只是明日，恐非吉期。”石生遂叫一书童柏儿，取历日过来与怀伊人选日。怀伊

人接过看道：“明日乃正月十七日也，俗云，七不往。直到后日方是出行吉期。”石生愀然近座道：“出行固要选个吉期，但明日不去，又恐他方绅士拜索笔墨。这番缠扰，却如何处置？”怀伊人衔杯半晌道：“有了。此时春光明媚，玄墓古香亭梅花甚开，四方游人诗士，雅集甚多。明日小弟稍备杖头，请到玄墓少叙。一以却拜访之人，一以领梅花之胜，岂非两全妙计。”石生闻言大喜。二人饮至夕阳西坠，怀伊人方辞回去。正是：

闭户谈心休对俗，寻幽酌酒必须花。

到了次日，怀伊人在太湖叫了一只游船，定了两个吹唱。吃过早饭后，坐在船上，遂叫管家去请石生。不一时，石生带着书童柏儿来到。二人相见礼毕，茶罢，管家摆上酒肴，就叫开船。三怀两盏，饮了一回，吹唱一回。怀伊人道：“若依吾兄昨日之言，舍此而去，不独今日无此一段快乐，且为梅花所笑。”石生道：“梅花骨秀神清，苦于耐寒，阳回气足，复能魁春，乃酣养贞守之士。弟因蜗角淹留，不知以其大者图之，倒不怕为梅花所笑，恐为梅花所耻耳。”怀伊人道：“吾兄今日谢名，借处馆以访才女，可谓贞守矣。况今秋乡试，明春会试，联捷在举步之间，梅花何耻之有。小弟雕虫小技，且丁母忧，明年此时，吾兄着锦衣归来，弟相会抱耻，又当何如？”

二人正饮酒闲谈间，听得箫鼓如麻，歌声聒耳。石生叫人把两边垂帘卷起，见玄墓已在面前。岸上游人如蚁，皆傍梅岭而行。石生同怀伊人一见，心朗意彻，如一幅春景山水相对。怀伊人向石生道：“此处有佳胜，即俗子市儿，也勉强扭捏两句歪诗，以酬青帝之意。吾兄名手，断不可无诗。”随叫管家取上笔砚笺纸，摆在案头。石生也正动诗兴，又见纸笔现成，

便笑道：“请怀兄先为倡首。”怀伊人道：“今日吾兄是客。”一头说，一头研墨。石生取过纸，提起笔，向砚池蘸得饱饱，正待要笔走龙蛇，纸透云烟，把春风花鸟搜索一番。

忽见管家进舱报道：“田相公在岸上。”怀伊人不悦道：“他怎知我在此处？”管家道：“方才在帘外见相公说话。”怀伊人尚不动身。只听岸上高声叫道：“怀伊兄如何偏背小弟至此耍子。”怀伊人只得叫住了船，欠身相邀，迎进舱门。但见这人：

头戴一顶鸭嘴纱巾，身穿一件墨色布衫。年纪只有三十，面貌却似百岁。口拥荒须，形容不甚儒雅；脚登朱履，强勉赖做斯文。规规矩矩，妆成许多道学；遮遮掩掩，全见一味老诚。

三人相见，礼毕分宾而坐。石生向怀伊人问道：“此位尊姓？”怀伊人道：“姓田，字又玄。与小弟旧曾处邻，近居城市。”怀伊人又转身对田又玄指石生道：“这就是敝同社石兄，道号池斋者。”田又玄闻言，忙向石生打恭道：“原来就是石公祖令郎，久仰久仰。”叙毕。旁边管家添上钟箸，大家同饮了数杯。田又玄就像个不饮的意思，再要斟他，只是告减。

石生道：“田兄，加敬一杯。想是见弃小弟，在这边故此不饮？”田又玄高声回道：“岂有见弃之理。不瞒先生讲，昨日，徐州一个铁不锋兄，慕小弟之名来访，同本处一位白兄，齐集古香亭观梅。忽然诗兴发作，做了一回诗，不觉畅饮，因就玄墓歇下，今日尚有余酒未醒。”怀伊人接口道：“酒不肯见爱，同敝社友做诗吧。敝社友方才爱玄墓这段好景，十分留意春色，以梅花为题，正在挥毫之际，不期相遇，却好酬唱。”说罢，叫管家又取了一幅笺纸，命石生、柏儿捧砚磨墨。

田又玄慌了，把几杯酒盖着厚脸，假托看着柏儿道：“此子甚是青年，倒擅磨墨，是怀兄家的吗？”怀伊人道：“不是，

是敝社友之仆。”田又玄笑道：“果然有好主必出好仆。”又问柏儿道：“你多少年纪了？”柏儿道：“今年十六岁了。”田又玄道：“你可识字吗？”柏儿道：“我不识字。”田又玄只管絮絮叨叨，问他东长西短。怀伊人道：“想是墨已浓了，田兄不要闲话。”

田又玄谅着这诗难免不做，反强勉堆下笑容，脱帽露顶，谈今论古，胡乱讲了一回大话。

提起笔来，也不让人。摇头战足，咬指托腮，做了半日丑态，捏成一首。放下笔，将诗笺拿在手中道：“弟已告成，候石先生、怀兄韵成，一齐同看。”怀伊人道：“石兄在此，小弟不敢放恣。老兄转候石兄吧。”石生闻说，提起笔来，如探囊取物，写了一首。递与田、怀二人。诗道：

一片冰肌接水光，羞随红紫独为芳。
东风团月连云瘦，春色笼烟彻骨香。
减却离魂空着恨，销残清粉更成妆。
当年高士今何处，值此游人总断肠。

池斋石液题

二人看罢，但见云笺与花柳齐飞，翰墨共春光并舞。连声叫妙不止。石生道：“小弟信笔乱书，实皆俚谈，何以当得二公大赞。”田又玄正色近座道：“其实做得好。若有字眼下得不妥，小弟从来最不瞒兴，就要把弊病一一说出。这诗做得不但顺口，且起头一句，‘一片冰肌接水光’，把梅花比做冰，冰者白也，梅花又是白的，这就妙起。第七句下个‘当年’二字，当年者，尚论也，又是远想的意思。先以目前寓景，后以古人作证，乃真才实料，恰像唐诗。”石生道：“小弟原是抛

砖引玉，请佳作代为遮丑。”怀伊人虽与他相认，不过旧曾处邻，并未曾与他文墨往来，也要看他诗句。就将手中诗取过，同石生一看，满纸胡涂，字如牛毛虾尾一般。诗上写道：

南枝才放两三花，雪里吟香弄粉些。
淡淡着烟浓着月，深深笼水浅笼沙。

石生看罢，知他是抄写前人白玉蟾的诗句。不好说破，故作赞赏。怀伊人不觉露出一声道：“这诗做得虽妙，念来就如熟的一般。请再咏四句，以成七言八句如何？”田又玄忙回道：“这诗皆从心窝里发出，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若是有些假借，便自己的意思，与古人的意思，两相隔绝，朋友读着，自然律不和声，词不顺口了。且有意思的人，作诗只可一首。再做一首，就为恃才妄动了。岂不知古人说，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怀伊人又道：“这诗细细想来，倒与当时白玉蟾《梅花》诗有些相同哩。”石生笑道：“想是田兄与古人暗合。”田又玄亦大笑道：“好个与古人暗合。小弟自幼在父师面前，逢会文作诗之期，往往拿着笔，如行云流水，不加思索，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自不知出自何所。间有父师道‘这是某人旧文’，究竟自己也不知道。石先生所言‘古人暗合’四字，此乃到言也。即如昨日有个不通的女子，做了一首诗，贴在玄墓古香亭上，也是咏梅花的。观者如堵，并无一个敢上前和她。就是小弟走上，随意略写几句，众人一见，惊得掩面伸舌而去，难道那诗也是白玉蟾的不成。”说罢，又向石生道：“小弟胡说而且乱道，先生幸勿见笑。”石生道：“常言‘俗子位中留不住，才人到处有逢迎’。田兄既有这般大才，何患弟辈不甘拜下风。”怀伊人亦谄道：“田兄之诗全无假借，适才是小弟

之戏谈。我自罚一杯吧。”遂吃过一杯，又向石生招饮。

石生手执酒杯，心下想道：“此人说甚么不通的女子，必竟是个才女。”停杯向田又玄笑道：“适所言佳句，与那不通女子诗，可还在古香亭上吗？”田又玄道：“岂有不在之理。古香亭乃梅林之大观，亦诗人之雅聚。凡远近游人，往来无阻，任其饮酒赋诗。石先生这诗，到那里也贴将起来。小弟诗现在东粉壁墙上，少不得同去现丑一番。”石生听了，一心要上古香亭看那女子的诗，酒也不吃，就叫放船前去。一阵清吹低唱，穿湖而入。行末一箭之地，但见：

亭台耸起，人人笔弄清香；粉面参差，个个鸟唤提壶。
对客开樽，错怪浮生如梦；临波停泊，亦信春光似画。也
有各携杖头，借景陶情；也有独抱琵琶，逢场作戏。

石生住了船，同怀伊人、田又玄，叫管家携着酒肴，带着吹唱，一直上山。行到古香亭上，举头一望，满壁皆诗，不及遍览。转过东粉壁墙来，田又玄即指道：“此是小弟拙韵，上面是那不通的女子胡话。”石生微应，同怀伊人先看田又玄诗道：

娇似雪花白似鹅，枝枝开放向前坡。
占他春景气痴我，累我吟诗恼杀他。
一朵扭来堪插髻。连根拔起可烧锅。
明朝只怕山风起，雪打群鹅飘满河。

春日同铁不锋白随时作也石生看罢，同怀伊人忍笑不止。田又玄道：“这诗何如？”石生同怀伊人道：“字字典雅，句

句新秀，果称绝技。”田又玄喜道：“可有些老杜气味么？”石生道：“全是杜体。”田又玄又指那女子诗与石生看道：

玉笛吹残花复生，别离歌曲动江城。
遥依南岭应传语，笑倚春风巧耐情。
雪照疏林酬意冷，梦回东阁旅魂惊。
相思罢吏难归去，载酒空余索杖名。

凌春女子题

石生看罢，魂灵飘荡，神思恍惚。暗自想道：“世间有如此女子，岂不令男子羞死。念了一回，复低声玩味一遍，玩味一遍，又高声朗诵一回。徘徊眷恋，情生肺腑。怀伊人亦仰面嚼咀。田又玄用手扯道：“这女子诗一味胡涂，当不得细解，就便解出滋味，也不过是个女流。”说罢，将石生诗笺贴在壁上。又道：“我们且席地饮酒，叫吹唱起来赏鉴梅花，不可有负春色。”石生同怀伊人只得错落就坐，各斟满饮。石生手拿着酒杯，心下沉吟半晌，恍然如失，就要起身告回。

时天色将暮，田又玄宿酒已醒，正要拚饮。见石生要回，对怀伊人道：“主人之意若何？”怀伊人道：“既石兄要回，听其自便吧。”田又玄笑道：“这是主人慳吝，输不起酒资了。”怀伊人道：“非小弟慳吝酒资，因明日石兄有广陵之行，弟亦有河南之往，久已相约，恐今日过酒，误了明日吉期。”田又玄道：“明日那里去得成，就是要去，少不得弟备薄饯，屈留一日玩玩。”石生口中辞谢，定然要回。怀伊人同田又玄遂吩咐管家，将酒肴携在船上，三人复下山上船。田又玄别去，石生同怀伊人一路饮回，各皆无言。到了岸时，怀伊人并众别去，石生带着柏儿回家。怀伊人临别道：“石兄明日须要早起。”

石生怅然回道：“明日再为商议便了。”正是：

无端才思相关切，落得游人满面愁。

却说石生，别怀伊人归家，一心想着那女子诗，如怨如慕，不禁动了个寻访之念。到次日，广陵之行告止，写了两书，一封托以酒病。令怀伊人先行；一封书烦怀伊人带至河南，问候表兄李穆如。正要着人送去，不期怀伊人带着管家、行李，收拾齐备，到石生处相邀同行。

石生闻得，请进书房，相见过，怀伊人笑道：“昨日田又玄做那样胡诗，反笑那女子不通，真实可耻。”石生令怀伊人坐下，回道：“鄙俗小辈，狂妄无知，何足挂齿。”柏儿少顷奉上茶来。二人茶罢，怀伊人道：“小弟即刻就行，吾兄为何不收拾行装？”石生道：“昨日弟见那凌春女子诗，丰神逸逸，落笔不俗。弟思想起来，正是良缘靚面，还要往甚么广陵访问才女。怀兄且先行吧。”怀伊人道：“吾兄此意，是不往梅老先生家赴馆，要在此访问这女子么？”石生道：“弟就去赴馆，也不过为此，岂可才女咫尺，反教错过。只是有一书，动烦怀兄带至河南舍表兄处，感爱不尽。”怀伊人接书道：“自然领命。但吾兄访这女子，在此淹留，恐他人又索笔墨，以致两误，不如同行吧。”石和愀然道：“弟假以抱病谢交，他务自却，怀兄不必过虑。”怀伊人作想道：“兄计固好。弟欲停装暂为效劳，此时不能奈何？”石生道：“若怀兄有此意，弟当终身佩德，恐怀兄不肯见爱。”怀伊人道：“弟心有余而时不逮了。苦今日不行，错过吉期，后来未必有此佳辰。”石生道：“既然如此，弟不敢苦留，恐误前途之事。怀兄且长行吧。”怀伊人只得怅然而别。临行道：“吾兄当斟酌谋为，弟不日即得会

面。倘若这女子访问不着，还赴梅老先生之馆要紧，恐失他人之约，惹人谈论。”石生唯唯应诺，随即打发怀伊人长往，要访这凌春女子。

正是：

原为情而去，又被情所扰。
不是浪用情，天下知情少。

不知石生访这女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见利巧施美女计

背人假借梅花诗

诗曰：

相思无底暗伤神，曾种风流一段春。
千里烟缘风忽送，三分傀儡话偏亲。
可真可假可欺世，谁是谁非谁识人。
误了桃源无好约，却教迷处说通津。

却说石生，不思量往扬州梅翰林家处馆。别了怀伊人，要在苏州访问凌春女子踪迹，却也不知是何等人家，下落何所。欲亲出访问，又恐闻名者，滥求代庖。因借病在家，着管家先将古香亭诗句揭来；后令书童柏儿在外访问。今日也访，明日也问，整整打听了月余，不见影响。

这日，石生独坐在家想道：“向日我见那女子诗句，虽知其才，未见其貌。假令柏儿访着消息，在某所某处，我不能亲觐其面，便使媒婆去说合，那媒婆自然贬其丑陋，扬其美色，两下撮成，使我石池斋一片怜才好色的热心，付与冰炭之中。那时，姻缘簿上污了清白，叫我何处去折辩。”又想道：“那女子取名凌春，有魁占物色之意，料然也不是个俗品。自然男女相访，不轻失身与人的了。使她知我石池斋有这段好逑苦衷，

应亦喜托鱼水。独怪那日不该让怀伊人先行，若留他少住几日，也与我访问访问，玉成此事。”又想到：“怀伊人北上，此时也不知到了何处，就想他回来，谅也不能，还是我与这女子两下无缘。不如依怀伊人临行之言，赴梅老先生之约要紧。”正自搜理闲思，沉吟不决，忽心下又陡起一念，自惊讶道：“这女子起句凌春，莫非取意于梅，乃梅老先生之令爱么？前闻他管家说，他老爷因游玄墓而回，故来聘我。又说梅老先生有一女一子，且那诗中道‘梦回东阁’，用扬州何逊故事。”说罢不禁欣喜，以为得想，遂吩咐一老管家，看守宅子。遂收拾行李，带着柏儿，叫了一只船，竟往扬州梅翰林家去。

不一时，行到苏州城境。石生在船上检点行李书玩，恰恰忘落了凌春女子诗笺。石生忙对柏儿道：“你快回去将凌春女子诗笺取来。”柏儿听说，上岸飞星去取。石生查了行李，又自己悔道：“我还不该造次往扬州，遣落此诗，却非佳兆，端的这女子还在苏州。”一头怨，一头等，等到午西，见柏儿拿着诗笺，头上褪着帽子，汗浸浸走进船舱，说道：“那做诗的女子有了影响了。”石生忙问道：“却在什么所在？”柏儿道：“适才小的从阊门过，见一个乘轿的医生，多少讨药的人，跟他家，下轿毕，那医生道：‘不是这两日在常州医那小姐的病，这几时把你们药都打发完了。’小的闻见小姐二字，随立在旁，听了半晌，未审详细。见那日游船做诗的田相公，拉着他说话。小的见他进去，就问那医生管家，在常州医病的原故。那管家道：‘有个小姐姓毕，乃是淮安人。因同父亲在玄墓看梅，受了些风寒，回到常州地方，染成一病。因慕我相公医名，特请了去，只用了四五服药，就病体痊愈。如今复回淮安去了。’小的犹恐不是，又问那女子叫甚么名字。那管家想了一回道：‘叫凌甚么小姐。’小的说：‘莫非叫做凌春小姐么？’那管家

忙笑道：‘正是这两个字。’小的又问他相公姓甚么，那管家说姓白。如今特来与相公商议，还是上淮安去访他，还是怎么样？”石生闻言又惊又喜道：“这小姐虽有消息，未必貌附其才。若有才无貌，也是枉然。必须再去，访访她年纪多少，有人家不曾有人家，在淮住居何所？这般方可上淮，央媒求亲。若造次而行，倘有不合，岂不空费一番往返。”柏儿领命，放下诗笺，又去访问。方才上岸。就遇着田又玄迎面叫道：“柏儿，你相公尚未去么？”柏儿道：“现在船上。”田又玄就要想见。柏儿忙回报与石生知道。石生请进舱中，相会礼毕。田又玄道：“向自玄墓别后，小弟只道石先生同怀伊兄次日北上，故不及奉候。适儿盛使，方知先生尚留此地，不意今日又得一面，何幸如之。”石生道：“小弟向日已订期北往。因别后遂得大恙，不可以风，故又羁留到今，亦出无奈。”田又玄笑道：“那日在古香亭，小弟预知先生次日不能就往广陵。相留薄饯，实出本心，不意先生苦苦托词见却。”石生笑道：“人生四海皆兄弟，我之大贤，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人将拒我。如今日田兄，不弃小弟足矣，小弟岂可托词以却田兄。”田又玄笑道：“据先生所言，既非托词却弟，广陵实有何事？”石生道：“不瞒田兄讲，广陵梅老先生，差人请小弟训诲他公郎。前受了关书，并聘金二十两，约期甚近，所以急急为此。”说罢又道：“如田兄不信，……”随叫柏儿去取关书，递与田又玄看。

田又玄一见上写着馆谷每岁三百两，节礼聘金在外，便觉满眼动火。随欠身道：“原来先生为这宗大财，故急于要行。”石生笑道：“二三百金算得甚么大财，小弟不过借此以谋终身之事耳。”田又玄又道：“先生这实是欺小弟了。终身之事，莫大于功名，难道借广陵以取功名不成？”石生又笑道：“功名富贵，等如浮云。知者当之，止算得一夜好梦。小弟之意，

岂俗到此，盖别有意中之事，实非田兄所知也。”田又玄放下关书，诡道：“意中之事，我知之久矣，故作戏谈以试先生，今先生何必相瞒。”石生心下暗想道：“凌春女子，当日原是田又玄因作诗而起，必定他有所见，方说出此话。就是他无所见，我实说于他，料也不妨。”遂叫柏儿到茶馆取了几杯茶，留田又玄在船上相谈。石生道：“田兄既知小弟心事，小弟实为那日在古香亭见凌春女子诗，归家细思，颇还去得，因而动一痴念，有好逑之意。

遂着小价觅访他的消息，到今方有影响。”田又玄近座笑道：“当时，小弟明知那凌春女子诗好，故说不通者，因为吾辈才名不肯为女流所占，不意先生与我暗合，也知她诗好。但此时先生既有影响，就该丢了扬州馆事，为何还如此行色匆匆？适才所言不知所行了。”石生道：“非弟言不附行。奈这女子在淮安地方，虽知其才，未知其貌，若造次而行，恐有不合，空费了往返，又误了梅老先生之约。小弟之念，尚暂泊于此，再访这女子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就撇梅老先生之馆，竟挂帆向淮阴，与她生死一决了。”田又玄道：“老先生原是在何处访着这消息，如今还当去访一访，不可错过。”石生道：“原是一医生姓白者，从常州与她看病而回。小价偶然问其盛管家，故得知这个消息。”田又玄道：“原来医生姓白者之传。但恐再访出那女子是绝色，先生事做半途，又要赴梅老先生之馆，岂不费居中者一段苦心。”石生笑道：“我石池斋岂肯为三百两臭铜，卖了终身大事。”田又玄见石生志不在馆，立意要访那凌春女子，不觉动个冒名赴馆之心。手里拿着茶杯，口中诡道：“先生不必他访，小弟曾在古香亭见过的。”石生忙喜问道：“田兄所见，果然姿色若何？”田又玄道：“若说那女子姿色，大抵非一言一句可以描写，只那一双眉眼，令

人见即迷魂。”石生闻说，近座细听。田又玄又细将那女子如何美貌，如何动人，在古香亭如何看见，说了许多谎话，要撮弄石生上淮，自己顶名赴馆。石生一腔痴情，虽被他说动，却也半疑不信。田又玄又巧言道：“恐小弟眼力不济，不足取信先生，先生且停留半日，请那医生来，假以看病，再细细审问一番，真假自明了。”石生喜听其言，就着柏儿去请那医生。田又玄又止道：“此时天色将暮，恐不成体，到明晨吧。”石生道：“明日再误半日功夫，恐又开不成船了。”田又玄道：“小弟还要薄钱，明日少不得相留一日，后日再开船长往。”石生为着那女子，只得依言。二人谈得情投意洽，又吃了一会茶。田又玄别去，临上岸道：“此事若成，先生将何以谢弟。”石生笑道：“多以金帛酬谢就是了。”田又玄正色道：“小弟亦非爱金帛的俗品，转将佳稿赐小弟一部，以留别后之思吧。”石生道：“此是不费之惠，若先生有见教之意，明日就着人送来。”说罢，田又玄别去。正是：

出言诡辩非君子，见利欺心定小人。

却说田又玄留石生停止船上，思量冒名赴馆，得那三百两头。一路想道：“我方才留石池斋，明日请白医生察访那女子姿色，倘那女子是个丑陋的，白医生一直说将出来，不但失了老田这大财，且把我吃茶时那些假话，都被他识破，日后有甚面皮见他。”想罢，竟不回家，即转回身子去寻白医生，要二人合意同谋。

原来白医生就叫做白随时，素常做田又玄的伙骗。曾在玄墓古香亭，令田又玄假石生之名，会徐州来的一个铁不锋，观梅做诗，希图酒食。这晚见田又玄寻他，即忙迎出笑道：“田

相公适才别去，为何又来。”田又玄道：“特来与兄接风。”白随时邀到内堂坐下。田又玄从袖中取出一个银包，拈了一块银子，递与白随时买酒。白随时推让了一回，田又玄只是要买。白随时道：“在愚弟这边，为何倒扰老兄。”田又玄道：“小弟有一发财事相烦。你依我买来，别有话说。”白随时勉强收下银子，叫家中用人，买了些熟肴便酒，掌起灯来，二人饮到兴头，田又玄道：“敢问老兄，前日在常州与何人看病的？”白随时道：“有个淮安毕监生令爱，为玄墓观梅，受了些风寒，因请小弟看病。却有何说？”田又玄道：“那毕令爱可是前月十六日，我与老兄并铁兄三人，在古香亭笑他诗句不通的凌春吗？”白随时道：“不是，不是，这个叫做临莺，生得才美冠世，其父虽监生而实乡官，从正月二十日方游梅花的。”田又玄道：“如今把这临莺要兄认做凌春，这财就有望了。”白随时问其原故。田又玄将石生爱凌春诗句，误访临莺，并明日要请白随时话头，细述一遍。白随时闻言惊道：“石池斋也还有些名望，为何把一个不通的认做才女。这等看将起来，眼力实不如老兄了。”田又玄叹口气道：“自古名人好题诗，英雄多困苦。虚名在前，真才落后，此天道反覆之数。”白随时又道：“明日小弟领命，把临莺说做凌春，哄那石池斋上淮去了，你我财从何来？”田又玄道：“兄饮三大杯，小弟说与你听。”白随时连吃过三大杯。田又玄道：“小弟之文才诗学，系兄所素知，自不必说。有扬州梅老先生，官居翰苑久矣，知我是个才子，要请我教他公子。不意石池斋这个畜生，就谋了此馆。每年三百两雪花纹银，节礼在外，还有二十两聘仪。如今聘仪被石池斋收了。若老兄撮弄他上淮，这馆小弟抵了，馆金与兄三七分，岂非是宗大财。”白随时听了满心欢喜道：“这等说，老兄该吃三十杯。老兄之财，更多似小弟。”田又玄道：“三

十杯小弟吃不得，也与兄三七分吧。”白随时道：“这个成不得。小弟不敢如此贪杯，宁可舍命奉陪几杯吧。”二人一头说，一头筛酒，各吃了五六杯。白随时又道：“适才老兄所言，有冒名顶替之意。又无关书，一时认识出来，却如何处置？”田又玄道：“关书小弟已曾见过。竟去赴馆，只要言语相对，东家怎好问先生要关书看。”白随时大笑连声道：“妙！”二人立定计策，欢心畅饮，直到一更时分。田又玄临行嘱道：“明日之事在心。”白随时道：“谨领大教。”二人别过。白随时又道：“闻得铁兄尚羁旅在扬，未回徐州，只怕老兄还要相遇。”田又玄道：“若他在扬，益发妙了。”二人方别。正是：

浪施巧计同儿戏，小视奇才作等闲。

却说石生在船上不知白随时受田又玄之嘱。到了次日早起，见天色晴明，正是淮行的顺风。

遂叫艄公备了酒饭，封起药金，一面令柏儿来请白随时。不一时，白随时带着家人，背了药箱，柏儿引轿到船前。白随时下了轿，一直上船，与石生礼毕茶罢。柏儿从书箱中取出一书，放在案上。白随时把石生脉细细一看，道：“先生这个病源，因闷郁而起，心膈不宽，虽然脉气沉细，却无大病。”叫家人取上药箱，撮了两剂宽中益气汤，用福圆作引。撮罢，就要告辞。石生道：“久仰青囊秘学，未得识颜。今日贱恙得叨妙剂。舟底不堪便饭，望宽坐少叙。”白随时道：“先生才名动世，一觐台光，实出望外，况又在此叨扰。”说罢，柏儿收起书本，摆上酒肴，二人饮了一巡。石生道：“兄翁尊号，却不曾请教。”白随时道：“小弟贱字随时。”石生道：“可是素与田又玄相知吗？”白随时道：“曾有一面，不甚相知。”石

生也不在意，又饮了数巡，石生欲言又止。白随时知他为那事儿，不好启齿。故作问道：“先生行色匆匆，却因何往？”石生道：“要往淮安访一舍表亲。”白随时故道：“令亲住居何所？”石生故作叹一口气道：“说起话长。小弟有位舍表亲姓毕，自先君去世，就不曾相会，到今五六年矣。昨偶闻在淮居住，又闻舍表亲带着舍表妹，在玄墓看梅，及弟往拜，又两下错过。

如今上淮问询，尚不知他住居何所。”白随时知诡托诡道：“前小弟在常州，与一位毕监生令爱，句唤凌春者医病。那毕监生倒住在淮安城外，清凉寺旁，也曾从玄墓看梅而回，莫非就是么？”石生笑道：“那人虽然名姓相对，但天下同名同姓者多，难叫分辨。惟舍表妹自垂髫时，与弟同食同居，至今形容犹记。不识兄翁见那毕兄令爱而貌若何？”白随时把酒干过，笑道：“这等说起，料想不是令亲了。”石生见他笑而不言，以为女子丑陋，不好说出。叫柏儿斟盈了酒，又问道：“兄翁如何见笑？”白随时道：“不说那女子面貌便罢，若说起那女子面貌，真天上有，地下无。且才美兼备，恐先生令表妹没有那等全美。”石生作喜道：“舍表妹虽人才不算出色，却也有七八分似这个女子。但不知此行得遇着遇不着？”白随时道：“若是这位女子，先生说两个字来，小弟代起一数看。”石生见白随时又会起数，满心欢喜。随口道了两个字。白随时将手画画道：“却好是乾天数。二爻发动，此去不独能相会，还有许多喜事。”石生道：“这数如何详解？”白随时念那数中诗道：

得意相逢贵，前程去有缘。
利名皆可望，三五月团圆。

石生听罢，知姻缘之事有准，又敬白随时几杯作谢。白随时又道：“此数乃邵康节先生所授，极灵极准。上面说‘三五月团圆’，先生若访令亲，宜速行以应此数。”石生道：“小弟就此顺风，即刻开船。”不一时，柏儿拿上饭来。只见田又玄领着一个佣人，竟自上船，与二人拱手。白随时见田又玄至，就起身告辞。石生道：“请用便饭。”白随时作谢道：“小弟酒后不能用饭。”石生随叫柏儿取出药金赏封，总递与背箱管家，送到岸上。白随时作别上轿。

石生方回，田又玄迎着问道：“那事如何？”石生笑道：“据白兄口词，颇有姿色。小弟欲乘此顺风，暂别往淮。”田又玄惊道：“此时就行，小弟不及躬饯奈何？”随叫人取上四包路菜，送与石生。石生作谢。要留田又玄便饭，田又玄作辞过。又道：“先生上淮，必须从扬州而过，倘梅老先生管家看见，传与梅老先生知道，岂不招怪。”石生道：“小弟此行，不拢岸上，径从淮安水路而去，他如何知道。就见他管家，也不认得。前那关书，俱从门外传进，并不曾会而。”田又玄喜笑道：“既如此，先生可放心而行了。”石生叫柏儿开书箱，取出诗稿递与田又玄道：“这是小弟近集，如命呈览，幸勿见笑。”田又玄谢过，令家人收下。

二人立在船头叙别。只见船家整理篷桅，收拾绳索。石生对田又玄道：“此时心意皆为行色所扰，不能与兄尽谈。”就作揖谢别。田又玄回礼道：“这是喜事催人，先生不必以一别为怅也。”石生反强勉回嗔作喜，要送田又玄上岸。田又玄道：“先生不必送小弟，小弟转立在岸上，以心相送吧。”二人就在船头别过。田又玄同家人上岸。只见船家撒起跳板，将船一开。石生才进舱门，但闻长帆风响，船头水涌，如弩箭离弦，去莫能禁。田又玄立在岸上，喜得如梦如痴，呆了半晌。正是：

情痴傀儡三分话，天送姻缘万里风。

却说田又玄立在岸上，复定睛看了一眼，见帆影顿渺。遂带着家人来会白随时，商议冒名赴馆。二人相见大笑。白随时道：“老石已去，我兄冒名之事，不可迟延。”田又玄道：“适才细细审问他，他此去竟不扰扬州，说扬州梅老先生家人并不曾会过。这场造化，真是你我时运。”白随时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老兄可收拾行装，随后赶去，恐一迟延，梅老先生着人来请他时，就有许多不便。”田又玄依言。就拉白随时到家，看着收拾了行李，同到渡口，叫一只小船，别过白随时，独自一人，随路打听石生消息。

到了扬州。上岸之时，顶头遇着一人口中叫道：“石兄何往？”田又玄忙抬头看时，乃是徐州的铁不锋。就踉踉跄跄作了一揖道：“小弟因此处梅老先生，每年出三百金纹仪，请我处馆，特来赴约。铁兄何羁留在此？”铁不锋道：“小弟自别后，不期遇二三知己，每日在此诗酒，竟忘其所归。”田又玄道：“铁兄必于此地久熟了，可知梅老先生家住居么？”铁不锋道：“闻得在小东门前后，可同去找问，以便进拜。”二人遂拉手同行，进了城，不一时到小东门。铁不锋道：“想是梅老先生就在此处前后，可问人一声。”二人立着说时，见一人从旁边酒楼上走下，问道：“相公可是来赴馆的石相公么？”田又玄道：“我正是。你如何晓得？”那人道：“小的就是梅老爷家中王文。我与相公去通报。”田又玄道：“此时天暮，恐不成礼。今晚且寻饭店住下，明日再来拜过。”王文扯住不放道：“我家老爷怪相公来迟。说没有回书，不足为凭。家中报怨小的，正要差小的明日去复请。若相公今日会了，省小的

明日一番回话。”田又玄遂到酒馆中，打开行李，取出一红单帖，上写着眷晚生石液拜。先着人传进。后向铁不锋道：“弟且暂别，兄寓何所，乞为示我，以便奉看。”铁不锋道：“石兄不必看弟，弟明日自来拜兄。”二人打恭别过。

田又玄跟随了行李去会梅翰林。见梅翰林迎到厅下，田又玄前趋后恭，相依而行。直到厅上，相见礼毕，分宾坐下。梅翰林道：“前学生在吴下观梅，仰台兄大名，如高山在望。不揣荆棘，敢攀驾临，获愧实甚。”田又玄打恭道：“晚生菲才薄德，梅老先生呼唤，实愧庸学，不足以当令公子之范围。”梅翰林笑道：“这是台兄过谦了。”田又玄又打一恭。家人茶上。田又玄兢兢业业拿着茶盏，告过茶毕。梅翰林叫管家请出小相公来。少顷，小相公出来，年纪只在十来岁，生得眉眼秀雅，端端正正朝上作了一揖。家人安了个位儿，在下面坐着。田又玄道：“令公子品格非凡，日后定然继老先生之门第。”梅翰林道：“小顽待腊，因学生为这俗吏，幼年失教，懒于读书，明日拜从门下，使顽石一经仙点，想不致终顽也。”说罢，请田又玄到内书房里坐。田又玄蹑步而行，穿了两三进房子。只见花柳丛中，山石嵯峨，朱栏粉格，多少曲径回廊，共有十数间危亭雅座。梅翰林叫收拾铺陈，安田又玄在内居住，田又玄不胜欣喜。当晚整酒，十分款待。次日又备一席，将公子拜在门下。

二人方饮酒时，见外传进一帖，上写道：“通家社弟铁纆拜。”田又玄一见，忙起向梅翰林道：“是敝相知铁不锋兄，来拜晚生的。待晚生出去相会。”梅翰林道：“既石兄相知，请至书房相会何妨。”随叫家人收了酒肴。田又玄迎进铁不锋，在书房中与梅翰林三人礼毕，分宾坐下。梅翰林道：“请教铁兄尊号。”铁不锋道：“贱字不锋。”田又玄道：“敝相知少

年大才，乃北方名士，家下现住徐州。”梅翰林道：“看铁兄这般清雅，自是名教中人。”铁不铎打恭谦逊。梅翰林对田又玄道：“铁兄可曾婚配过吗？”田又玄道：“晚生婚配过。铁兄与晚生不同。”梅翰林笑道：“这等说，石兄已娶，铁兄尚未有室了。”铁不铎道：“晚生素有傲骨，不肯轻娶。”梅翰林道：“此正是才人之妙用。”三人茶罢，铁不铎就要告辞。梅翰林道：“铁兄既与石生相契，皆是莫逆，何不少坐，盘桓盘桓。”遂令田又玄留住。吩咐家中整置酒肴。又取出一诗笺执在手中道：“铁兄可有佳稿在此？”铁不铎道：“拙稿被坊中取去射利，尚未刻出。”梅翰林取出诗笺道：“这一首诗，是小女在吴下古香亭上做的，请二兄指教。”二人接过，用手假作画圈吟哦。忽看到后面有凌春女子四字，二人惊讶半晌。梅翰林道：“这诗是咏梅花的，也还通么？”田又玄道：“这诗是绝妙的。但晚生是在古香亭见过的，那时是十几的光景，就同铁兄在那边观梅，因而赞赏。不识老先生同小姐，是何时从古香亭的？”梅翰林想道：“还是正月初五日，同小女在那边的。”田又玄道：“令爱小姐，如此大才，不知青春多少了？”梅翰林道：“小女今年十六，尚未择婿。”二人闻言，一齐惊赞不已。

梅翰林道：“请教二兄各做一首，以便小女留读何如？”田又玄心中想着石生淮行之事，恐闻凌春消息，复来赴馆。遂用一计道：“铁兄大才，尚未有室。老先生令他做一首。略见其意，何不招赘为婿。”梅翰林但微笑道：“石兄也少不得要做。”田又玄道：“晚生乍离故土，心绪觉得烦杂，恐猝中之笔，不足大观。”梅翰林道：“常言斗酒百篇。想石兄酒兴足，然后下笔有兴。适才吩咐家人另收拾酒肴，待学生再亲去取一坛好酒，与二兄冲开思路。”一头说，一头别过二人去选好酒。

田又玄同铁不锋见梅翰林回家，亲自取酒，恐怕一时做诗，吓得心慌意乱。铁不锋对田又玄道：“吾兄大才，就要做诗，也还不难。小弟近日荒疏，胸中却无一字，这事从那里说起。”田又玄道：“小弟近日风尘劳顿，也有些荒疏，却如何处置？”铁不锋低声道：“向日吾兄所作之句，权借与小弟何如？”田又玄低声回道：“这个成不得，倘若兄说错了字，反为不美。不如待我写了，兄做一首吧。”铁不锋慌道：“吾兄之诗，小弟自别后，终日熟读，断不错字。”田又玄想了想道：“那诗就与兄写去。小弟一时懒做，也寻一首现成的，应酬应酬吧。”遂两边张张，忙拿了钥匙，向房中开了书箱，取出石生诗稿，翻来倒去，不见一首合宜的梅花诗。因想，向日后生在游船上做的那首，却又一时寻不着。正在乱查之际，见铁不锋走进道：“这诗稿是何人的？”田又玄道：“是小弟做的。”铁不锋道：“兄当时在古香亭，说这女子诗甚是不通，今日为何又赞她绝妙？”田又玄手掀着诗稿发燥道：“兄全然不知我的深意。”铁不锋见他发燥，遂忙忙出去。田又玄又闻得外面花园门响，向后半本猛然一揭，却好临了一首就是。方才看了一眼，见梅翰林走进，手慌脚乱，出来迎着。

梅翰林叫人揩抹了桌子，摆上美酒丰肴。田又玄随放了梅待腊家去，自己复走进房内，收拾那诗稿，掩在箱内，又张了两张，方出来与梅翰林三人饮酒。酒到半酣，田又玄叫书房用人，取出笔砚，对梅翰林道：“适老先生所命，和小姐梅花诗，晚生辈且强勉做他两句，以求大教。”梅翰林闻言，各敬一杯助兴。田又玄将酒接过来，一饮而尽，就把石生“一片冰肌接水光”那诗写将出来。梅翰林一见，满心欢喜，击节称赏。铁不锋扭捏半会，就把田又玄那“娇似雪花白似鹅”诗，写将出来。梅翰林一见，鼓掌大笑。铁不锋道：“晚生这诗还不像荒

疏之笔么？”梅翰林道：“绝妙佳句。”三人遂一面饮酒，一面看诗，饮到夜半。

梅翰林留铁不锋住了。就将二诗携到内宅，与凌春小姐去看。凌春小姐正高掌银灯，翻阅古集。一见二诗，不觉失笑道：“这铁姓诗句，这等不通，名字又起得这样古怪。”梅翰林道：“这铁姓乃徐州人。石兄说他是北方名士。年甚青少，谁知外清内浊，石兄竟亦不察，反有荐他为婿之意。连石兄亦觉可笑。”凌春小姐又道：“石先生这诗，倒脍炙人口，只是字迹歪邪，像有抄袭之弊。”梅翰林想了想道：“我起先见他在书房中拿着一稿，东翻西阅；且他又是一团势利行径，不像个名士规模。莫非这诗果有抄袭之弊么？”时公子梅待腊与夫人亦在座旁。梅待腊道：“我先时也看见先生，查了半日诗稿，见爹爹来，就慌忙搁下了。”凌春道：“如此说起，石先生既有抄袭之弊，决非才人所为。竟假冒名士之辈，妄来赴馆，亦未可知。”梅翰林道：“倘若如此，我迟日假满进京，家下无人照管，岂不误了我幼子之事。”说罢，各令安歇。独自想了一个主意。

次日早起，即别过铁不锋。叫一管家，同王文到苏州悄悄访问，看这家中先生，可是石池斋；再访问石池斋可是个名士。管家同王文领命。梅翰林又道：“你二人若访问不出真正消息，休来见我！”管家同王文吓得飞星叫船，去访石生。正是：

假借人多惑，循环事却乖。
但能催薄暮，月应不媒来。

不知在何处访着石生，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毕小姐丝桐露调

石秀才玉箫断肠

诗曰：

恩从至处生烦恼，诗到愁来总怨哀。
寄语深闺非恋色，抚琴相访亦因才。
岂知错里翻成约，不忍情中更见猜。
自是美缘天有分，何须冰月作良媒。

却说石生，那日信白随时之言，别过田又玄，喜长途风送，不日到淮。先将行李发在湖嘴饭店，即问清凉寺住居。问毕，暂别主人，带着柏儿，行未半里，见青柳成行，白云如堵，无数楼台殿阁，隐隐高耸其中。石生从一草桥而入，傍花随柳，找寻至前，果然有一大寺。面对湖水荡漾，绿草烟迷，内闻鸟鹊声喧，山门紧闭。

石生自旁一小门缓步进去。见一僧衲衣草履，迎到客寮，二人揖毕，分宾坐下，各道名号。

原来那僧号湛然，乃客居清凉寺的。祖家在北京河南会馆旁边圆通寺里，特来淮募缘修寺，见石生斯文之辈，两相投洽。又引见主持师傅普明。石生道：“学生从南来，风尘劳顿，心下不爽，欲借定刹客房半间，少息数日，奉送香资，不识二位

老师意下若何？”普明闻见有香资，连声应诺。石生随叫柏儿，外面封了一两银子，送与普明。并饭店行李总代取来，就寺住了。

这晚，普明备了茶果，令湛然陪饮。茶将数巡，石生道：“这寺旁可有一姓毕者么？”湛然道：“贫衲初来，不知细里。闻道有一毕监生，名冷金，字守谦。富推敌国，选至杭州府通判，尚未赴任。相公问他却有何事？”石生道：“闻得他有一令爱，善赋诗文，学生曾在玄墓见一道梅花诗，那诗颇觉清新，即其手著，适偶尔相问，非有他意。”湛然道：“果然。向日毕老爷，带小姐至玄墓观梅，得病归来，曾许一愿在此，尚未还哩！”石生佯笑道：“访梅乃人之韵事，何反得病？”湛然道：“只因毕老爷丧妻，小姐每日作文赋诗，哀挽母亲，久矣扰思成病，今春方觉爽利。故毕老爷恐她憔悴芳姿，带往玄墓观梅散心。不期又受风寒，复成大恙。如今痊愈，想是愿心目下也好还了。”石生道：“原来如此。”二人谈了一会，吃过晚斋，湛然自归禅房。

石生秉烛独坐，前思后想，直到四鼓时，正欲抵案而卧，听得金鸡三唱，法鼓齐鸣。石生清晨整衣，同柏儿就走到毕小姐前门窥视。只见职事两列，多少衙役在门伺候。石生近前问道：“这是那里官长？”衙役道：“是现任徐州钱老爷来拜毕老爷的。”石生听说，带着柏儿，又闲闲走到后门。见墙上石勒先春园三字。石生正自玩索，只见一花婆，手提花篮，从门内走出，向斜路径往清凉寺后去了。石生欲要叫他，回思无味，俟他去后，潜走入园内看时，悄无人声。但见：

绿浅红肥，莺啼鹊噪。槛凭青草池塘，紧靠太湖一石；帘卷东风绣阁，却傍沙柳丛阴。阳和春暖，花香扑鼻；心静琴响，兰味袭人，汉宫当晓，无般娇媚，原非画工幻想；青皇滥设，

多少芳菲，尽是恨人愁绪。

石生拂衣，就石坐下。目顾群芳，心营万虑。知柳中高阁，是毕小姐藏修之处，不痴不呆，沉吟半晌。恍然似有人出，正曳裾而行。忽闻沥沥声音叫翠云。石生侧立在柳树梢下，闻得琴声嘹亮，随听弹道：

胜如花明窗静，梳玉斜，鬼病恹缠瘦怯。只落得清粉销残；说甚么笼香骨彻。想起这愁恨难绝。

石生听罢，低声自语道：“‘清粉销残，笼香骨彻’，分明道我梅花诗上，‘春色笼烟，销残清粉’之句。”又近前坐在石上细听道：

减新妆，湘裙半遮；逗离魂，春光顿賒。竟夜伤嗟。为怜才心切，不是奴意儿痴邪。羡文君不恋豪奢。

石生听罢，又低声自语道：“小姐琴音，有重我石池斋之意。信乎白随时数中道‘三五月团圆’之句，且白随时言她才美兼备，谅不虚矣。但我游梅见小姐诗句在正月十七也，必然小姐游梅在先，何我诗句她怎记得？”又转念想道：“小姐数百里到玄墓游梅，岂有一见即返之理。或者就觅寓古香亭旁，时时观玩，后复见我之诗句，亦未可知。我回去将她原笔诗句，央托那花婆传入，看她认与不认，自知就里。”想罢，意欲再听，琴已绝响。遂带柏儿出了先春园门。只见钱知州别过毕监生，上轿喝道而行。石生避了，竟径往清凉寺来。

吃过午饭，令柏儿到寺后觅访花婆，假以买花插瓶，叫她进寺。柏儿应诺去了。少顷，带引花婆进了寺门，见过石生，

石生就叫取茶。茶婆打开花篮，递与石生拣选。石生手拣着花问道：“老妈尊姓？”花婆道：“老身姓陆。”石生又道：“这花是何处折来的？”花婆道：“是东边毕老爷家先春园里的。”石生道：“毕家花如何送与你卖？”花婆道：“有个原故，当时毕奶奶在时，待我甚好，如今毕奶奶去世，未存一子，只余下一个小姐，小姐念先人旧爱，不忍视我孤贫，因此，把这花叫我卖了度日。”石生问罢，选了两枝大花，插在瓶内。柏儿拿出几碗果子，提了一壶茶摆在案上。石生即令斟茶，陪花婆坐下。花婆道：“老身怎敢扰相公。”石生道：“我有一心事，要与陆妈商议，若要得，我做衣服，备重礼相谢。”花婆笑道：“相公却有何事？”石生道：“就是毕小姐事。”花婆惊道：“若是说毕小姐事，万不能做了。”石生道：“怎么见得不能做。”花婆道：“相公说毕小姐三字，不过就是为婚姻之事。那毕小姐虽年方十七，文推过目，生得面如花朵，有许多刁钻古怪性格。就是毕老爷时常说及选婿一事，她就不悦，要才貌中她意的人儿，方才说得。相公此举料想不成。”石生笑道：“这件事，却是中她意的现成事。我二人虽未会面，两下事体，却都尽知。如今所烦无别，有首诗儿，是我在苏州得来的，烦陆妈转达小姐妆次，问个详细，可是小姐做的？是与不是，回我一信。先送茶资一两，后日再烦别事，仍加厚谢。”花婆回嗔作喜道：“这个使得，只是要迟两日方好。”石生道：“去便就去，为何又迟两日？”花婆道：“相公有所不知，毕老爷有个旧友姓钱，现任徐州知州，今日拜他。闻徐州出贼，上司叫他急急赶去上任拿贼。毕老爷备了两席酒，叫了一班戏，与他送行。小姐也请了几位女客，在帘后看戏。恐忙中不便说及相公事情。”石生道：“这个不妨。我将诗笺与你悄悄带去，乘便取出就是。”随取了一两银子作茶资，外一钱银子作花价，

并诗笺放在花篮内，对花婆道：“此事重托，千万不可泄漏。”花婆不好辞得，只得应诺，茶毕散去。石生道：“倘得周旋，决不负陆妈成就之德。”花婆一味应承而去。

石生送至寺门。花婆忽回转笑道：“相公尊姓不曾问得。”石生道：“我姓石，道号池斋，你可紧紧记着。”花婆道：“石相公与毕小姐二人，可有甚么遗记没有？”石生道：“没有甚么遗记，止有小姐琴中弹的一曲。”花婆道：“相公写来与我拿去，她就只得推却，老身又好中间调停。”石生复回房中，写出那琴中之曲，付与花婆。又叮嘱一遍，方才各别。正是：

全凭紫燕传佳语，坐待春风听好音。

却说花婆别过石生，手提花篮，夹带诗笺，竟往毕小姐先春园来，谋为此事。怎奈事不凑巧，恰恰撞见毕监生亲自选折瓶花。一见花婆问道：“今日花卖了多少钱？”花婆道：“不曾卖得多少。”毕监生无心将花篮揭开。花婆慌忙将手遮着银子，被毕监生早已看见诗笺。问花婆道：“这是甚么诗笺？”花婆道：“是小姐与我钿花的。”毕监生将诗笺捏在手中道：

“闺中诗句，以后不可乱向外传。”花婆应声，满脸通红。提着花篮，径到楼上。见过小姐，道声恭喜。毕小姐道：“有甚恭喜，想是爹爹不日上任么？”花婆道：“不是。”毕小姐道：“既然不是，想是陆妈的喜，故来反说。”花婆道：“我有何喜？”毕小姐道：“陆妈今日满脸春色，喜气融融，想是卖花捡着银子回来了。”花婆笑道：“我贫婆子家，那讨得甚么银子拾。适才拾着一张字纸儿，请小姐念与我听听，看是什么话说。”毕小姐令花婆坐下，接过看罢，惊问道：“这是我在深闺做的《胜如花》曲，怎被外人抄寻着？”花婆道：“我

走得困倦，在清凉寺门首坐歇，见风吹出个字纸，我就拾将起来，那晓得甚么胜如花曲不胜如花曲。”毕小姐道：“那寺中有人住么？”花婆道：“只苏州来的一位相公，叫做石池斋，再无别人。”毕小姐惊疑半晌道：“闻得苏州石池斋是个名士，却怎么到淮安来哩。”花婆欲说就是，为那诗句被毕监生拿去，欲言又止。毕小姐道：“那石池斋认得你么？”花婆道：“他倒不识认得我，想是倒识得小姐哩！”毕小姐粉脸顿红，问道：“他如何识认得我？”花婆挑道：“他既不识认得小姐，小姐如何晓得他是个名士？”毕小姐道：“当日我在苏州游玄墓，闻得他是个少年饱学，又在古香亭见他亲笔诗句，故此晓得。陆妈如何说他识认得我？”花婆道：“他也是见小姐诗句，知小姐才情，故此不面而识。”毕小姐道：“我之诗句俱闺中暗室所作，石生却从何处得去？”花婆道：“说起那石相公，在苏州就见小姐诗句，因而千里之远，特来访问。适才着管家请我到寺中买花吃茶时，谈及小姐。他道：‘我与小姐虽未会面，两下事体，却都尽知。’复与我一诗笺”并这曲，他道：‘诗笺是苏州得来的，这曲是小姐琴中所弹的。’不意来到园内，撞见毕老爷，将那诗笺拿去。那相公还要候我回话，却如何处置？”毕小姐道：“我之诗句，并未传至苏州，想是他误认别诗了。”说罢，叫翠云道：“你向老爷那边，取陆妈拿的诗句来。”翠云应诺下楼。花婆道：“小姐差矣。若是误认诗句，并这曲亦不是了，若是这曲是小姐做的，他既知小姐闺中之曲，岂有不知小姐闺中之诗么？”毕小姐作羞惭道：“陆妈之论，似乎近理。但那生迢远而来，在他可谓真诚矣；在我深闺之人，不当招认，若一稍通仪节，便近淫奔，若不应酬，又属负义，此时却势处奈何之地。”花婆道：“小姐之言，真上人高见。然那生不宜留他久住。今小姐当赠之遗记，使他暂回江南，俟后，

或鸣之老爷，以图此美事方好。”毕小姐想了想道：“我有一白玉箫，在前边书房箱内，烦陆妈转致。令那生且回南去，不识好否？”花婆道：“这是绝妙的遗记，可着翠云取来。”毕小姐又想了想道：“今日请酒有事，不便去取。俟爹爹外出时，乘空取出，烦陆妈寄去吧。”毕小姐同花婆话犹未终，见翠云走上楼回道：“那诗老爷放在书房中，一时忘记，便寻不着，请小姐收拾衣装，城内女客轿将到了。”毕小姐闻言，开箱更衣，花婆就要辞过。毕小姐留道：“爹爹赴任日期将近，要打点一切事务，并还清凉寺旧愿。你陪我家中料理料理，那事迟日不妨。”花婆因无实据，不好因石生的话，就乘势住下。毕小姐见天暮，叫翠云掌灯。先拿了些酒菜，安排花婆自酌自斟，就改妆下楼，迎接女客去了。正是：

异客孤灯空对梦，玉人箫管不知愁。

按下毕小姐今晚宴客不题。却说石生别花婆之后，千思万虑，望到夕阳，不见回话。自宽自解，以为毕家这日请酒。不期一连过了一二十天，杳无消息。石生使柏儿到花婆家问，又不见音信。心下疑疑惑惑，因带着柏儿向寺外芳草之地闲游散闷。只见两个穿小袖色衣的人，近前扯住石生道：“相公原来在这边，我家老爷请相公处馆，谁知相公弄个不通的去抵冒，致小的们又往返寻到苏州，苏州又寻到淮安。”石生不认道：“我认得你家老爷是谁？说甚么不通的抵冒！”那一管家道：“我是扬州梅老爷家的王文。当日到苏州请相公处馆，现有关书聘金。相公姓石，号叫池斋，怎么不认？”石生拂衣仰天笑道：“你还不放手，这等你错认了，我是姓齐的。”两个管家齐道：“我们在苏州到相公家访问，那看门老者说得不明不白。

后到码头上，见一船户，他道石相公往淮来了。小的沿路问来，又有一船户，说相公在湖嘴饭店住歇。小的及到饭店，店家说到清凉寺来了。如今遇着相公，相公又推三阻四，是明明害小的们了。”三人正在寺外争论，只见湛然和尚走出问道：“为甚么事情？”石生忙接口道：“他错认我齐相公做姓石的。”那两管家道：“我家老爷请相公处馆，不意相公竟到淮来。老爷特差小的们来访，若相公不去，小的们就要领责。”湛然见无大事，向那管家道：“这相公今日方到寺中，明日就要北行。你们休得错认。”那管家又将一路访来原由说了一遍。湛然故想了一想，诡道：“怪不得你们，向日果有一石相公，在寺中宿了一夜就上北京去了。”那管家放下石生，面面相视，惭愧半晌道：“我们且到别处再访一访吧。”倒向石生陪了许多不是去了。

石生同湛然复归寺内。湛然有事，自回禅室，不及细问就里。石生独做客房，见诸事不遂，愈觉神昏意慵。正欲就寝，恍然如毕小姐来的一般。方才着枕，又自惊觉。见柏儿手持玉箫进房向石生道：“这是花婆送来的。叫相公回江南去吧。”石生忙起问道：“花婆哪里？”柏儿道：“花婆正待进来，见后面毕家有人来寺，她就交付与我去了。”石生道：“那诗可曾说是毕小姐做的吗？”柏儿道：“她说是毕小姐做的。”石生令柏儿出去。独坐明窗下，手持玉箫沉吟道：“小姐既赠我以箫，何叫我又回江南？”只管如梦如痴，狐疑不决。遂援笔以《杨柳枝》兴怀，作词十首，以配玉箫。其名乐府，可备管弦。词云：

年来何处寄殷勤，暮雨朝烟总未分。
空余弱质谁为主，独傍长亭更念君。

金阊有客客清凉，淮水河边夹道长。
垂枝不解东风意，两地相逢一断肠。
憔悴枝枝又别离，堪悲玉笛向君披。
陶家旧日千条好，今日翻为两皱眉。
江南漫漫花已然，青帝何曾淡着烟。
到来春色伤同调，未许垂丝别院牵。
晓开南北石峰寒，忍教芳露滴春颜。
行人多少莺啼处，莫把相逢陌上看。
当初折柳隋炀堤，曾听鹧鸪别路迷。
当日柳青无可折，鹧鸪犹复旧时啼。
裘马江天入翠微，袅袅轻丝梦未归。
青娥喜傍楼头月，春色何时上客衣。
病后何曾休了休，人恋东君君不留。
折来俱是昭阳梦，只恐君归又病愁。
兀做高林思悄然，阳春一曲寄当年。
多情不识淮南柳，野客携锄只属田。
潦倒长途百感生，手挽丝丝酒未醒。
相依愿逐东风去，不留芳景付无情。

做罢，到夜三鼓时分，人声悄寂。石生独备一觞，将玉箫吹和起来，其音凄惋，不忍尽调。

忽一人推开房门，就侧坐下。石生抬头一看，乃是湛然和尚。石生愀然向湛然道：“老师何今夜肯向愁旅一顾也？”湛然皱眉道：“适贫衲闻箫中有断肠之声，抵枕不能寐。特来请问相公，何以悲愤一至于此？”石生挑灯，不觉泪语道：“学生远从南来，忝居老生爱下，已将事一月矣。今日，忽得知己赠一白玉箫。因思天下有一美物，众皆悦慕。于此得之，必于

彼失之。夫失之者，非愿失也，以为托以知己而与，不托以知己而遂不与；而我得之者，亦非泛得也，以为知己之物而取，苟非知己之物而亦不取。今余取矣，是以彼与之者为知己；而与之者以我为知己而赠，不以我为知己赠？而我遂不知。两两牵牵，宁不令人心碎乎！”湛然闻言慰道：“相公固乃热肠寓世之人，但令人情反复，世态叵测，愿相公如意则取，不如意则不取，可也。”石生悲语道：“学生有不得不取之势。”湛然道：“何以见势不得不取？”石生道：“舍彼则我无知己，舍我则彼无知己，故为之势处不得不取。”湛然道：“请言知己者何人？”石生默然不语。湛然近座道：“相公说我得知，我或能解疑，亦未可知。”石生掩泪道：“知己者，向日所言毕小姐也。玉箫即毕小姐所赠也。”湛然惊问道：“毕小姐与相公因何遂成知己。”石生道：“学生自从玄墓古香亭见她诗句，知她才冠群英；复晤一医生，知她貌压众艳。学生特弃扬州梅翰林之馆而来，岂非以毕小姐为知己而访之乎？不意使通之毕小姐，蒙毕小姐答我一箫，似乎亦以学生为知己也。来人又令我早回江南，此意不明不白。是以我为知己而赠，不以我为知己而赠？而我遂茫然不辨。在老师处此，亦料难自解。”说罢又自掩泪。

湛然道：“原来先时那管家就为此事。既然相公弃馆而来，在毕小姐今日赠箫，谅必亦慕相公之才貌，知相公之苦心。又令相公回江南者，此必有说存焉，来人独未达其意乎？”石生道：“来人不曾会面，且会后即难逢之人。”湛然沉吟半晌道：“相公且自保重。明日贫衲有一计，或能稍通音信。”石生道：“老师有何妙计，且试言之。”湛然道：“晚时，毕家有人来吩咐普明收拾佛殿，明日还愿。毕老爷要来拈香。俟贫衲备一茶，请相公陪他谈谈。或两下道义相投，有一机会，事亦难料。”

石生闻说，回嗔作谢。湛然遂别，石生就寝。

正是：

只因恩爱愁多染，不为情痴恨亦无。

却说石生闻湛然之计，安眠一夜。到次日清晨，梳洗已毕，候会毕监生。果然早茶时，湛然来请。石生喜不自胜。随到前房，向毕监生施礼毕，各分宾主而坐。石生道：“晚生久仰先生大名，几欲登堂请教，恐妨公冗，故疏晋接之仪。”毕监生道：“适湛然师父道及兄长高雅，闻知且善词赋，今日老夫何幸得遇辈中人也。”石生谦道：“晚生少年菲才，何敢望附骥尾。”毕监生笑道：“老夫近因新受杭州通判之职，把诗词疏失了许多。前一敝友钱姓者，祖籍九江，现任徐州刺史，来拜老夫，酒席间就索新作。只道老夫仍是当日窗下之豪兴，却不知近日为官之事，与那诗赋不同。”石生道：“正是。古云非穷愁不能著书。”毕监生道：“兄长住居寂寞萧寺，近日想多新作。”石生道：“有两首词句，着价取来献丑。”毕监生忙道：“不消取来，自然是妙的。”石生道：“晚生自当请教。”随叫柏儿到房中去取那《杨柳枝》词。普明、湛然摆下茶果，四人方举茶杯，见一个管家手持一书，向毕监生道：“徐州钱老爷有书在此。”毕监生将书拆开，看了半晌，笑道：“昨夜过酒，今日眼昏，烦石兄代老夫细述一遍。”石生接过书启，念道：“眷盟弟钱吕直顿首上守翁老仁台书。前者，晋候台教，过承盛款。别来就任，清海之音犹在耳右。昨蒙上行，仰除土冠，托庇仅获一卒，迄今余党尚无觅处，诚庸才碌碌，不及向知己尽述也。兹有痒生铁纆，字不铎者，昨于江南游学归，拜弟门下。欲过淮谒玉，恳书转为介绍。幸老盟翁推分，加意栽植，

叨光不独铁生也。专此代面，无任瞻仰。”

念罢，毕监生接去，忙问管家道：“铁相公如今在那里？”管家道：“现在家中厅上坐着。”毕监生放下茶盏，就起身而别。石生道：“晚生拙词，求带去斧正。”毕监生道：“再来领教吧。”二人说话之间，柏儿将词已拿到面前。石生乘势递与毕监生入袖。送到寺门，四人遂别。

石生闷闷不快，同湛然复回前房。湛然道：“相公遭际不遇，这般一件巧事，偏又不能接谈。毕老爷虽居咫尺，这寺一年来不得一次。此会虚过，再难得会了。”石生抱闷不语。湛然又宽慰道：“相公，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成天，且将新茶再吃一盅。”石生同湛然吃了杯茶，少顷，柏儿取午饭至。见一管家，拿一拜匣，取出一书，向湛然道：“我家老爷请石相公哩！”湛然同石生惊喜，将书看道：刻下敬置一觞，恭候台教。眷弟毕冷金顿首拜。

石生看罢，对湛然低语道：“想是那词被小姐看见，故来请我。”湛然喜诺。石生受下请启，令那管家回去。同湛然吃过午饭，随即更衣，专候赴席。湛然笑道：“此事若成，真文章有用了。”石生亦微笑而应。正是：

否极常逢泰，愁深恨自除。
好事不易得，易得亦成虚。

不知石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辞玻璃潦倒归僧舍

冒风雨萧条见故人

诗曰：

鱼龙厮混道凌夷，玉石难分强笑嗤。
富客争夸乘势日，英雄却守敝貂时。
赠金自古称奇士，举目为何尽市儿。
我向暗中频点额，唤君回首莫蹉疑。

却说石生，午饭后随即更衣，候毕监生请。不多时，只见毕管家至。石生叫柏儿看守房门，同毕管家来到毕家，管家通报，石生进见。先是一少年人与石生礼毕，后毕监生与石生施礼。石生道：“晚生尚未进拜，过蒙错爱，本不当领。因长者呼唤，固辞恐反获罪。”毕监生道：“说哪里话，长兄大才，辱临敝地，恐旅邸寂莫，不过请来陪铁兄闲话。”话毕酒至，遂安位各坐，铁不锋道座，石生二座，毕监生在石生席旁陪饮。铁不锋举杯问石生道：“大兄尊姓。”石生道：“小弟姓石，贱号池斋。长兄可是号不锋者么？”铁不锋首：“大兄何以知之？”石生道：“虽未会面，久仰大名。”铁不锋忽然笑道：“小弟有一知己，是个才子。不意今日大兄亦同名同姓，倒也奇妙。”说罢又笑。毕监生道：“何石兄又有同名同姓者。”

石生道：“天下同名同姓者多，在吾辈眼中真伪自识。”铁不锋笑道：“大抵假名假才之人，果然脱不出小弟这双慧眼。”毕监生道：“石兄大才。铁兄可曾见其佳作否？”铁不锋道：“不曾。”毕监生叫管家道：“你到后园楼上，问小姐把那《杨柳枝》词取来铁相公看。”管家应诺。石生笑道：“恐拙作不足经铁兄慧眼。”毕监生道：“这有何妨。”铁不锋不语。

三人饮了两巡，毕监生问铁不锋道：“钱盟翁荣任徐州，亦获大利否？”铁不锋道：“钱老师初任，尚得千金。后因衙中有甚么苏小墓在内，每遇冤民事则出现。故钱老师也就不赚大钱了。如今每日所得，不上百金而已。”毕监生叹道：“钱盟翁时运不济，想起这样穷官，不如不做。”石生接口道：“每日得百金，这个官也就穷得不穷了！”毕监生同铁不锋齐笑道：“真书生之言。不知做官赚钱之事。”石生欠身微笑道：“果然学生不知。”毕监生道：“夫钱乃人之威风，无之则人不惧畏。所以古人云：‘为贫而仕’教人急急谋利，做个财主。若仕不谋利，不如为客为商之辈，将何以势临乡党也。”石生笑道：“原来如此。在晚生闻得，富贵不加乡党。却又作何解？”毕监生想了想道：“此语乃世人之戏言耳。”石生欠身道：“世人为何作此戏言。”铁不锋接口道：“此语亦非世人之戏言，以为富贵之人不与乡党贫贱者为伍。故云不加乡党也。”

毕监生拍案忙道：“此真妙解！”石生道：“在晚生之意不然，若从辛苦中敬得富贵，遇贫贱者则与之，使贫贱之人与我共此钱谷方好。”毕监生道：“何也哩？”石生道：“这钱乃天下运用之物，非一己独私。且有聚散盈虚一定之数。若悭吝视为己物，必取争夺之祸。使我为臭铜而甘争夺，可谓智乎！即侥幸保守无恙，又安得不似邓通致饥饿且死乎！如据先生、铁兄所言，不独死后遗臭，且生时口碑载道，皆颂财主为看财

奴了。”毕监生不语。铁不锋高声道：“石兄罚一杯。明明见毕老师是个富贵之人，故来骂座。”石生道：“岂是骂座。不过公论道理。”铁不锋道：“有何公论，再加罚一杯。”石生一连吃了两杯。毕监生笑道：“这个罚得有理。”石生又各回敬一杯，招陪不是。

铁不锋吃过，拍案道：“怎么拿诗的管家还不见来？”毕监生讶道：“正是。”回首就问从人。从人道：“小姐伏在案头打睡，方才醒来，才传翠云去取。”毕监生道：“既然如此，将酒撤去，掌灯笼来。”毕监生同铁不锋向东廊下小便，石生向西廊下小便。铁不锋回见石生不在背后，向毕监生道：“此假名士也，老师何以相识？”毕监生惊道：“他送甚么诗句与我，小女看见，赞他是才人之笔。因便中邀来陪长兄吃杯酒儿。”铁不锋笑道：“此人做得倒有些像，只是还欠老诚。”见石生从西廊下走来道：“今晚颇有月色。”毕、铁二人道：“真所谓月明如昼。”毕监生复邀石、铁二人入席。旁有一管家走上道：“石相公诗句在此。”铁不锋取过看时，假作吟哦半晌道：“诗句果妙，觉得失了些律儿。”石生道：“此非律句，乃是词调，故韵当如此。”铁不锋道：“若说是词调，倒也还说得去。”又想了半晌，掩住诗笺道：“我那才子敝相知，往往做那八句的，故此出名。可见词调皆才子所不屑做的。石兄于那八句的，尤当推敲推敲。”石生微笑道：“七言八句者，乃近体也。古诗只有歌行词曲，哀怨思叹数种。自后作近体者，即为制举之业，于唐为盛。唐人常云，曲难于词，词难于诗。那诗不过各道性情，此词名称乐府，韵叶宫商，以备之管弦。天下有不知律而作词者，谓之妄；有不知词而作律者，谓之浅。岂有作词而不知律之理。”铁不锋大笑道：“小弟戏言耳，石兄何以当真。难道小弟不知词难于诗。该敬一大觞，以为小视

文人之戒。”石生推道：“铁兄也该敬一大觥，以为欺诳朋友之戒。”二人推让半晌。毕监生高声道：“二公不必你推我让，将此两大觥二公俱不吃，老夫有一珍藏玩物，名唤玻璃杯，可容两大觥酒。叫小价取来，将二公的酒准作一盏，请一令何如？”铁不锋连声叫妙。

毕监生叫人取出玻璃杯，斟盈作一官杯，送与铁不锋行令。铁不锋接过酒杯骰盆，想了半晌，方吃过酒道：“门生行一发财的新令，要四句歌诀。”说罢，拿起六个骰子向盆内一掷，看来是个不同。口中念道：“元宝盆中列，请君折一折。有酒下家斟，如违罚三碟。”念罢，问毕监生道：“老师把这元宝要作几折呢？”毕监生笑道：“就是足色吧，折甚么！”铁不锋遂对石生道：“该兄饮酒。”石生不知原故，吃了一杯。铁不锋立起道：“该罚三碟了。”石生道：“小弟酒已饮过，为何又罚？求说明，自然依罚。”铁不锋道：“小弟盆中是二十一点，若毕老师说九折，该吃十八杯九分。若说对折，该十杯零五分。今毕老师要足色，就该吃二十一杯了，如何只吃一杯？且罚过三碟，再吃那二十一杯。”石生道：“小弟量浅，实实不能。”铁不锋道：“违弟之美令，又该罚三碟。”石生戏道：“岂敢违兄之菲令。”铁不锋道：“若说小弟是菲令，一定要吃二十玻璃杯。”毕监生接口道：“既石兄笑兄令菲，毕竟他有高令。让石兄行个高令耍耍吧。”

石生欠身道：“晚生酒后狂言，岂是当真笑铁兄令菲么？”毕监生道：“一定求教。”遂送令与石生。石生道：“晚生何敢僭妄。”铁不锋道：“石兄不必谦逊，且遵长者之言，别行一令。小弟之酒，待后再吃吧。”石生遂接过令盆，将酒吃过道：“晚生行一《凤求凰》之令。么为凤，四为凰。若凤遇凰，当盆饮双杯，左右各贺一杯。若不遇，饮一杯竟过。遇时，须

暗含么四，说两句旧诗。”毕监生道：“此令果妙。”石生将骰子掷下，恰好么四俱遇，遂饮双杯。复杯道：“‘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毕、铁二人又各贺一杯。酒毕，石生送令与铁不锋。铁不锋干过酒，将骰子掷下，么四俱不遇。石生道：“若不遇，饮一杯竟过就是。”铁不锋道：“且让小弟再掷一掷何如？”石生道：“岂有再掷之理！”铁不锋道：“若让小弟再掷一掷，不遇时，情愿甘罚十杯。”石生道：“果吃十杯，就让兄再掷。”毕监生笑道：“铁兄莫要强勉，必然十杯是要吃的。”铁不锋道：“门生拿定是遇的。”遂举骰子又掷一下，么四又不遇。毕监生大笑道：“果应老夫之言。”铁不锋道：“不过十杯酒耳，有何难哉！”管家一连斟上十杯。铁不锋就欣然饮尽。

过令与毕监生。毕监生饮过令酒，道声遵令，将骰子掷下，恰好么四俱遇。欢欢喜喜饮过双杯。诗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石生道：“诗句欠妥，外敬一杯。”毕监生道：“老夫是淳民，自当受罚。”遂吃过罚酒。石、铁二人又各贺一杯。毕监生送盆与石生收令。石生酒已半酣，知座中铁不锋是个俗客，就起身告辞。铁不锋立起道：“石兄真公子性儿，自己令又不收，前次欠小弟二十玻璃杯，又不曾吃，如何就要告回？”石生道：“小弟转领三小杯吧。”铁不锋道：“一定要吃二十玻璃杯！”石生装醉道：“这等说，实实不能了。”铁不锋不理，竟叫管家一连斟上二十杯。石生假作闷席。毕监生笑道：“想是石兄果然醉了。”铁不锋走下席来，扶起石生道：“这等不善饮酒，还要行令。可苏醒起来，吃小弟十杯吧。”石生佯语道：“要吃酒就是二十杯，如何叫我只吃十杯？”说罢，起身就辞。毕监生道：“既然石兄量窄，且让他先行。老夫少送，回来奉陪吧。”铁不锋道：“门生自然领情。”

石生别过铁不锋，毕监生叫管家打着灯笼，送石生回寺。
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却说毕监生送石生出了大门，吩咐管家送石生回寺。随即复到厅上，笑对铁不锋道：“这假名士如许丑态，且谈诗一口胡柴。”铁不锋道：“不消说起。”毕监生叫人将酒席并为一桌，分宾坐下，换了杯盘，二人对饮。铁不锋道：“此假名士，以后老师须要斟酌，不可妄交。”毕监生道：“不知此人何以假令相知之名？”铁不锋道：“石池斋是当今才子，与门生到交。门生曾在吴下玄墓古香亭与他游梅作诗。后扬州梅翰林，出三百两松纹，聘他训子。”

门生又在扬州到他馆中奉访。那梅翰林爱门生诗才，加倍款留。门生因有家务，就辞别返舍。此事尚然不久，难道门生就眼花了，连知己也认不得吗！”毕监生想道：“此人既来假名，必有所图，莫非有骗我之意么？”铁不锋微笑不语，只是摇头。毕监生道：“铁兄有话但说，何必隐忍？”铁不锋道：“门生细审此人来意，故将这不通的情词艳曲，以挑老师小姐之意。令老师小姐错认他是才人，门生何敢尽言。”比监生闻言惊道：“我又无一子半侄，只生这一娇女，曾攻书史，任他大才大用，非有钱有势，不敢求配。这穷酸为何有此妄想？”随问旁边管家道：“送石相公人可曾回来？”一管家走上道：“石相公小的送回寺了。”毕监生道：“你见他寺中言语动静，所作何等事体？”管家道：“不曾见他做甚事。先时小的去请他，见他低声向湛然和尚说甚么小姐见他诗句了。适才小的送到寺中，和尚迎出，又向石相公道声恭喜。再不曾见他别事。”

毕监生听罢，怒对铁不锋道：“兄果料事不差。此人老夫自当重处。且他席间又骂老夫为看财奴。”铁不锋接口道：“且他又笑门生之令为菲令。”毕监生道：“且他又作不通的情词艳曲，愚弄富宦。”铁不锋道：“且他闻老师小姐在后园睡熟，又道甚么‘只恐夜深花睡去’。”毕监生道：“更有可恶者，令名为《凤求凰》，合兄所料无疑了，明日必要处他。”铁不锋又正容道：“处他固是宜当，恐后来作仇奈何？”毕监生大笑道：“有何作仇，老夫钱财可以通神，且现居通判之职，纵他后来侥幸，即入翰林院时，老夫岂不做到一品了。”铁不锋近座道：“老师之言，果高明见道。但恐处他，与小姐体有所关。”毕监生沉吟想道：“有了。钱盟翁在徐，正拿贼不获。老夫今且愚弄这穷酸在此，写下一书，烦兄寄去。速令钱盟翁假以土贼赃主，拿去问罪，岂非善处之策？”铁不锋拍案道：“此果善策，不必再议，拿酒来吃。”毕监生同铁不锋饮到大酣，方才散席。铁不锋临别道：“事不宜迟。”毕监生道：“明日即行。”正是：

伪士乱真真反伪，权衡致富富行权。

却说毕监生送出铁不锋，回书房内，即修下一封暗害石生书札，取了两匹蟒纱，一只银杯送钱知州。又叫管家称了四两银子，作铁不锋程仪。毕监生在案头随便摸了一幅笺纸，看来是甚么凌春女子诗句，就封将起来。吩咐管家道：“你们明日早起将这礼物，书札，送到铁相公下处。你道老爷打点上任，不及亲送。叫铁相公早早回府，致意钱老爷罢。”管家领命。

毕监生睡去。

到次日，管家早起，将礼物送到铁不锋处。铁不锋即随管

家到毕宅辞谢，即日起程。毕监生不胜欣喜。过了十数日，逢上任去期，杭州衙役接到。毕监生知徐州之事将发，先令小姐，婢从上了杭州长船，自己骑了一匹大马，带着管家，故向清凉寺，假作好意辞别石生。石生同湛然、普明忙出迎接。毕监生随下马道：“老夫才得相逢，又为一官远别，苦抱一团未了之哀，不知石兄亦同此意否？”石生闻言，怅然道：“先生可进寺内少叙别离。”毕监生揖道：“不及了，就此两别吧。”石生惶惶回揖道：“先生此去荣任，不知何日才得复会。”毕监生道：“老夫虽然暂别，小女尚在旧宅，少不得时时有书信往来。”说罢，匆匆上马而去。

石生同湛然、普明望见毕监生肥马轻衣，银鞍艳仆，一阵尘起，穿柳而去，各皆怅然归寺，唯湛然在石生客房闲谈此事。石生道：“毕监生今去荣任，说小姐尚在旧宅，我们何不到他后园顽耍顽耍，以散闷怀。”湛然喜诺。随带了柏儿，出寺向先春园来。见园门大开，三人竟入。内有一老儿走出问道：“相公何来？”石生道：“我们是左右紧邻，久闻你家花园有奇花艳木，特来借观。”那老儿道：“喜得今日老爷上任，若老爷在家时，断不许游人进来的，相公只可在外面看看，不可进去。”石生应诺，方欲席地而坐，湛然道：“相公且坐，贫衲同盛价回去，取一壶好茶来吃。”石生许诺。湛然同柏儿出园。

那老儿又到石生面前道：“我家老爷临行，吩咐小老儿看园。说道，‘若有甚么石相公来，不可令他在园中窥探。’如小老不遵，查出定要重责。相公莫非就是姓石的么？”石生笑道：“我不姓石。”又道：“想是你家老爷家眷在此，恐菲人窥视不雅耳。”那老儿摇头道：“也不是这话，家眷倒已带去，不知何故，相公不可外传。”石生闻言，惊疑半晌。随立起身来，向柳中阁下看时，见鸟鹊声喧，双门紧闭，上书封条，墨迹犹

新。石生沉吟想道：“毕监生分明说小女尚在旧宅，为何今非昔比，言不孚实。”只管呆想。那老儿走过道：“相公不要只管贪玩，天将有雨了。”石生道：“少候我们人来，吃杯茶就行。”那老儿复向后去。石生又步至假山石上，追寻旧况，如得如失。口中不觉自语道：“莺花犹在，玉人何处，相会无期，徒存画饼耳。”少顷，那老儿手拿一扫帚，走出向石生道：“相公茶不来了，请出去别处玩耍吧。”石生道：“少刻即行。”那老儿暴躁道：“我要打扫林木，恐防阴雨，相公只管少刻少刻，有甚么好看，明日再来任相公游玩。”石生闻说，掩泪而出。那老儿将园门双闭。石生回顾数次，对墙内不胜留恋。忽听得后面一人叫道：“相公莫要回寺！”石生回头看时，乃是柏儿。就问湛然老师。柏儿忙道：“湛然师傅后面来了。寺中有许多公差，说相公是赃主，奉徐州知州批文，协同本处地方来拿相公，如何是了？”石生闻言，目瞪口呆。半晌，见湛然从路上跑来。石生一把扯住道：“闻上台行文，以学生作赃主拿究，这是从哪里说起？”湛然喘息着道：“真真是奇事。我知相公非此辈之人，想是被仇人扳害。如今，相公须要速速改名换姓，潜逃京中，急图功名，方是生路。若不知趋吉避凶，定遭毒手。”石生慌忙道：“去便要去，待学生辞辞普明老师，还将玉箫并行李取来，方可去得。”湛然道：“那普明见相公做出此事，千恨百怨，怪我引领相公来寺。原道歇息数日，不期住到如今，说不曾得相公多少布施，此时巴不得将相公交与公差，如何还要辞他。”石生闻言，掩泪向柏儿道：“身上又无盘费，投宿又无行李，我二人今晚却向何处去安着。”柏儿掩泪不语。湛然道：“相公不必悲哀。速令盛价随贫衲到寺后，悄悄将行李查出，从小路前去便了。”石生感谢。柏儿同湛然别去不久，将行李并玉箫挑来。石生向湛然泪道：“学生为毕小姐受如此风

波，蒙老师盛意，终身难报。只是不知何日得会老师与毕小姐也？”湛然慰道：“功名早就，自有佳偶，你我亦有相会日期，不必悲切。”石生强勉揖别。湛然道：“相公到京，可在小寺作寓，庶省盘缠。”石生称谢，掩泪别去。正是：

肯把良缘归我处，不如意事奈他何。

却说石生同柏儿，别去湛然，行未数里，忽然天起乌云，风雨骤至，且从来不曾走惯路的，同柏儿一步一步，挪移不上十数里，脚便疼痛。回首向柏儿道：“这般大雨，我们脚下难走，不如寻一主人，在此安歇吧。”柏儿道：“相公乃避害之人，此处如何住得。”石生只得强勉又走。行未十数里，天色黑暮。见面前有数十人家，石生立住，对柏儿道：“此路口必有饭店。我们今夜投宿，不可提起个石字。”又想了想道：“只说我姓齐，字也水，叫我齐相公就是。”柏儿应诺。同至路口，见店家灯火隐隐，柴门半开半闭。石生随柏儿径入店内。店主问道：“客官从何处来的？”石生道：“小生姓齐，自苏州来，往京应试。”店主道：“此处客俱下满，没有房子，请到别处投宿。”石生道：“小生适才冒雨，衣物俱湿，天又黄昏，路又泥泞，不能前行，因此投店主歇宿。倘内中有孤客独房，搭住一晚，更见好情。”店主想道：“没有甚么孤客独房，止有一河南客，是一房两床，却又有管家，恐不能相容相公。”石生闻言喜道：“既有空床，怎好不让，待小生亲去与他说。”说罢，带柏儿到后面看时，果然有一房两床，一客背着脸收拾行李。石生近前拱手道：“客官，小弟特来借榻。”那客回头看时，见是石生，忙走下来。石生一看，却是怀伊人，二人慌忙施礼。怀伊人喜道：“吾兄因何至此？”石生低声道：“小

弟避害至此，不期得遇故人，祈速策我。”怀伊人见石生衣履尽湿，而色憔悴。叫管家取出衣裳换了，拉手就坐，挑灯低问道：“吾兄所避何害？”石生道：“弟因别后，访得凌春小姐在淮，特带小价到淮访问。又喜托庇，一路平安。且小姐与我志意相合，赠我一玉箫。”怀伊人道：“既然如此，乃是一段美事，因何致害？”石生道：“不期后来，小姐乃父是监生，谋任杭州通判，竟随任南往。致小弟萧寺落落，忽出散闷。有憎湛然，是弟契交。寻出寺外，教道徐州公差，在寺协同本处地方拿弟，说弟是土贼脏主。不知误认？又不知故害？因湛然私放小弟前来。”怀伊人道：“想是吾兄在淮，处友不当，故致此祸。”石生道：“在淮并无妄交。”怀伊人道：“吾兄因何知凌春在淮安，特相信而来？”石生将白随时起数，花婆传诗，先春园听琴，清凉寺请酒，前后事情述了一遍。怀伊人想道：“向闻白随时、铁不锋与田又玄相与诗酒之人。曾记古香亭田又玄诗上，有‘春日同铁不锋、白随时作也’数字，既与田又玄交往，其人不端可知。想徐州之事，或有因而起。”石生想道：“我与他一面之会，有何仇隙？且白随时指我小姐之处，非我明明问他，乃是暗透他的。这事断非此辈遗害。”怀伊人又想道：“论理与他不相关煞，未必他敢为此事。只是为今之计，不识吾兄匆匆，意欲何往？”

石生愀然道：“弟囊空金尽，随其所之。大约以到京为率，更换名姓，坐监入场耳，且不识伊兄近况若何？”怀伊人道：“自别后到河南，舍亲官已罢职，终日俗冗繁杂，致弟淹留至今。所得不上二三十金，意欲权移吾兄，为上京之费。寺以知己见爱，慨赠以壮行色何如？”石生愀然道：“弟若受伊兄之赠，伊兄前途又有谁赠？”怀伊人悲道：“正是彼此穷途，宁可尽吾兄为要。盖吾兄年在妙龄，不惯客路；在弟贱庚痴长，

颇多经历野店寒烟之苦。”石生沉吟不语。怀伊人将拜匣取开，拿出银子，原封不动放在案上。又打开一小包，内有两余银子。取出一块，随叫管家买了一瓮酒，取出路菜，向石生道：“吾兄不必愁闷，且饮一杯，以舒劳倦。”

二人对饮少顷，石生问道：“小弟故乡风景，近来犹似旧否？”怀伊人道：“令表兄有一字奉复，想必尽载。”石生令取出看时，书道：

愚李景文顿首书复池斋社表弟先生文几：自昔睽违，倏尔春秋几易。每思会无由，惟梦寐得亲切耳。念府上世多清德，齿爵俱尊。近以先姑丈西升，百凡变衰，欲继旧业，端在吾表弟焉。晤伊兄，得悉新趾，且闻得贤主人如梅老先生。更有足贺者，时岁值科试，正尔我得意之秋。可鼓棹归洛，相与负笈长安，朝夕论心，以慰辽阔。途肠不赘，专此草复，并待不尽。

看罢，放在案头，对怀伊人道：“家表兄欲我早到河南，同他往京应试。我若将伊兄银子全带前去，亦是无用。不如二人学管鲍分金，弟取不伤廉，兄与不伤惠，且两有盘费，岂不相安。”怀伊人道：“吾兄莫谓河南路近。客途之事，一时风雨阻隔，咫尺犹同千里。那时致吾兄不来不去，凄苦无告，在兄纵不怨弟，而弟亦何忍放心自回。”石生见怀伊人情锺友明，愈增愧颜。怀伊人慰道：“兄毋过虑，弟还有两余散碎银子，足充路费。”石生道：“那两余银子做得甚事，纵伊兄省俭，只可到得广陵。”怀伊人道：“到广陵就不难了。或做馆代笔，随寓前去便了。”石生想了一想道：“若到广陵，弟写一书，致梅老先生处，并关书带去，荐兄处馆。权借一枝，以图归计。不识何如？”怀伊人道：“既如此，是绝妙的了。”石生推过盅筷，令柏儿取出拜匣，写下一书。又秉笔写了一扇一卷并关书递与怀伊人道：“梅老先生知我贫士，聊寄人情纸半张，以

表微意吧。”怀伊人接过看道：“这诗、扇俱新作吧？”石生道：“扇中是当日梅花之句，卷上是旧日之别业。”怀伊人看罢，不胜称赞。又道：“别后想多近作，乞借观以开茅塞。”石生道：“别后之作，未付梓者，赠与田又玄了。惟有《杨柳枝》词十首是近作，写出求教。”怀伊人叹道：“可惜佳玩落瞽目人矣。”石生取一便纸，将《杨柳枝》词写出一稿，未款名姓，递与怀伊人。怀伊人赏鉴一会，各饮酒罢，吃过夜饭。又令柏儿同怀伊人管家，饮了酒方睡。

到次日，石生早起，见天色稍晴。怀伊人各束装辞过主人，至路口分别。怀伊人道：“吾兄此行，至河南同令表兄进京，定然擢元。弟有母服，不能附驥。吾兄幸勿自惰，有负妙年。”石生叹道：“倘得侥幸，当报谢者惟伊兄与毕小姐耳。”怀伊人谦恭辞别。石生复回首道：“弟前途蒙惠，且进京有亲戚同住，伊兄不必挂虑。可将梅老先生扇、卷并关书查好，以图广陵之事，庶弟途中稍安。但梅家王文，曾来淮访我，说有甚么不通的抵冒。兄可查问，便寄一字示我。”怀伊人遥拱揖道：“谨领兄教。”遂长别去。

正是：

浪交不益己，好友胜于亲。

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不知怀伊人如何会梅翰林，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先生羞认梅花扇

翰林泪读杨柳词

诗曰：

假冒才名实可羞，风流自昔重荆州。
高人不是尘为骨，小燕焉能凤比俦。
事到奸顽终出丑，文逢知己应相求。
最怜求得翻成错，秦晋还教向别谋。

却说怀伊人与石生别过，知石生腰间有了钞物，到河南又有表兄同上京应试，一路平安，不足挂齿。当日记石生抵冒之言，行至淮阴渡口，叫了一只划子船，买了些酒肴在上，带着管家，不一日行到扬州。果然盘费用尽。叫管家拿了石生书札，自己又写下一晚生帖，去拜梅翰林。及到梅翰林家，守门管家问道：“相公是何处来的？”怀伊人道：“我是石相公那里来的。”守门管家道：“我家有个石相公，又是甚么石相公？”怀伊人道：“我这石相公，不是别人，乃你家老爷请他处馆的。他有亲笔书札在此，你传进自知。”守门管家道：“我老爷正假满还朝，也不许投书札。”旁有一小管家道：“这想必是真石相公了。你传进去，老爷自有分晓。”守门管家嚷道：“这个如何成得。适间找石相公的王文到家，才说是石相公进京去

多时了，老爷闻言，现在内宅纳闷，要打王文，说他做事不实。又是甚么石相公书，你若要传，你就去传。”怀伊人笑道：“你二人不必争论，这书正是石相公进京路中写与我的。我姓怀，字伊人。是他相契的同社朋友，现有你老爷亲笔关书在此。”那小管家向怀伊人道：“既是怀相公有老爷亲笔关书，待小的先传进去，与老爷看过，再请相公相会。”怀伊人将书札并扇卷总递与小管家。守门管家回头向小管家道：“恐防又是假的，你却不当稳便。”小管家理，径自传进，一直到后厅，见梅翰林正在纳闷，闲坐作想。将书呈上，梅翰林一见，就叫请怀相公相会。

怀伊人不胜欣喜。走入前厅，与梅翰林揖罢，各依宾主而坐。梅翰林道：“贵同社为何吝教，不向学生寒舍一盼？”怀伊人道：“敝同社久拟投府，聆老先生清诲。为一不得已之事，故有失尊召。”梅翰林道：“如今尚在何处？”怀伊人道：“往河南邀他令亲，打点进京应试。路值晚生，因以浼晚生来璧关书，且代请荆。”梅翰林笑道：“说哪里话。适间又承赐扇卷，何以克当。”怀伊人道：“敝同社客中无备，聊具拙诗呈教，非敢言礼也。”管家茶上。梅翰林令取出扇卷，先将诗卷展开看时，赞赏不已。又取扇看时，忽惊问道：“这是贵同社之作吗？”怀伊人道：“正是敝同社春间在玄墓观梅之作。”梅翰林道：“原来是贵同社之作。”

茶罢，又令管家取出田又玄、铁不铎之诗，递与怀伊人道：“这两首诗，是学生苏州得来的，不期贵同社诗亦在其内，今日可称不意而合。”怀伊人接过看时，却是一草稿，未款名姓。看罢问道：“这第二首诗是从何处得来的？”梅翰林笑道：“亦是苏州传来，未知是何人之胡谈，敢附贵同社之末。”怀伊人道：“此是苏州姓田字又玄之作。”梅翰林惊道：“原来此人

姓田字又玄。可与贵同社相厚吗？”怀伊人道：“没甚相厚。曾在玄墓相会过，那日他强勉作诗，抄袭旧句，且乱谈敝同社这诗。后同社知他狂妄，也就两下疏交。”梅翰林道：“原来如此。”遂令旁人收去。管家又茶上，怀伊人告辞。梅翰林道：“怀兄且勿他往，少刻一卮候教。”怀伊人谦应。梅翰林送出大门，回家即写下一请帖，上道：“刻下优觴，候驾早临。”令管家送去。自己复到后面书房中，向田又玄道：“适一远客来拜学生，少停有席，请石兄相陪，不敢具帖。”田又玄笑道：“晚生自当分半席主人，老先生何下一请字。但不知这人姓名是谁？”梅翰林道：“也是个没要紧的人。”田又玄道：“光景也要到夜方得上席哩。”梅翰林道：“不消。昨日有一友，荐一班优人来，家下已打着备两席酒，邀二三知己赏鉴。不期此人又至，我就将这现成酒席请他叙叙，以了情面而已。”田又玄道：“既如此，何不宽坐坐，以俟同行？”梅翰林坐下。又问道：“近有佳作否？”田又玄道：“晚生适才口占俚言二首，恐不堪法目。”

梅翰林令取出，看罢满口称赞。田又玄又谦逊闲话一回。旁有一管家走上道：“酒席齐备，戏子在外，已久伺候。”梅翰林道：“着人请那相公来就是。”管家应诺而去。梅翰林携诗亦别过田又玄，向外吩咐管家道：“若怀相以来时，可先请石相公陪坐，后再请我，你辈不可在旁。”管家领命，梅翰林向后宅去照管。

少顷，怀伊人至，管家请出田又玄，梅翰林在屏风后窥其动静。只见田又玄一见怀伊人，惊得面色慌张，作揖不是，就坐不是，逃去不是。怀伊人亦惊问道：“田兄因何在此？”田又玄四面望了一望，见无人。将手扯过怀伊人在厅角上低口道：“小弟该死！一时错误，被梅老先生请在此坐馆，以为小

弟是石先生。小弟偶然顺口应承，望先生大度包谎，向梅老先生不可提起个田又玄三字。小的来世，愿为犬马，以报大德。”怀伊人闻言不快道：“田兄差矣，石池斋乃当今名士，且我之契友。他特着我来访问这事，我怎容你以伪乱真，坏他名望。”田又玄急道：“这事却如何处，叫小弟一时怎悔得过来，求先生今日暂全体面，明日小弟即托故他往。”

说罢，将手扯住怀伊人，直下一跪。怀伊人正待用手去扶，梅翰林咳嗽一声，从屏风后走出。田又玄忙忙立起。梅翰林向田又玄道：“石兄可曾与怀兄见揖吗？”田又玄忙拱身道：“见过礼了。”梅翰林遂与怀伊人揖罢，各分宾主而坐。茶毕，戏房奏乐，梅翰林安席。怀伊人首座，田又玄二座，梅翰林在田又玄席旁陪饮。怀伊人告坐毕，三个举杯招饮。梅翰林又向田又玄道：“今日屈先生二座，幸勿见罪。”田又玄欠身道：“晚生半东，宜当次座。”梅翰林又向怀伊人指田又玄道：“这是学生西席也。姓石，道号池斋。怀兄可曾会过吗？”怀伊人笑而不言。田又玄忙打恭道：“怀老先生与晚生在吴下朝夕相会。”梅翰林故笑道：“原来亦是旧友。”复举杯招饮。怀伊人心下闷闷不乐，恐梅翰林反以真者为假，停杯作想。梅翰林又举杯招饮。

怀伊人方饮时，见戏子向上叩头，拿上戏单点戏。怀伊人谦让田又玄，田又玄打恭道：“小弟是半主，焉敢倒僭先生。”怀伊人就从实点了戏。三人听曲饮酒。不一时梅翰林笑向田又玄道：“近来有一种匪类先生，竟辱名教。石兄在家，想也闻得吗？”田又玄满脸惭愧，强勉应道：“不曾。”怀伊人见梅翰林言中有意，即接口道：“我想人家延师如石兄者，断然不差。”梅翰林笑道：“我家先生都是择取再三，非假非冒，方才延请的，岂有差错之理。”田又玄闻言，托以低首。怀伊人

故向田又玄招饮。田又玄道：“怀先生素知小弟是量不佳的，适才吃了数杯急酒，胸中要呕吐，求让一杯。”梅翰林接口道：“石兄素常海量，今日因何推酒，想见怪怀兄吗？”田又玄忙道：“怀先生乃吾故人，怎敢见怪。”梅翰林笑道：“既不见怪，还要请饮一杯。”田又玄只得吃了一杯。怀伊人又举杯招饮，田又玄又强勉吃了一杯，不觉口中欲吐。梅翰林笑道：“石兄果然今日酒量不如。”遂举杯向怀伊人招饮。

饮不数巡，戏至半本，管家翻席，三人同起小便。梅翰林道：“今晚颇觉有些暑热。”怀伊人道：“正是。”梅翰林遂吩咐管家取出适才那诗扇来。小便毕，梅翰林故向怀伊人将诗扇展开，在灯前玩索。田又玄从后走上，正待看时，见是石生笔迹，急忙回身上厅。梅翰林叫道：“石兄请来认认这草字。”田又玄不好不来，只得接过诗扇，皱眉半晌道：“晚生于草书一道，不甚精熟。”就复走上厅。梅翰林知他托故，遂邀怀伊人各照旧坐。低唱浅斟，饮了一回。田又玄见梅翰林手拿石生诗扇，连头也不敢抬起，心下闷愧，就伏在案头睡熟。梅翰林、怀伊人各皆默会，不去理论。宾酬主劝，饮至酒残戏散，方令管家叫醒田又玄。梅翰林笑向田又玄道：“石兄为何独今日闷席，想因故人而动家乡之思了？”田又玄舒眼道：“晚生见丝竹之音，袅袅可爱，不觉伏案久听，忘其所以。”梅翰林道：“原来如此。”怀伊人近前别过田又玄。梅翰林谓田又玄道：“石兄不必送吧。”田又玄道：“岂有不送之理。”三人遂同出大门。管家掌得灯火明亮，时已夜静，怀伊人打恭回寓。正是：

任他汲尽三江水，难洗今朝一片羞。

却说梅翰林别过怀伊人，同田又玄回到厅上，令管家撤去

残席。田又玄亦闷闷别过，回书房安歇。梅翰林独回内宅，会见夫人、小姐，细细遂及今日饮酒识破田又玄之事，举家又笑又恼。梅小姐笑道：“今日二诗，亦颇佳丽，想也是抄袭之笔了？”梅翰林道：“这何须用说。”对夫人、小姐又将田又玄先见怀伊人之丑态，形容一遍，方各安歇。

到了次日，梅翰林早起，想一计策，要辞田又玄。正待向书房内去，见一书童出来报道：“石相公说，怀相公言他家中有一要紧事，暂别老爷回家，数日即来。今早五鼓，即收拾行李去了。他道不好惊动老爷，叫小的通报一声。”梅翰林闻言，走进书房，见行李书物，尽卷一空。知他自惭逃去。仰天大笑道：“如此匪类，可耻孰甚！”随吩咐一管家后面尾他去路，一管家下书请怀相公进来，延为西席，一管家打扫书屋。梅翰林即整衣等候。只见王文从面前闲走过去，梅翰林忽触动田又玄之事，叫将过来问道：“我叫你请石相公，你书也不讨封来，面也不会一会，致令匪人抵冒。到今做出这般丑态，使外人笑我延师不实，是何道理？”王文不语。

梅翰林叫取竹板，正要责罚，忽一管家报怀相公已至。梅翰林方欲出迎，怀伊人已进园门。

梅翰林迎到书屋，揖道：“有失远迎了。”怀伊人道：“昨日过承盛爱，尚未拜谢。”二人分宾坐下，茶毕。梅翰林即吩咐管家，到内里收拾铺陈。怀伊人道：“不必另备，晚生有现成铺陈，小价后面取来。”梅翰林道：“既有铺陈，可请出小相公来拜先生。”管家应去。

少顷请来，二茶已毕。梅翰林立起，向怀伊人揖道：“小顽烦托名师教以指南，实愧荆棘，有屈鸾凤。”怀伊人谦应。梅翰林叫梅待腊拜过怀伊人。三茶又上，茶毕。忽一管家禀道：“适报房有一要紧报，投入内宅，请老爷去看报。”梅翰林起

身，暂别怀伊人。怀伊人道声不送。梅翰林进去。

怀伊人回书房，见一书童炙茶。怀伊人因问道：“你家昨日那先生今日向何处去了？”那书童道：“昨日那相公，是假冒石相公来赴馆的，被老爷识破，假托怀相公报他家中事，今日五鼓，也不曾辞老爷就去了。”怀伊人闻言暗笑。书童又道：“当日这事是王文做的。老爷今日要责罚王文，值怀相公至，就不曾打得成。”怀伊人道：“与王文何干？”书童道：“老爷说他作事不的，为何不取石相公回书，以致匪人抵冒。王文还要借重相公，在老爷面前方便一声。”怀伊人道：“若你老爷再要打他，我自然说情。”说罢，怀伊人管家取行李进来，收拾已毕。

至午后，梅翰林备酒请怀伊人。怀伊人席间问道：“今日何所见报？”梅翰林道：“科中一本，为告假事，圣上亲限日期，凡假满者，遵限入朝料理国务，不准借假偷安。”怀伊人道：“老先生也少不得要奉召还朝了。”梅翰林道：“学生已假满多时，尤当速往。”怀伊人道：“晚生有一书，烦盛管家便寄石兄，不识可带得否？”梅翰林道：“但不知石兄作寓何所，面貌若何？”怀伊人道：“敝同社年方十八九岁，生得面貌清丽，堂堂人物。少不得在京应试。”梅翰林作想道：“原来石生是个风流美少，这般说不难。”二人遂举觞饮酒。怀作人偶然道及田又玄私走之事。梅翰林道：“这匪类事情，学生俱已尽知。只因不曾访得的实，故淹留至今。今日他既惧畏逃去，不必再究了。”怀伊人道：“那小人辈，怎瞒得老先生秦鉴。”梅翰林道：“还有一事，更觉可笑。这田姓又荐一铁姓，相与作诗，有求婚之意。学生取出小女梅花诗与他为试，后来二人俱做不出。那田姓就抄贵同社之诗，铁姓就抄田姓不通之诗。当日学生心下生疑，就辞了铁姓，差役去访石兄。不期访

石兄之人，昨日方归，才知石兄进京。又值怀兄到，方识破其中细弊。”怀伊人道：“闻那铁姓，乃徐州人，何以知老先生有令爱？”梅翰林道：“是学生当初失言，以田姓为石兄，故偶然执诗相告，道小女凌春，年十六未婚。他便荐铁姓和诗，令我因才择婿。”怀伊人闻梅翰林说凌春二字，沉吟作想半晌，以为是同名，遂置不论。复道：“此人不知又向何往？”梅翰林道：“适才着人观他去路，回说已上淮船，要到徐州，光景是向铁姓家去了。”怀伊人想了想道：“若向铁姓家去，必竟借敝同社之诗稿，又要假名。”梅翰林惊道：“石兄原来有诗稿在他处吗？我道他做诗，为何首首皆好，只是字迹差些。昨日又有二首，亦甚佳丽，原因有诗稿故。”怀伊人遂叹道：“敝同社被他如此以假乱真，深为可恨。”梅翰林亦共叹息。二人又饮了一回。梅翰林道：“闻石兄年甚青少，不知可曾婚配否？”怀伊人闻言，恐他有择婿之意。知石生有那毕小姐，不肯悔盟。随应道：“久已在淮与一毕姓结过百年之好，要俟得意时方娶。”梅翰林遂不语。二人饮到夜暮。

饭罢，梅翰林亲自掌灯，安怀伊人宿歇。灯下忽掉下一纸。梅翰林拾起看时，恰是《杨柳枝》词十首。看罢不觉带醉语道：“才堪吾媚。”又问怀伊人道：“这可是石兄佳制吗？”怀伊人忙道：“是石兄之友。”梅翰林道：“石兄之友，有如此大才，此友亦不下石生。可曾有婚配否？”怀伊人道：“不知有与没有。”梅翰林道：“待学生带去潜心体味一番，明日壁上。”怀伊人亦就安歇。梅翰林回内。正是：

知己三杯嫌话少，文人一字值钱多。

却说梅翰林别怀伊人携词归内，夫人、小姐各在房中。梅

翰林就在堂前烛下，展词玩读，口中不觉拍案叫快。梅夫人并小姐闻其得意，遂走出问其所看何物。梅翰林道：“是十首《杨柳枝》词，乃石池斋之友所作。”梅小姐接过看时，果然佳妙。梅翰林道：“若访得此人未娶，吾儿终身可托。”梅小姐羞愧放下，遂托故归房。梅夫人道：“正是女大须嫁。凌春这一表人材，必须也要早早择一佳婿。”梅翰林道：“吾有心久矣，奈一时不能遂意。”梅夫人道：“天下至广，岂乏贤才以作佳婿。”梅翰林道：“你有所不知。向我同凌春玄墓之游，已著念择婿，忽闻石生文章冠世，喜跃不禁，以为得人。不意他有要务，未得赴馆，以致匪类抵冒。可见才人难得。”梅夫人道：“如今至成此事，却也不难。怀先生乃石生之社友，他二人心然言出即从。托他作一冰人，往通石生，再无不就之事。”梅翰林道：“我适才席间，亦以此意探过，怀兄道他已有妻矣。奈何？”梅夫人道：“他多大年纪，连忙就娶了妻子。”梅翰林道：“他年纪甚是青春，只在十八九岁，久已与淮安毕姓结亲，此生要到得意时方娶。”梅夫人道：“此生既有配偶，不必垂涎他了，别择一人就是。”梅翰林不觉堕下泪道：“我弃石生而别选东床，恐天下才人未必如石生风流美貌者；欲不弃石生，而即以女妻之，恐天下之人笑我迂拙妄为。且石生又无一人二妻之理。为今弃石生选此作词之人，又不知他何姓何名何方人氏。由此观之，实难有佳遇。”梅夫人道：“作词之人，既不知何姓何名，何方人氏，也不知他年庚面貌若何，何必著意必要选他。据愚见，二人总弃之，俟相公进京，当就京师大地，面择贤豪，招赘吾门，岂非妙策。”梅翰林道：“我在京师，官居翰苑，所与相接者，满目皆富贵客，其子弟只知味有膏粱，那知书有黄金。且天下膏粱子弟而矢志读书者，有几人哉！故不若退居私室，识英雄于困苦中，方得真才。”梅夫人

道：“你在家中，每日有人送诗赋来评选，难道其中总无一贫贤吗。”梅翰林道：“皆浮词浪句，不堪品题。”梅夫人道：“昨日又有些少年，送来稿集，可曾见否？”梅翰林道：“不曾得知。”梅夫人遂叫丫环至小姐房中，取出放在案上。梅翰林令夫人就坐，亲剪烛观玩，逐一吟哦。又将《杨柳枝》词对读。读未数遍，复凄然泪下，对夫人道：“数人皆不及此生。”梅夫人道：“何以见此生之佳妙。”梅翰林掩泪道：“此词情深于笔，字字皆作金石声。其为人安闲，我于词中新逸处见之；其为人丰韵，我于词中波宕处见之；其为人工苦，我于词中沉郁处见之。如泣如慕，良似人尽其面也。”梅夫人道：“既此人有莫及之才，当访问的实，以全凌春终身之事，亦不枉生她一场。”梅翰林又掩泪作想道：“天下至大，生人如蚁，叫我何处访问。怀兄说是石兄之友，必须至京寻着石兄，探问消息，方有着落。”梅夫人道：“既如此，相公不必过虑，宜早图进京就是。”梅翰林道：“我欲明日上船，只是礼物未曾齐备。”梅夫剪烛道：“那礼物俱是家中现成的，没有甚么不齐备。相公且安歇，明日早起吩咐他们收拾就是。梅翰林回嗔。令人收去诗集，依言就寝。正是：

千金买字文章贵，百世求缘锦线牵。

却说梅翰林当夜就寝。次日起来，即依梅夫人之言，一面吩咐管家收拾行装，一面到书房中来会怀伊人。怀伊人相与坐谈。梅翰林道：“学生今日欲别进京，家下凡百，俱求代看一二。倘有简褻，俟回日补谢。若有石兄书，可便写捎去。”怀伊人道：“老先生为何去得如此甚速？”梅翰林道：“只因旨限甚速，故要速行。”怀伊人遂写下一书，烦梅翰林寄与石生。

梅翰林道：“舍下坏事家人王文，怀兄可便写一革条革出，不可令他在家。”怀伊人故道：“他坏何事？”梅翰林道：“前田又玄之事，皆王文瞞昧我故。”怀伊人道：“他怎敢瞞昧老先生，或因一时之错，以致有误。老先生可看晚生薄面，且宽恕他吧。”梅翰林道：“既怀兄说情，再无不依。”随叫王文过来，磕头谢怀伊人，怀伊人扯起。梅翰林道：“以后怀兄在舍，有事千万不可重用。”怀伊人应诺。梅翰林道：“此去不知石兄却定寓何所？”怀伊人道：“敝同社自集都中应试，着盛管家随寓访问，再无不遇之理。或者敝同社闻老先生在京，还要登门进见，亦未可知。”梅翰林笑道：“倘若石兄肯顾学生时，少不得场中之事，俱在学生。”怀伊人道：“若今岁主考，点选老先生，就是敝同社之造化了。”梅翰林道：“我在外已久，那得点选到我。且我亦不能有此福分收这个门生。”怀伊人道：“这等是老先生过谦了。”二人相笑一回。

梅翰林从袖中取出一纸道，“昨日《杨柳枝》词看完，奉璧怀兄。”怀伊人接过道：“这词不识做得如何？”梅翰林道：“这词诚当代绝唱。昨闻怀兄，言是石生之友所作，但不知此人名姓，怀兄亦素知吗？”怀伊人顺口应道：“当时，敝同社仓猝之中付与晚生，说是淮安之友所作。晚生却忘记问其姓氏。”梅翰林道：“此人落笔不凡，必是翰苑中首座，在学生尤当逊位。”怀伊人笑道：“老先生见其文，即知其人，可谓能慧眼识人者。”二人话犹未尽，书童拿早茶上。梅翰林道：“船上可曾收拾齐备？”书童道：“外面伺候已久。”梅翰林向怀伊人道：“学生欲别，不及奉陪。”怀伊人同起相揖。梅翰林道：“怀兄莫送，就此别过，惟家下并小顽重托。”怀伊人亦就止步。

梅翰林独自出了园门，复回内宅。见梅夫人并小姐迎着道：“管家伺候已久，为何事尚羁滞不行？”梅翰林道：“与怀兄

话别，怀先生又托我寄书石兄，故淹留一回。”梅夫人道：“此去宜速会石生，访问作柳词之人要紧。”梅翰林道：“适闻怀先生言，此人在淮。但我不好亲去访问，巴不得到京，即托石兄谋成此事，以了凌春这段姻缘。”说罢，一丫头走上道：“外面管家又来伺候老爷上船。”梅翰林随向外走，梅夫人送出。又叮嘱速会石生之语。

梅翰林目顾凌春道：“吾儿终身大事，我岂肯忽略，你们放心在家。”夫人同凌春送至宅门方回。正是：

儿女情牵随处有，英雄气壮尽人难。

却说梅翰林受夫人之嘱，怅怅上了京船。不消月余，到了都中。此时正值秋场，知石生必在应试。随吩会管家，持怀伊人书，向外随寓访问，思欲相会，以探作词之人。不意管家遍觅下场生员，并无一石姓者。惟有河南会馆旁圆通寺中，有李、齐两相公。这日梅翰林从馆中归，管家拿原书回来，以实报知。梅翰林心中纳闷，正欲再令去访，忽一长班跪上禀道：“圣上亲点老爷作今科北场座师，有报在外。”梅翰林遂叫传进。看罢，遂请封条封门。凡一切书札，出去不得，进来不得。梅翰林心下，只待中了石生，以图相会。不料到八月初十，进了贡院，十一一场，十三一场，十五一场，三场考毕，文案堆如山。内帘外帘，各自分看。忽有一副考座师徐，首定监员齐也水为元。梅翰林心下要中石生，故道：“此文字做得虽好，太近于奇僻了些，以之作元，恐非确构，此人只可放在十名之内。”徐座师不悦道：“此文全是一团元气，何奇僻之有，若中在十名之内，不如不中。”梅翰林道：“且中在十名之内，以俟会试中元，亦为未迟。”徐座师道：“此人三元可中，岂一解元

而已哉。若老寅翁中他在十名，其实有辱此文，转留在下科中元吧。”徐座师遂赌气将卷子搁过一旁。

忽又走出一帘官，手拿数册卷子与梅翰林拟元。梅翰林独居静室，逐一看罢，皆无石生卷子。遂将帘官拟元卷子并齐也水卷子，向天默祝，同众随手抽出一卷为元，却是李景文。徐座师愈大不快，将齐也水卷子复丢在一旁。直至二十日五鼓，方才开门出榜。出榜之后，报子抄了小帖，飞星各处，访李景文寓所。正是：

多少寒窗苦，磨穿铁砚知。

嫦娥翻错意，遗却美男儿。

不知这报子如何报李景文，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秋风天解元乞食

明月夜才鬼做官

诗曰：

休题李白傲天子，漫道高阳是酒徒。
才大何妨为乞食，情疾且任笑狂夫。
假男抱蕴今罕有，倩女离魂古不无。
谁教世情偏反复，从来人事有荣枯。

却说李穆如同石生下在河南会馆旁边圆通寺内，清晨起来，闻知出榜。李穆如只道梅翰林用情中了石生，石生亦自拟必中。二人梳洗已毕，正待出门看榜，只见十数人峰拥入寺，口道：“报李景文相公的。”李穆如同石生忙起身问时，那报子取出报帖，李穆如看罢，恰是解元李景文数字。遂复问道：“榜中可有个齐相公吗？”那报子道：“并没有个姓齐的。”李穆如打发了报钱。报子去后，李景文向石生道：“解元如何是我，莫非错报了吗？”石生道：“岂敢错报表兄。恭喜表兄，今科擢元，即弟一样。只是弟不能在京奉陪盘桓了。”李穆如道：“梅老先生一定不肯遗落表弟，且再候报来问他。”石生道：“想是梅老先生不知弟改了名姓，不能用情，亦未可知。表兄既中了元，弟不中是实了，又何必候报。但我场中文字，做得

太过于高古，若中必然是元，若非元即不中了，此在自己可以定得。”李穆如道：“就是吾弟不中，在此代我照管照管何妨？”石生愀然道：“不瞒表兄说，弟淮安有一亲事尚未停妥，因闻考试，权偷寸隙来此。如今既擢不得一名乡科，在此何用。”说罢，就令柏儿收拾行李。李穆如留之再三不肯，遂亦随别。

石生辞过寺主，李穆如送出门外，又见二起报子报李穆如。李穆如又问道：“榜上可有一齐相公么？”报子道：“并没有个姓齐的。”石生道：“表兄不必再问了，这是弟之遭际，应该如此。”李穆如怅然道：“吾弟大才，自有飞鸣奇遇，不必以此一时遭际为闷，可放心谋为亲事。愚表兄明春俟会试后，即来淮奉访。”石生唯唯应诺，各皆洒泪。正是：

万般心事千般用，两字功名一字天。

却说石生见乡科不中，别了李穆如，闷闷出京，仍访毕小姐消息。不期破屋遭风，行船遇浪，苦被风浪羁阻，日行数十里。及到淮阴，盘费殆尽。欲就清凉寺住，恐徐州之事未结。只得放下行李，使柏儿坐在荒郊看着，自己潜潜走到清凉寺访问湛然。路近先春园处，见一小头陀在门后玩耍。石生叫他一声，那头陀抬头问道：“石相公几时来的，怎么不到寺中看望看望？”石生道：“湛然师傅可在寺中么？”那头陀道：“向外面收缘簿去了。”石生道：“这边毕老爷家，可有人从任上来么？”头陀道：“头陀道：‘毕老爷为贪酷，官已坏了，如今在杭州拿问。家眷寄在本处钱老爷衙内了。’”石生忙问道：“哪个钱老爷？”头陀道：“就是当初在徐州做官的钱老爷，如今为拿贼有功，升为我们这边本府。”石生道：“寄住钱老爷家，就是小姐一人，还有甚人？”头陀道：“闻说还有一位

侄儿。见钱老无子，权作钱老爷义子，现在衙内。”石生闻说，不胜感叹。又在先春园外，探身窥视。见内里风霜萧瑟，草木零落，大非旧况。遂信步复回。那头陀道：“相公何不到寺中随喜随喜。”石生道：“等待湛然师傅回时，再来随喜吧。”那头陀仍在后园外玩耍。

石生一路纳闷，来寻柏儿。行至半路，见一人肩挑酒肴，走出城门，旁有一人问他何往？那人说，请钱老爷公子在郊外赏菊。石生闻说钱公子，知是毕监生之侄，遂闪在一高坡上，观其去路。见那人将酒挑在一野园中。野园中有数人走出，皆手舞足蹈，相视而言，却不闻声。石生恨不能面向园中，问钱公子消息。因复下坡想道：“我与钱公子素未相识，如何得能与他谈及他令妹事情？”又转念想道：“我千里而来，也是为着毕小姐，岂可他令兄觊面反教错过，这是必须要会的。”只是思会无由。为此沉吟半晌，忽生一计。回首向柏儿处，将玉箫取出，又换了柏儿青衣旧帽，叫柏儿仍看着行李，复从坡旁走到那野园中，见那数人皆席地饮酒，且兼作诗。

石生悄悄从山旁石瞥见诗题，却是观菊。候众人诗将作毕，将玉箫吹起。众人齐道：“你何人？在此吵闹。”石生道：“小的穷途缺费，肚中饥饿。闻众相公在此饮酒，特来化盏酒片肉，稍充饥饿。”内有一老者，叫人斟了一碗酒，拣了两块肉，递与石生。石生欠身接过，立在面前，故意迟延慢饮，听众人讲话，要看哪一位是钱公子。只见一少年者对众道：“我们今日这诗，做得甚是如意，若钱公子来时，我们还有兴趣。”那一老者回道：他做公子的人，素常不曾外出，我们怎请得他来？”那一少年者道：“也不如此，想是钱公祖接梅道尊去，衙内无人，留他在内料理事务。”那众人齐欠身道：“富兄所见不明，闻得梅翰林方才出京，如何就说到任。”那一少年者

笑道：“连诸兄之论，亦未必是，除非遇见钱公子，方有的信哩。”说罢，各复饮酒作诗。

那一老者举杯目顾石生对众人道：“这等一个青年人，流落乞食，可见世情艰难。”众人各为惋伤。那一少年者笑道：“自古男儿立大节，不武便为文，哪曾见上天饿死好汉。这还是他技拙无能，生就化醅，应当如此。”那上老者正色道：“兄论大错。当初颜回，糟糠不厌，卒寿早夭；夷齐廉洁，饿死首阳山，岂非好汉。”一少年者道：“今人怎比得古事，若他但有所长，向豪门投身，也有饭吃。还是他无能，以致如此落魄。即如吾辈读书明理，且擅诗赋，任他世情艰难，岂得致于此地。”那一老者改口连声道是。石生听罢，将酒吃过，送上碗去。那老者向石生道：“你这一个青年人，为何不投一官家安身，以致于乞食。”石生道：“异乡无人引进，只得乞食。”那一少年者道：“这本府钱老爷的公子，与我至契。我荐你去为仆，但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拿，思量欲做什么事哩？”石生心下要访毕小姐事，连声道：“小的随便书房中听用吧。”那一少年者道：“既欲服侍公子，在书房中，你却有何长处？”石生道：“小的也素擅文墨，就是诗赋一道，亦不算不知。”众人各皆惊骇，以为谬谈。那一老者道：“他既口出大言，必有大用。就将我们观菊题目并韵，叫他和一首，若果然做得，赏他一壶美酒，两簋佳味。若做不出，罚他吹十套曲子。”那一少年者道：“说得有理。”就叫人将整菜撤去两碗，取一壶好酒，递与石生。又将纸笔拿在地上。石生将酒吃过。展开纸来，见上面题已写就，韵限芳妆霜章四字。遂援笔即挥一律，后书齐也水秋日草，呈上众人。众人各皆惊异，接过，看上面诗道：

日暮千山人寂寞，秋残九月菊芬芳。

何曾粉腻青娥妒，到处风流逸士妆。
傲骨浴寒三径雨，天风吹落一篱霜。
年来无限萧条意，相对依依赋短章。

众人看罢，各道诗名也还不俗。又问石生道：“这诗莫非是抄写来的吗？”石生道：“若抄写的诗句，那能恰好合相公的限韵。”众人道：“你既晓得两句诗儿，为何要与人家营工？”石生道：“小的知文章不能疗饥，不若营工求食。”众人闻言叹息。那少年者道：“你且回去，明日讨回话吧。”石生道：“请问相公尊姓，住居何所，明日好来找问。”那一老者接口道：“这相公姓富，字雪烟，家住城内府前，是钱公祖门生。我叫吴皆吉，是富相公紧邻。你明日到我家讨回信便了。”石生闻言，谢赏而去。正是：

治民自古全非武，乞食于今半是文。

却说这饮酒之人，见石生去后，也有惊异的，也有疑他的，独那一老者吴皆吉，再三叮嘱那少年的富雪烟，叫他举荐到钱公子处求食。当日数人酒罢诗毕，候钱公子不至，各皆散去。

那富雪烟到家，即写下一书，向钱公子道及吹箫乞食作诗之事，并众诗一并封起，投入府衙。那钱公子一见说玉箫之事，并观菊诗句，心下甚是沉吟不决。只是齐也水三字，同了一新解元名字，尚有未白。即吩咐外面家丁传与富雪烟道：“齐相公是新科解元，要请相会。”富雪烟闻知，吃了一惊，随即寻着吴皆吉，道及钱公子所传之话，吴皆吉亦为称奇。富雪烟道：“我说不要管他闲事，如今钱公子要请相会，却到何处访问这个齐解元。”吴皆吉道：“富兄不必着急，且回钱公子家丁去。

候明日，齐解元必来讨回信，我们以此实告，令他与钱公子相会就是。”

富雪烟照吴皆吉之言，回了家丁归去。晚间富雪烟至家，踌躇一夜。未到天晓，即来吴皆吉家等候石生。只见一管家从外走进报道：“昨日乞食的人来了。”富雪烟忙起嚷道：“这奴才怎么不叫齐相公，如何说甚么乞食的人。”吴皆吉道：“且不要骂，俟小弟如今责罚他。”石生仍是青衣旧帽走上。不知何故，见吴、富二人忙忙走下迎着施礼。石生忙扯住道：“二位相公如何与小的施礼？”吴、富二人齐道：“我二人肉眼，不识是新科解元齐老先生乔装乞食，晚生辈昨日获罪实甚。”石生亦惊讶道：“小的是何等之人，如何认作新科解元，想是相公错了。”吴皆吉道：“先生不必相瞒，同去会钱公子便知。”富雪烟一把扯住道：“齐先生且到晚生寒舍，便饭少坐，再去相会。”石生道：“且会过钱公子，辩过明白，再领盛情。”因此，三人同出门到府前。钱知府正不在家，遂着报事的传与钱公子知道。忽一家丁走出道：“请吴、富二相公回府，留齐相公在后堂相会。”吴、富二人交付了石生，欣然回去。石生走进后堂，等了许久，只见一小童传开宅门，又请齐相公内书房相会。

石生缓缓步将进去，到了书房。但见：

香盈案几，疏透窗棂。秋光与白水俱明，败荷共竹声相乱。书史频仍，不啻二酉珍异；龙蛇满壁，尽是人日题诗。朱颜皓齿，人在蒹葭正少；锦心绣口，淡倾白雪销魂。霏霏和逊，恍疑是天上玉容；楚楚衣冠，应不是凡间别种。

钱公子见石生秀丽可人，从容走下，相为施礼。石生道他是毕小姐之兄，亦朝上还了一揖。

二人分宾就坐，钱公子道：“恭喜齐兄，作圣上门生矣。”

石生道：“小弟何以作圣上门生？”钱公子道：“想是齐兄不曾见新报吗？”遂令小童取出报来，递与石生。石生接过看时，上道：“八月二十二日，礼科给事徐，一本为乡试事，翰林院主考梅，取中解元李景文，文不中式，请旨验卷等因。旨命：‘已取未取文卷，解入文昌殿。’圣上于二十三日御临文昌殿，随手拈着未中监员齐也水，文堪作元。当日旨下，将翰林院主考梅，补淮安兵备道缺，以功待罪。仍拟已中未中诸生，赴京复试尚未完夺。”石生念罢，又惊又喜，付小童收去。

茶毕，钱公子道：“齐兄为何不在京候考，故作微服来淮，其意为何？”石生道：“小弟有一知己姓石，浼弟携玉箫来淮访一毕小姐。昨因偶然见吴、富数人，饮酒作诗，故乔装乞儿，特探问毕小姐消息耳。”钱公子忽作想道：“前闻舍妹与一石池斋曾结过百年之好，舍妹赠有玉箫一管。今齐兄言言道着，莫非贵友就是那石池斋吗？”石生忙忙应诺。随又问道：“毕小姐如何是钱兄令妹？”钱公子道：“弟本姓毕，字守谦者，即家叔也。因家叔武林俗吏之务未清，故遥将舍妹寄于钱府。舍妹恐有世俗不安，妄求婚配，有失石兄之约，因浼弟同来，以作他之主持也。”石生故道：“原来钱兄姓毕，即毕小姐之兄。今日相会，可称天凑奇缘了。”钱公子忽皱眉半晌道：“敢问石兄以此心腹事，不亲自来访，反劳齐兄远至何也？”石生道：“石兄乃弟同社之友，素常以道义肝胆相信。前在京师，道及令妹之事，他费了许多苦心，弟闻知亦不觉泪下。”钱公子道：“石兄如何道及，请试言之。”石生道：“他说令妹名凌春。石兄于正月十七日，曾在吴下玄墓古香亭上见其诗句，知令妹是个才女，即着管家揭其诗句，在吴偏访不遇。后因扬州梅翰林家，有赴馆之行，买舟至阊门，遇一友人姓田字又玄者，与一医生姓白字随时者，说曾与令妹在常州看病。彼时石兄细细探

期消息，知令妹在淮，即弃馆来淮，住在清凉寺中。又在先春园，闻得令妹琴音，弹出他古香亭所作之诗。后令花婆陆妈，将令妹原诗壁上，蒙令妹赠以玉箫，留为后日佳验。不期后令妹随令叔荣任武林，忽尔风雨两别。此时石兄在京，无日不悬悬于心，因托弟来访。”钱公子闻言，柳眉顿蹙道：“齐兄不言，弟亦不知。适闻齐兄之言，乃石兄以他人之诗，误访舍妹了。”石生惊问道：“当时令妹曾认诗句，且琴中又伏石兄之诗，恰两相投洽，何误访之有？”钱公子道：“舍妹名临莺，非凌春也，并不曾作诗在古香亭上。且从正月二十日在玄墓，的因得大恙，次日即返了。当日陆婆将石兄之诗，遗落家叔手，舍妹亦并不曾见，非误而何。”石生闻言，沉吟半晌，忽叹一声道：“这事石兄中小人白随时、田又玄之谎言了。”钱公子愀然欠身道：“齐兄何怪田姓白姓，当怪石兄自误其事耳。在白姓田姓无关己事，误以莺作春，并以临凌相错，其失犹浅。在石兄，游梅既见舍妹之诗，后在淮复听舍妹琴语，就当以理推之。若舍妹游梅在先，怎知石兄而后有古香亭之诗句。既舍妹游梅在后，怎得遗石兄而先有古香之预笔。即此，舍妹非凌春可知。何石兄不悟，复着陆婆导其殷勤。在舍妹，知石兄非比游人浪子，意不可却，赠以玉箫，实不曾见甚么古香亭之诗，难道陆婆独未致其意么？”石生怅然道：“石兄言玉箫乃陆婆传入清凉寺的，不曾会面。在石兄当日亦疑令妹石兄之诗，有先后不同，恐非凌春，故着陆婆拿古香亭之诗以探之。不意今日因陆婆之误，以致于无所不误了。”钱公子掩泪叹道：“今日之事，石兄误访，以致舍妹误认奈何？”

石生见钱公子泪湿芳姿，娇若露滴名花。不禁亦掩泪慰道：“石兄乃天下韵人，岂有得凌春而舍令妹之理，自然不悔初心。吾兄不必惋伤，致损芳颜。”钱公子道：“我怪石兄怎不亲来

面诀，致人割肚牵肠。”石生道：“不瞒毕兄言，石兄因被人所害而去，故今在京争求功名。恐前案未结，不得临淮。”钱公子道：“弟也闻得他有飞害之事，在家君手，久已结案在徐。今徐州新任凤公，不过仅存一缉获批，掩上台耳目，何地仍在京不来？且今岁乡录，又不闻他名姓，全不以世情为事，真太疏放了些。”石生道：“在吾兄怪其疏放，在石兄京中如坐针毡，无刻不以功名、令妹为念。”钱公子低首试泪道：“如今他另有知心，以舍妹念无用矣。”

石生闻言，愀然移坐道：“毕兄何为而出此言。石兄乃天下多情入，他意弟所素知。若一闻错访之信，断不忍得凌春而舍令妹。但恐令妹见有凌春，不肯见爱石兄耳。”钱公子回嗔道：“齐兄此言，以舍妹为世俗之女了。舍妹颇知礼义，每苦怜才心重，只是面貌似小弟，恐石兄因凌春而嫌舍妹貌丑。”石生道：“吾兄青春多少？”钱公子作羞语道：“弟与舍妹同年，今已十七，只是弟长舍妹不数月耳。”石生作愧道：“弟年僭长一岁，实愧面貌不及，吾兄之丰姿，若文寒仙子，真世间所无。即令妹之貌，得兄十之六七，亦冠天下群娥，况意似吾兄乎。令妹既果不弃石兄，石兄岂肯反弃令妹。求吾兄便写一字，道达石兄，以实弟言。”钱公子道：“我观齐兄美如冠玉，又见昨日观菊诗，妙若丽珠，真才美并茂，自是解人，弟岂敢诬说相欺。且弟在衙，素不轻出只字。即如昨日吴、富二姓，乃家君之门生，请弟观菊作诗，弟止口传出题，不面赴召。今日所会齐兄，因玉箫之事，疑是石兄；又见菊诗口气相同，只道是石兄假齐兄之名来访舍妹；又喜家君外出，故得接谈。知齐兄为石兄知己，谅不疑我言为迂。”

石生闻钱公子之言，意方释然，忽见一小童拿出肴饌留饭。石生起身告辞。钱公子道：“弟便饭不敢苦留，薄具微仪，以

代远送一程罢。”随向房中箱内，取出一包散碎银子付与石生，石生也正用着，只得收留。钱公子道：“寒家忝为石兄新眷，齐兄又是石兄道义知己，幸勿以我言外传。”石生见钱公子出言动履，大非凡境，不胜依依应诺。钱公子令开了宅门，又道：“齐兄此行，宜速进京复试，相会石兄。不可又扰吴、富二家，吴、富非吾类之人。”石生应诺。钱公子道声恕不远送，二人就在宅门，拭泪别过。正是：

错事连绵不可诉，衷情堆积向谁言。

却说石生闻钱公子之言，遂出了衙门，寻到柏儿下处。当即收拾行李，一同上京。不一日，行到徐州地方。途中正与柏儿闲谈错访并复试之事，忽见一人从路旁过去。柏儿讶道：“这是田相公过去了。”石生忙忙叫了数声，那人不理。石生下了牲口，向前扯住道：“田兄别久，就不认得小弟了。”田又玄忙回身，向石生揖道：“先生因何至此？”石生道：“要往京应试。”田又玄恐扬州之事有碍，遂问道：“别后可曾向梅老先生那边去么？”石生道：“那馆事，前夏间荐怀伊兄去了，自后并不曾有书往来。田兄因何在此？”田又玄道：“因拜望此处铁不锋兄，故羁留未回。”石生道：“小弟也要看他一看。”田又玄道：“先生应何相认？”石生道：“曾在毕小姐家会过。”田又玄忙道：“只怕铁兄也要进京，不能得闲相会哩。且问，那毕小姐亲事如何？”石生道：“说起话长，且到前面寻一静所，与兄尽谈。”正携手走时，面前有一村店，布旗上书酒家二字。石生遂拉手入店，取了一壶酒，二人对谈。石生就将错访之事，一一说知。田又玄故道：“当时白兄为何道及？”石生道：“想是白兄误听，以莺作春耳。”田又玄道：“先生可还

要访那凌春吗？”石生道：“小弟俟复试后，再作图谋。二人话犹未毕，柏儿走上道：“相公早早去吧，恐天晚不便行路。”石生道：“我还要看铁相公哩。”田又玄闻言，恐石生会着铁不锋，露出他假名之事。遂想了一想道：“饮酒事小，莫误先生行路。若先生要会铁兄，只恐铁兄未必在家。小弟且先去探问一回，若他在家，请来相会；若不在时，小弟还来奉复何如？”石生道：“兄可速来，免弟久候。”田又玄将石生留在村店，飘然别去。方进城时，冤家路窄，恰好遇着铁不锋。原来铁不锋将石生在毕守谦家饮酒，并徐州谋害之事，久与田又玄说过了。田又玄此时相遇，即反言道：“当日那假名士，如今在城外村店中，原来也是弟一相知，叫做田又玄。适见他口称曾与铁兄在毕宅相会过，弟因知是他向日假我之名，如今弟被他以假乱真，不识铁兄何以策我？”铁不锋闻言即怒道：“向日徐州之事，因他私逃，尚有一缉获批在凤公处。既他本名叫做田又玄，石兄且愚他在店，弟到州前叫公差来拿他处死，又何虑哉？”田又玄道：“既铁兄有些义气，弟且去愚他在村店中，可速来要紧。”铁不锋领会，向州前飞去。

田又玄满心欢喜，仍出城到村店中。石生见田又玄忙立起笑道：“田兄真信人也，铁兄可在家否？”田又玄道：“即刻来店相会。”石生令坐下，又取一壶对饮。饮未半壶，只见公差纷纷走入店内，不容分说，将石生锁起。口称石生为田又玄。石生大笑道：“我非田又玄，为何锁我？”那公差即放了石生，又将田又玄锁起。田又玄慌道：“你拿我做甚么？”那公差道：“你鬼名石池斋，做了土贼脏主，不拿你拿谁。”田又玄忙道：“我非石池斋，为何拿我？”那众公差道：“我们不管他闲账，你二人总到堂上去辩。”众公差将石、田二人一齐拉去。铁不锋故意从外忙走进道：“二兄所为何事？”石生道：“他拿田

又玄的，要将小弟带拿了去。”田又玄道：“他拿石池斋的，亦要将小弟带拿了去。”铁不锋作惊讶道：“二兄既遭此大变，真假难逃公论，就同到法堂折辩何妨。”石生道：“铁兄之言有理！”田又玄慌道：“我实非石池斋，我乃苏州人。石先生乃河南人，音语尚有微别，要我同去何用？”石生道：“可取出批文看看，自知是你是我。”公差忙取出文批，上道：“赃主石池斋，父原任苏州理刑。”看罢，田又玄道：“难道我父是苏州人？曾在本处做理刑？”众人见田又玄说得有理，就将石生拉去。柏儿扯住放声大哭道：“我说叫相公早早行路，相公不依，守出这祸事来了。”石生回顾亦掩泪道：“我实不曾犯法，到州真假自明。你放心在此看着行李，可将玉箫取出，与我随身带着，恐有失误。”柏儿取出玉箫，递与石生。石生向田又玄道：“小价乞权代照看。”田又玄应诺。石生掩泪抛下柏儿前去。

田又玄同铁不锋送至城边。铁不锋回头道：“兄尚何往？”田又玄道：“吵得心中烦闷，到府上且歇息歇息。”铁不锋道：“我素常只认得兄姓石，却不曾与田姓相交。兄既姓田，到我处何干？我明日要进京，做些前程，也不得闲功夫陪你东走西撞。你自寻路去，行李留着且作饭资。”

田又玄闻言愀然道：“弟虽假名，学问其实好似石先生。”铁不锋冷笑道：“那两句歪诗，今日想将起来，我还强如十倍，你尚自夸其能！若兄知趣，别寻去路便罢，若说求情之语，那时白了面皮，把兄认作赃主，首到州中，将真石兄换出，恐伤雅道未便。”说罢竟走。田又玄慌忙，欲待他往，又无行李。立着心生一计，顿回嗔作喜。遂走到村店，故作惊慌向柏儿道：“你相公到州，苦打成招，后面公差赶来拿你，你相公叫我速带你远逃。你若不依，我先去了。”柏儿闻言，前泪未干，复

又大哭。吓得慌慌张张，背着行李，跟着田又玄一路向北哭去。正是：

世事百年皆梦幻，相逢顷刻各分离。

却说石生被公差拿到州中，闻凤公接淮安梅道尊去，尚未回衙。因在衙旁一土地庙内同公差少候。石生心下记挂柏儿，又不知这事如何审理，只管胡思乱想。忽见夕阳西坠，一白须老者引一红颜女子走进庙门，叫道：“石生！你月明星上，云开万里，见青天矣。”石生忙扯那女子道：“我为你奔波道途，受了许多凄风苦雨，又遭此害，女娘，你可知否？”那女子笑而不答。那白须老者将手扯着那女子道：“我们往京快走！”石生忙忙向前再诉，那女子将石生一推，口道：“你也往京快走！”石生掩泪爬起跑时，众人齐喊道：“老爷回衙了！”石生惊觉，乃是一梦。见天色昏迷，明月早上。

公差将石生带到堂上。见灯火满堂，皎洁如昼。那凤公端坐在案，随问道：“你就是那赃主石池斋吗？”石生立着道：“监生姓齐名也水，并不是甚么赃主石池斋。”凤公道：“你是何方人氏？”石生道：“监生是河南开封府人，因秋试不第，游学南方。蒙圣恩复试，亲取解元，奉旨上京面试，故从老父师治下偶过。不知公差因何事拿监生到此。”凤公闻是圣上取中的解元，心中也有些惊怕，遂沉吟作想。公差跪上道：“老爷不可信他胡言。他在酒店中已招认是石池斋，至此复冒名矮昧老爷。”凤公道：“你是解元不是解元，我也不去理论。适我从外晚归，有一对，你可对来。若有解元之才，泾渭自分了。”石生遂欠身请对。凤公出道：“日暮人归，鸟落一村遮古木。”石生回思梦中那女子之言，恰与相合。即对道：“月

明星上，云开万里见青天。”凤公闻对，似欲宽宥。公差恐罪关反坐，即忙禀道：“这事老爷须要动刑，他明明是石池斋，父为苏州理刑，他本籍是河南开封府生员。老爷不可因他冒言监生，姑取一对，以宽宥了他，恐上台闻知未便。”凤公闻说，随叫取刑具上来，要难为石生。忽见一阵风起，将满堂灯光吹灭。石生见堂后走出一女子，衣服宛然如梦中所见，坐在堂上。众役忙忙点起灯火，依旧仍是凤公。众役方扯石生下堂，凤公道：“叫那齐也水上来。”石生走上掩泪道：“监生是读书人，岂有与贼为伍之理。望老父师秦鉴。”凤公道：“我看你这人品，断非放法之辈。且名姓不对，出身各别，这是公差错认。你回去吧。”石生揖谢下堂。公差道：“他父曾为苏州理刑，本贯河南，现与批文相对，小的如何错认？”凤公随又叫石生回来问道：“你父曾在苏州作刑廉吗？”石生吓得慌慌张张走上道：“监生父亲现在河南务农，并不曾出仕。”凤公大怒，向公差道：“你们卖放了赃主，故拿这书生来搪塞，以掩众人耳目。还要妄辩害人，好生可恶！”随丢签各打三十。放出石生。石生走出，天昏地黑，不知何往。正是：

既数名金榜，先遭风雨场。

好人多折挫，终究不成伤。

不知石生如何逃走，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毕临莺巧作风流婿

梅凌春誓结姊妹亲

诗曰：

风流才女致翩翩，打扮衣冠作少年。
十首名词成好约，一般酥乳续佳缘。
出非红拂闺妆改，配不文君道义全。
磨墨几翻千古意，舌喉难尽笔锋烟。

却说石生蒙凤公放了，走出衙门，天昏地黑，悄无去路。欲寻柏儿，恐后人复来拿他。回想那梦中女子所说往京快走之言，即放下肚肠，另出一城门，戴月披星，直向京路而行。不消一月，到了京师，会见李穆如，细言访毕遭害之事。李穆如亦道及科中上本复试之事，原来给事徐，乃副考座师徐之弟，因梅翰林不中齐也水，副考座师妒忌解元不在自己门下，因与他弟商议上本。不意圣上亦喜石生文字，故要重新复试。出榜限在十一月十五日，诸生齐集。石生恰好赶上进场，名登榜首，一个现成解元，李穆如转在第二。石生谢过圣恩，即谢前次副考座师徐，并弟礼科给事。解元之事未完，二月会试日期又到。李穆如会上进士；石生殿试，又得探花，入翰林院。大家不胜欣喜。

一日春光明媚。李穆如在寓，差一管家请石生饮酒。石生正上马出门，喝道而行，恰好撞见铁不锋。两目一视，石生随叫撤回职事。那铁不锋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但见：

秀骨冰肌，个个口称新贵；朱纓玉辔，人人争看少年。金瓜迎面，蓝盖遮头，锦衣耀日，身与春色争光；朝靴带露，足拟青霄俱远。声呼威武于两间，却是旧日落魂贫士；路逢狭窄之长安，正是去年受害冤家。

铁不锋见了，心下慌跳。正待走时，忽见一长班走出扯住道：“老爷要请铁相公会话。”铁不锋慌道：“我素常不认得你老爷，叫我有何话说。”长班道：“我老爷姓齐，若不相认，不犯着差小的来请了。”铁不锋闻说姓齐，心下方跳定了些儿，跟长班走入公馆。长班通报，铁不锋站立，相候许久。只见从后出来仍是石生，吓了一跳，忙近前下膝。石生扯住道：“铁兄乃旧交，为何不行常礼？”铁不锋道：“晚生应该拜见。”石生扯起相揖，二人安坐茶毕。铁不锋道：“老先生在徐，晚生特备一觞，正来相邀，不意先生为那误害事请去，未得稍尽地主，心下到今抱歉。不识老先生何以得脱？”石生将女子显魂，凤公出对之事说知。铁不锋惊道：“那女子想就是苏小了。老先生真吉人天相，故苏小出现，代凤公审问。”石生道：“铁兄何以知那女子即苏小也？”铁不锋道：“那衙内有一座苏小墓。向日晚生在毕老师处，与先生饮酒行乐之时，曾已说过，那苏小每遇冤民事则出现的。”

石生沉吟半晌，以为奇幻。又问道：“小价柏儿，到今流落何方，铁兄亦知其近况否？”铁不锋道：“盛管家老先生原托那田又玄照管，想是跟田又玄去了。晚生自与村店一会，次日五鼓，即启程来京，实不知盛管家之事。”石生想道：“田兄未必肯代学生照管小价。”铁不锋欠身道：“这事却也难料。

但田又玄非忠信之人，或者愚弄盛价，带随远方，以作自仆，亦未可知。”石生道：“田兄虽非忠信之友，然在学生份上，断不肯令我主仆拆散，少不得还要送来。”铁不铎道：“老先生尚有不知，田又玄乃天下第一个坏人，素假老先生大名，在外无因索骗，盛价焉有送来之理。”

石生惊闻假名之言，请铁不铎细道。铁不铎将田又玄玄墓冒名，梅家赴馆，凌春小姐和诗，白随时伙骗，一直陈上。又道：“晚生不谙，相与一载，只道他是石先生。后来为凤公一节，方才识破。彼时就被晚生逐去了。如今想来，竟成笑谈。”石生闻言又喜又恼，低首自语道：“怪不得梅老先生管家，在淮说甚么不通的抵冒。古人道：人须择友而交。这畜生既做许多不肖事体，明知凌春是梅小姐，在徐相会，尚不说出，深为可恨。致我奔波道途，错就姻缘。”铁不铎恭身道：“老先生有甚姻缘之事，被他愚昧。”石生遂将游梅访凌春，被田又玄、白随时两人指路，并赠田诗稿之事，一一说知。铁不铎道：“田又玄要佳稿时，想就存假冒之心了，老先生为何不防？”石生道：“那时学生只道他是好意，谁知他愚我往淮。”铁不铎道：“但凌春乃梅老先生小姐，去年时才十六，未婚。自正月初五日游梅，他现有亲笔诗笺在晚生处。”说罢，从身下一袋中取出，递与石生。石生看罢，想道：“这诗笺是我央花婆寄与毕小姐的，钱公子说花婆遗落毕小姐父手，如何在铁不铎身上。”遂问道：“这诗笺，铁兄何处得来？”铁不铎道：“乃毕老师在淮误封程仪与晚生的。”石生道：“这就是了。”遂叫管家收去，又笑向铁不铎道：“当日铁兄被田又玄以假乱真，在毕守翁处，铁兄反有疑学生为假冒之意。”铁不铎忙道：“晚生当时一见先生，就知是饱学大才人物，岂敢有疑。”石生道：“那徐州误害之事，只怕还是田又玄冒名而及。”铁不铎忙应

道：“此必竟是田又玄，再无别人。”石生道：“以前这事，皆小人之妄，吾已不究。但恐梅小姐错配他人。吾与田又玄真前世之对头，今生拆我这段奇缘了。”铁不铎道：“晚生到京淹留数月，所谋未遂，意欲明日回徐。老先生何不便写一书，待晚生送至淮安梅老先生处。”石生道：“我知梅老先生近在淮作道：“向因馆事失约，被田又玄假冒，后曾有管家至淮访问，我又不曾招认，如何得寄书道及此事？”铁不铎不语。石生想了想道：“我有一同社怀伊人，在广陵梅老先生家中坐馆。欲写一书烦兄寄去，只恐路远，有劳尊驾。”铁不铎道：“近闻梅老先生家眷，俱移淮安衙内，老先生尚不知么？”石生道：“我尚不知。若果移住淮安，待学生写一书，敢烦铁兄便作陇头。”遂令管家备饭，留铁不铎坐着。石生即便写了二书，前后错落事情，一一尽载。陪铁不铎饭毕，取出道：“这二书，一书烦寄怀伊人，一书烦寄府衙钱公子。铁不铎谦应接道：“钱老师无子，不识钱公子是何人？”石生道：“钱公子即毕守谦之令侄，寄住钱衙，权为义子也。”铁不铎惊讶道：“毕老师向日曾酒后道他并无一子半侄，为何又有侄儿？且晚生只闻有一毕小姐寄住府衙，莫非先生所会即毕小姐也？”石生笑道：“那有此事”。铁不铎遂不复辩，携书辞去。石生亦收拾上马赴席。铁不铎将书，如奉圣旨，兢兢业业。到次日，叫船出京往淮。正是：

贫穷难遇挥金客，富贵偏多下礼人。

却说铁不铎领石生书札，不日到了徐州，复往淮安投书。先至道前梅公衙门外探问。听得说梅老爷不知石相公改名，不曾中得他，与家中怀先生二人，叹悔不已。前怀先生往苏州家

中看了一眼，昨日又进京访那石相公去了。铁不锋闻怀伊人正不在淮，复走到府前，将二书总投入府衙。钱公子正看报录，见齐也水中了探花，石生未中，心下纳闷。闻得京中石老爷有书传入，忙取来看时，上写道：

去秋得瞻丰采，过蒙教言，并承惠爱，桃花潭水俱深矣。时值青帝司权，垂杨摇曳于东风，紫燕频巢于旧垒。知己一笑，倏阻山河。念京都不与淮阴同春，故友翻与涂人作伴，怅也何似。向者，仆因徐州小事，变池斋之名为也水，微服宋道，蒙兄不弃，欣以令妹见许。负笈来京，荣实托赖。近闻凌春，即道尊梅公之令爱，于去正初五游玄墓，前诗即其笔也。想吾兄府署相接，亦必久鉴。专祈代谋，以实前约。余肠如缕，容再图面。依依奉读，奉谢不一。

钱公子看罢，见齐也水就是石生，凌春即梅公之女，不胜喜跃。又取第二封书看时，封上道怀相公书。随叫小童道：“这一封书错投了，可传出去。”小童领书传出。不一时回道：“带书的铁相公，问大相公可相会不相会？”钱公子道：“不便相会。”小童复将不相会之语传出。铁不锋仍回徐州。

这日，钱公子在衙。思想不能亲出代石生谋梅小姐之事，就令一管家向城外传那先春园花婆相见。原来，钱公子即毕小姐巧装男儿寄居钱府，恐钱知府代她谋婚，有失石生之约。因在杭州对毕守谦托言女儿不便寄外人处，故装男儿作其叔侄，将侍儿翠云转作小姐。惟花婆独知，原不相瞒。花婆于无人处就叫小姐，有人处假称相公。今日见毕小姐叫她商议凌春之事，有小童在旁，故道：“相公唤花婆却有何事？”毕小姐令小童退后。将石生错访，如今得中探花，有书谋凌春之事，一一实告。花婆闻言皱眉道：“老身近日闻得梅老爷有甚题目，许诸色人等作诗，若合适时，招为门婿。今小姐既受石相公之托，

石相公尚不知你是小姐，不能外出，谋为此事，恐后梅小姐被人娶去，岂不误石相公所托吗。”毕小姐道：“我如今没法处置，请问陆妈有何高见？”*花婆想了想道：“小姐与石相公之结约，毕老爷尚未知道。纵然毕老爷不日回来，见石相公洋洋得意，许小姐配他，恐知有梅老爷之亲，不便又将小姐许他，亦未可知。如今据愚见，小姐可将梅老爷诗题，也作数首，老身传向道前。倘他取中为婿时，小姐假装新婿，至夜于梅小姐道及石相公之意。那梅小姐见小姐这片好心，再无不喜之理。就是毕老爷回日，见你木已成舟，欲说是女儿，又说不出口，将梅小姐又不能退回娘家，只得总嫁与石相公了，岂非两全佳事。”毕小姐闻言笑道：“但我不像个新婿奈何？”花婆道：“不过平常光景，只是少言少语，把脸儿放沉重些就是。”毕小姐道：“如今不知梅家欲人做诗，却是甚题？”花婆想道：“听得说是甚么柳枝词，要作十首。小姐大才，自然不难。”毕小姐闻言喜道：“向日那石生倒有十首杨柳枝词在我处，不知可是这个题目。”花婆笑道：“小姐付我带去，若不是，再送来重做。”毕小姐犹迟疑不决。花婆道：“这事再迟不得了，闻知诗稿将已投完，可就写出，待老身去一回来，若不是，再为之计。”毕小姐遂拂几取一花笺，将石生杨柳词写毕，付与花婆。花婆不胜欣喜，就辞毕小姐出宅门而去。

毕小姐见他去后，心下盘算。不多时，见小童传说花婆又至。毕小姐令开宅门，花婆迎着大笑不止，毕小姐忙问其故。花婆道：“那题竟是一毫不差。梅老爷管事的人，问我钱公子为何不亲来投递。我说钱公子今日家下作文。那管事的遂替我投入衙内，光景有些机会。”毕小姐闻言心喜，令小童取茶，留花婆叙话。忽见钱知府出坐早堂，从书房门首经过，知花婆是毕家旧人，总不避讳，反叫留饭。果然后面收拾饭出。花婆

饭犹未毕，见钱知府手执一帖，退回书房向毕小姐道：“吾儿，梅大人取中你甚么杨柳枝词，欲招你为婿，有帖在此，请你相会。”毕小姐忙立起道：“孩儿原只道戏言，今日杜撰一稿，为何就取中了，真事出望外。父亲权代孩儿回了吧。”钱知府道：“梅大人来意，如何好却。我且为你作主，成就此事，俟毕盟翁来，再作道理。”说罢，即传谕外边收拾礼物。备轿伺候。毕小姐只得换了衣服，令花婆坐在书房。带随几个管家，出宅门上轿而去。

不一时，到梅公衙门。梅公迎入后宅，相见过。管家呈上礼物。茶罢。梅公见毕小姐容貌清雅，俨然如花枝在座。各叙初会套话。梅公道：“素闻大才，于去岁得手著，即杨柳枝词十首，即欲奉访，不期为俗吏淹留，至今方得识荆。”毕小姐亦朦胧应道：“晚生蒙大人错爱，荣选东床，实愧菲才，不称过拢。”梅公道：“钱兄何谦至此。”遂令设酒，各重安坐。

毕小姐固辞不饮。后强勉饮了两杯，满脸通红。上菜未毕，就起身告辞。梅公不好苦留。道：“你我自今以后，皆是通家，不可拘礼。但老妻久慕钱兄大才，恨未识面，请内里相会相会，不识意下若何。”毕小姐欣从至内，又拜了梅夫人。梅夫人衣裳、手帕，俱备现成，以作见面之礼。毕小姐领谢辞出。梅公也送了折乾的见礼。毕小姐方才打恭上轿。梅公后又吩咐跟来管家道：“原礼壁上。明日吉辰，请公子至我处并婚。对你老爷说，不消费心，一应俱这边备就。”管家应诺，赶上轿子，一路与毕小姐说知。路甚捷近，不一时到了府衙堂上。毕小姐下轿走近宅门，复归书房。钱知府并花婆问其相见之事。毕小姐连明日招赘话语，并述一遍。钱知府道：“梅大人虽然如此说，我这边必须寻一媒人，下一聘礼才是。”又道：“这都是你做甚么诗句，惹出这费钱的事来。”说罢，吩咐家下置备财

礼，打点招赘之事。又留花婆作一官媒。整整忙了一日一夜，举家未曾合眼。

到次日，钱知府不等梅衙来请，即着轿马，摆设礼物，金鼓旗号，送毕小姐至梅公衙内。梅公迎进内堂，花烛辉煌，各官叩贺，往来不绝，直至夜间，方才得宁。又整酒送房，花婆跟定毕小姐，不离左右。至梅公并夫人、待腊，举家酒罢睡去，方才出房，闪中窗外，窥视动静。但见烛光之下，四壁锦屏灿烂，香烟霭霭。一对天仙飘然在内，传杯弄盏。一个初作新人，娇羞不语；一个乔装才婿，倚玉偎香。忽然两个停杯，毕小姐意有所触，因长叹一声道：“天下之人，未必痴心似我。”梅小姐不解，相视微笑不语。毕小姐将烛掌在窗前一书案上，请梅小姐坐在旁边，一手抽出一本书，一手携着梅小姐手道：“久闻小姐素擅翰墨，不知当今小姐所喜何人诗集？”梅小姐不语。毕小姐道：“你我皆宦门之子，非凡俗可比，何吝教不语？”梅小姐低声道：“妾本无知女流，怎识名贤。”毕小姐道：“这是小姐过谦了。仆当日曾于吴门玄墓，见小姐佳章，时同一相知姓石号池斋者，读之赞玩不已。难道非其笔否？”梅小姐道：“那诗偶然戏笔贴在玄墓，怎当法目。”毕小姐道：“敝相知石姓，颇博才名，想小姐亦所素知。自那日见小姐诗后，废寝忘食，访之不得，小姐亦可知否？”梅小姐不解。

毕小姐假作沉吟太息，梅小姐亦觉有感。毕小姐又道：“小姐大才，仆实不敢叨陪枕席。因石兄之慕，故乔装作婿以待石兄，不知令尊翁之意与小姐之意，亦如仆心否？”梅小姐惊疑半晌道：“家君素慕石生才学。闻得寒舍一怀先生是石生同社之友，说他已有亲事在淮，乃毕氏之女，故家君不果其事。后家君在书房中得杨柳枝词十首，读之俯心。因访其人。怀先生又道乃石生之友，在淮居住。故家君借词以访婚配。妾闻君

言，何甚奇幻？”毕小姐道：“事至此，你我皆会中人，不必相瞒。小姐可知仆即毕氏之女否？”梅小姐闻言惊道：“君本男儿，如何认作女流！”毕小姐道：“我因家君任杭州通判，随任杭州。后为官坏了家君，发在衙门勘问，止留下我身一人，又无慈母。欲寄钱府，恐无知辈妄来求亲，以失石生之约。故乔装男儿，以作家君之侄。将身边侍儿翠云，转作女儿，寄食钱府也。”梅小姐道：“既小姐与石生有约，又与我何与？”毕小姐剪烛近座道：“若小姐有意石生，请发一誓，敢陈细理。”梅小姐请他说明，毕小姐只是不言。梅小姐只得对烛盟心，二人呼为姐妹。毕小姐今年十八，转居为长；梅小姐今年十七，却为妹子。然后毕小姐将石生古香亭见诗，白随时、田又玄以莺作春，花婆遗诗，自己赠箫，细为道及。梅小姐道：“原来如此。家君与妹游梅时，曾请石生为西席，后有田姓冒名赴馆，石生竟不知何往。原来石生被田姓所愚，错往淮访姐姐以作妹子。”毕小姐道：“妹子何以知冒名即田姓也？”梅小姐将田又玄、铁不铎作诗，并石生荐怀伊人之事，细为谈出。复道：“这杨柳词，怀先生云石生之友所作，姐姐何以得来？”毕小姐道：“此词乃石生因我而作也，并非石生之友。”梅小姐道：“怀先生明明说是石生之友，在淮居住，却为何故？”毕小姐想道：“想是怀先生或谎言搪塞之语耳。在我今日亦不知令尊翁所选就是此词。偶因花婆说及，又有石生京中书至，言凌春即梅公令爱，只道我是男儿，托我代访。我恐妹子事夫不得其人，且惹石生后来怨我，故将此词以撞天命，不意竟成佳事。实屈贤妹，少待石生归耳。”梅小姐闻言惊异道：“近闻石生改名齐也水，得中探花。先时，家君作主考，一心要中他解元，因不知他改名，反遗落了他。我家怀先生闻知，不胜叹悔，今进京特去访他。但不知姐姐曾在何处与石生相会？”毕小姐将

石生假装乞食，观菊作诗，自己乔装男儿，在府衙相会，辨明错访话头，并石生二者欲兼之意，尽说一遍。梅小姐道：“原来只因游玄墓，石生是正月十七，姐姐是正月二十，妹子是正月初五，有先后不等，故错以莺作春，被田姓愚弄，希图冒名赴馆。在姐姐招认错于花婆遗诗。今日想起，虽中小人之计，错中之错，实乃天凑奇缘。只是姐姐一段爱我念头，终身难尽。”毕小姐道：“说哪里话。我二人虽然同心合意，恐令尊翁后来识破我是女儿，乃石生之室，不肯将我妹配于石生，那时奈何？”梅小姐道：“家君一向爱石生诗才，巴不得将我配他。后闻他已有亲，仍垂涎不已。只是家君曾说，一人无二妻之理。”毕小姐闻言长吁，梅小姐又道：“不知令尊翁之意，可欲妹子作石生之室否？”毕小姐道：“家君于此事全然不知。只指望令尊翁肯见爱时，家君回日，再无不从。”梅小姐道：“既然如此，我明日将姐姐好情，并石生错访若心，禀与家君知道，以全此事吧。”毕小姐惊道：“妹子之言差矣！此事只可你知我知，如何鸣之尊翁？倘尊翁一时不快，那时我有欺诳长者之罪。不但钱知府并家君不妥，且外人闻知，你我成何体致。必须待我仍作钱公子，修下一书，寄与石生，只说凌春尚未有婿，你可速来图为。他见信自然即来我处。再着人通其委曲，听他出计谋为可也。”梅小姐依言。二个谈得情投意洽，忘却夜深，直至灯残烛暗，方才就寝。

梅小姐临睡时，先让毕小姐上床。毕小姐笑道：“我是新婿，必须先让新人上床。”梅小姐亦笑谑道：“好个新婿，倒会择取丈夫。”二人又低笑了一回。梅小姐见毕小姐解衣，露出一对酥乳，温温如玉。换鞋时，脱下一双靴子，露出金莲三寸，缠得紧紧。虽然年长梅小姐一岁，才貌性情，就象一个模子脱下的。梅小姐不胜欣喜，各称奇遇。及垂帐幔上床，时已

四鼓。正是：

谈深不信更残月，夜静难防耳隔墙。

却说梅、毕二小姐谈罢就睡。花婆在外，一一尽听，身上不觉衣冷，也去就睡。到次日，同家中丫环俱起，走至房中送茶。见毕小姐仍是男装，就象个新郎光景。梅小姐仍是新人光景。一连过了两日，到三朝时，花婆与梅小姐各皆默会。毕小姐叫进房中道：“陆妈，你走进走出，可曾闻得有人时京吗？若有人进京，与我说知，写一字寄石相公处。”花婆道：“寄书须要熟人，生人怎肯代我寄去。”毕小姐道：“我说与你知，若遇熟人，留些心儿就是。”花婆应诺。

时光迅速，春老花残，不觉又是四五月天。花婆打听得清凉寺中，客僧湛然要回京修寺。

随即报与毕小姐。毕小姐于无人处，对梅小姐商议，写下一书，仍作钱公子意，并不提娶梅小姐一事。令花婆送托湛然。湛然闻得石生改名中了探花，正恐会他无由，见钱公子有书，总不推却，领书一直带去。

一日，从旱路募缘，行至河南地方。见前面多少车马骡轿，一阵拥来。湛然避道，让那官长过去。见旁人道：“我们开封府又添了一翰林院，益发兴头了。”湛然近前问道：“可是新科的吗？”旁人道：“就是敝处这边石府上的儿子，父亲曾为苏州府理刑。此人十一岁入学，还丁了几年忧，如今改名齐也水，中了翰林归家祀祖，此时方得十八九岁。”湛然闻言，知是石生。满脸堆笑，复走回转，尾着前面车轿，不上十数里，见石生进城到了本宅，下轿毕，竟自进去。湛然少停，将钱公子书札取出，烦管家通报。石生闻湛然至，喜出望外，即请相

见。礼毕茶罢，各叙阔别。石生取钱公子书，拆开看道：

久违音问，想切云霓。闻吾兄飞鸣上苑，作朝中柱石，四方咸庆得人。弟忝亲末，容当拜贺。得华札，知也水即池斋。回想观菊之境，昔云才人玩世不恭，良有以也。所托早已留心，梅公亦著意东床在吾兄耳。惟望速驾临淮，再无不就。去秋薄具，聊代折柳，不敢当谢。便鸿修复，翘首并候。

看罢喜笑不禁。对湛然道：“老师可曾会过这钱公子么？”湛然道：“贫衲闻得他是毕老爷家族侄，寄住钱衙，倒不曾见他出来。贫衲又因收缘簿，每日向四乡六镇奔走，不得在清凉寺中。这书是花婆偶然相遇，托我寄来的。”石生道：“原来如此。”遂将与钱公子错访相会之事，并凤公拿究，与谋梅小姐之事，尽述一遍。

湛然侧耳听罢，口中叹念不已。又道：“石老爷受了多少风雨，皆为着小姐，今日却一举两得，真世间罕有之事。”石生道：“还是托老师之洪福。在清凉寺中，朝夕承教，故得有此机会。”说罢，遂令备饭。湛然道：“贫衲闻得老爷住居翰苑，久拟赴京叩贺，不意途中得遇，今幸相接少谈，就要行路，不消备饭。”石生笑道：“老师尚欲何往？”湛然道：“要进京回本寺。”石生道：“你且住下，我有别话与你商议。”湛然不好推却，亦就停留。少顷饭罢。石生道：“老师缘簿可曾收完？”湛然皱眉道：“在淮羁留一年，止收了五百，尚差一半。”石生道：“这项银子，收在何处？”湛然道：“尚在淮安。如今贫衲欲回京中，叫个师傅往淮，同我买些木料，带进京去，起造本寺殿宇。”石生道：“你不消进京，且同我到淮玩玩。那缘簿之事，待我与老师完功德吧。”湛然闻言欣谢。

石生起身，吩咐人役安排祭礼，一面写了些红帖，拜望乡亲，当日忙了一日一晚。次日乡亲回拜，各皆请酒，石生一概

辞过。命备彩旗鼓手，猪羊祭物，不胜繁华，出城祀祖。湛然同两个管家，等至日西，方才回来。又请亲邻饮酒。也有送贺礼，也有送酒席的，整整忙了数日，方辞亲友往淮。正是：

画土脂胭好，人生富贵亲。
翰林偏足重，声价值千金。

不知石生同湛然淮行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暂脱骗希图大利

难瞒藏直诉真情

诗曰：

任他世味说寒温，事不亏心有甚论。
暮夜黄金休昧己，天涯怨鬼实惊魂。
只缘弄巧翻成拙，谁料为仇反见恩。
自作自供还自受，不如安分且归根。

却说石生在河南祀祖毕，复同湛然往淮。行未数十里，时至午西，不觉身上劳倦。就吩咐人役，在镇中歇宿。这店内有楼房数间，石生同湛然在上安榻。忽见楼下一人，带一价者，匆匆问人役道：“这可是石老爷么？”人役正待回他，早被石生听见，恰是怀伊人声音。随请相会。怀伊人叫管家拿进行李。上楼见了石生，忙施一礼。又问湛然，向湛然施礼。石生道：“这师就是客住清凉寺的湛然，本家在北京园通寺内，是弟契交。”怀伊人又向湛然照会，方各就坐。三人叙套已毕，石生道：“怀兄怎知弟在此处？”怀伊人道：“前梅老先生，要立意中兄为元，不知改名齐也水，不曾中得吾兄。至今官为此降，不胜怨悔。弟因此变，特来京奉访。闻得高中鼎甲，喜跃不禁。及至贵署，人说已告假回藉祀祖。弟复出京到府上，又说今日

往淮。故沿路防来，方知停车在此。”石生听罢，又道：“梅老先生亦常念及弟么？”怀伊人将赴馆识田假名，并铁和凌春小姐诗句，托梅翰林寄书不遇之事说知。石生道：“田又玄、铁不锋假冒，弟已稍知，但怀兄可曾向梅老先生道及弟访他令爱之事么？”怀伊人道：“梅老先生见兄杨柳词，倒深有意吾兄。弟闻兄已访明是毕小姐，恐梅小姐是偶同名姓的，不敢妄言，反托那词是淮安友人所作，以却梅先生之意了。”石生将错访并凤公事说与怀伊人。怀伊人凛然称异不止。石生又将在京会铁不锋寄书之事，尽述一遍。怀伊人欠身道：“弟并不曾见吾兄华札，想是弟进京之后，两相错过了。”石生笑道：“怀兄虽未见弟手奏，钱兄早已回复矣。”怀伊人随讨出钱公子书看。看罢，因沉吟半晌道：“这事虽属奇缘，只是一件，若不急图，恐要生变。”石生笑道：“这二亲事，乃放在荷包中的，怕甚么变更。”怀伊人近座低声道：“弟前出京，闻得京中阎阁老，慕兄才名，见同年录上，注兄尚未有室，他有一女，要着人前来说亲。恐势在逼迫，那时反成了那恶姻缘，岂不遗了这头美亲么。”石生闻言讶道：“正是。我到淮还要央媒，向二位小姐父亲说，颇有耽搁。倘一时被他来强亲，实在难处。”遂想了一计，向怀伊人道：“我且吩咐人役，到这镇中，打听得有丫头，讨一个服侍，名为家眷，实作使女，以掩一时耳目。俟到淮再为计策何如？”怀伊人喜服其言。

石生随着人叫店家上楼问道：“你这镇中可有丫头讨吗？”店家道：“这镇名为得主镇，原是买卖奴仆之所，任老爷吩咐官媒去取就是。”石生大喜，随吩咐人役去寻官媒。人役领命。

石生同怀伊人令店家备酒相饮。湛然吃茶陪坐。少顷，人役带着两个媒婆，上楼朝石生席上叩头毕，石生道：“你们就是这镇上官媒么，我要讨一侍妾，可去访来，我备重赏。”媒

婆道：“老爷若要讨妾，昨日到一过客，姓石，带着一位女子，年方十七，生得倒有八九分人材。老爷若要，发了银子，媒婆就叫人抬来就是。”石生道：“他要多少银子，”媒婆道：“这人也是从江南讨来的，乳名叫做柳姐。其价只要一百两银子。若是本地的人，价钱又大，还没有这般出色。”石生道：“价钱小事就依你，你可带我人役去看一看来。”媒婆听说，同家丁下楼而去。石生仍同怀伊人饮酒叙话。怀伊人道：“令表兄既中两榜，为何在京淹留不回？”石生道：“还要在京玩耍几天，相约在淮会我。”二人说罢又饮。不一时，见家丁带着媒婆上楼禀道：“适看那女子，果有几分人材。生得不肥不瘦，头发披肩，衣服俱有，只少首饰。”石生遂吩咐管家取了十封银子，又取五两银子以作媒钱。对家丁道：“我在客边，不消置办首饰，凭她随身衣服过来罢。”家丁同媒婆领命而去。时天色已暮，石生与怀伊人复洗盏更酌。酒至大酣，听见外面女子轿至。那女子下轿毕，媒婆扶上楼来，朝上叩过头。石生令媒婆扶进房中。媒婆谢赏而去。

怀伊人乘着酒兴，要掌灯进房看这女子。石生不好辞却，随叫人收拾了酒席，掌灯进房。怀伊人见那女子背着脸儿，身上穿着石青夹纱披风，长长白裙罩到脚面；头挽乌髻，鬓发覆眉，只是脚不甚小。石生坐在一椅子上，醉眼模糊，也看了一眼，觉得有些面善。对怀伊人道：“这女子就像何处见过的一般。”怀伊人道：“这行径我也有些认得。”石生道：“身材却似我那小使柏儿光景。”怀伊人笑道：“果然不差。”那女子闻说，回过脸来，看了一眼，就呜呜哭将起来。湛然不知就里，忙走进房，同石生、怀伊人问其所以。那女子道：“我就是柏儿，不期得遇主人。”石生同怀伊人闻说，酒已半醒，忙道：“你被何人拐骗至此？”柏儿掩泪道：“就是田相公，改

作姓石。说相公问成死罪，公差要来拿我，道相公叫我跟他逃去远方。彼时小的吓得心慌，就随他前来。他将我改妆女子，要脱骗人家。小的放赖不肯，他说养育我半载，行李当尽，又无盘费，你若不肯，就要把你打死。小的畏他威势，只得顺从。因每日教我缠脚梳头，取名柳姐。又借了两数银子，做件衣服与我，打发嫁人。恰好今日遇着相公。”石生道：“他不知齐也水就是我吗？”柏儿道：“他不知相公改名，做了翰林。连小的虽知是齐老爷，却也不期就是主人，”石生道：“他如今尚在寓所否？”柏儿道：“他昨日到此镇上，今日将我卖了，自然即刻就行。犹恐媒人引人寻他。”石生道：“媒人可知你是男儿么？”柏儿道：“媒人实不知情。”怀伊人听罢，向石生道：“这田又玄好生可恶。前番假冒，罪已当诛；今又以朋友之仆，强作女流骗人，希图大利。吾兄当差人赶去，拿来重处。”湛然亦恨。石生反笑道：“此污下愚盲之罪辈，何足挂怀，一般有天网恢恢，仍撞入我网中来。”又对柏儿道：“你且仍作女流妆饰，不可惊扬外出。”怀伊人道：“这事若吾兄大度包涵，愈开小人犯法之渐了。”石生想道：“我若差人拿他，必惊动地方，此事却与小弟体有所关，奈何？”复心生一计，对怀伊人道：“此时家丁人役，俱已睡熟。田又玄料想去也不远。我三人悄悄潜出访着寓所，再作道理。”怀伊人依计，遂令湛然打着灯笼，石生扮做青衣小帽，问了柏儿旧寓，三人下楼，悄悄出店，走到田又玄寓所，在门外探头窥视。见内里灯火尚明，店主却在柜上结账。旁立着一个小儿，口中叫道：“爹爹，我今日从乡间来，见卖丫头的石相公，黑夜在前村慈渡庵借宿。”店主道：“莫非你错认了么？若石相公到慈渡庵借宿，不是进京的路了。进京当从西北上去。如何复向东南，东南乃下淮，往苏州回家的路程。”小儿道：“岂我错认，明

明是他。”说罢，石生随敲门道：“石相公可在此么？”店主内中应道：“你是何人，石相公进京去多时了。”石生道：“我是他乡亲，带有家书在此。”店主道：“他今日方卖了丫头，带着银子进京，谋干前程去了。”石生道：“我闻他在慈渡庵中。尚未进京。你可开门，说个路途与我，待我去寻他。”那店主隔着门道：“不消开门。况这黑夜也不便寻他，明日再来，亦未为迟。”石生假作躁道：“你这话反误石相公事了。他家中特着我带书至此，言他家妻子死了，如何迟得。”怀伊同湛然忍笑不止。店主惊道：“那石相公对我原说进京，岂有在慈渡庵住歇之理，慈渡庵乃南行之路。也罢，我说与你去，寻着寻不着休怪我。”遂说道：“慈渡庵，从我门首一直向东走，过了胡家桥，一总行不上三里，转湾从小路向南走，就是慈渡庵了。”石生闻言，在门外作别。同怀伊人、湛然走到东路，果有一桥，过了桥，一直从大路而行，但见：

露冷天高，月明水静。一桥横野，分绿影而斜道上；乱云低树，拥残花以迎路中。角声悄悄鸣山外，凉风凄凄动罗衣。话谈相接，悠然人言似鬼；灯火孤依，岂知犬吠客惊。浑无冬夏，但见前途黑暗；却有早晚，争看宿鸟栖迟。才人弄巧，夜行突然胆大；俗子无因，假骗也觉心慌。

石生三人行未数十步，灯笼烛已将残。湛然道：“这般寂静，恐有不测之事。”石生笑道：“老师真太小心。我们文人自有吉星照临，怕甚么不测。”怀伊人接口道：“我们虽然不怕，如今一场走到那庵中，吾兄却怎么发泄？”石生道：“你们不要管我，随机应变，依着而行就是。”怀伊人同湛然走了一程，见一叉路，问石生道：“此处该向南走了。”遂同石生一直南行。见树木阴阴，犬声远吠不绝。果然树中一庵。忽有树风迎面将灯烛吹灭。三人遂立。

石生道：“我们如今须要进庵方好。”怀伊人道：“门已紧闭，灯火又无，如何得入。”湛然道：“待贫衲打开门来，假以投宿，你们随我进去如何？”石生道：“此计不妙。夜半三更，敲门投宿，人无行李，岂不致人惊疑。且随我到后门看看。”三人到了后门，亦是紧闭，尚且封锁，乃是素不通走路的。复又转回庵旁，见一土堆，旁有修造庵的砖瓦，堆至半墙。内有一古树，高耸出外，石生悄悄爬上，伏在墙头。见内有一间房子，尚明灯火，窗外有影，俨然似人在内。石生遂低声说与怀伊人，叫同湛然爬进。怀伊人同湛然止道：“这个事做不得。倘被人拿住，非贼即盗。”石生低声笑道：“你二人好见事不明，怎得叫人晓得。纵然事出意外，谁敢究我。”怀伊人同湛然闻言，仗石生之势，挨次攀树而下。原来是一所空园，和尚俱在前边房头住歇。

三人牵衣而行，行到窗前，从缝中一张，恰是田又玄在此设榻。灯下正将卖柏儿银子打开称看。自己忽然笑道：“那小石儿前世应该欠我这宗大财，如今死后还着小使赏我。”将银子一封一封看毕，又作悲状，沉想半回，叹一口气道：“我今日不该将柏儿晚间卖，待明日早卖，还脱身的远。如今离镇不上二三里地，齐翰林一下识出假女儿来，差役寻到此处，我即是死了。”又自解道：“那也不妨，我原对媒人店家说我进京，断然不知我来此投宿。倘若有祸，只好借重媒人店家承当。”又自己复笑一回，把灯挑明，四面望望，恐怕有人，将门抵紧。

石生同怀伊人、湛然在外，见这小人之况，各皆掩口忍笑。石生近前将窗棂用指弹上一弹。田又玄手掩着银子，抬起头来听了半晌道：“如此夜静，是甚么响，莫非此处有鬼，和尚见我苦要投宿，故愚我在此么？”遂咳嗽道：“我乃当今才子，甚么妖魔鬼怪，敢于造次。”石生故作鬼声，怀伊人亦随假啼。

田又玄慌道：“你是哪里屈鬼，快走，不可停留。如若不依，我田才子定用飞剑斩汝之头。”石生低声作鬼行走着语道：“我乃死后的石池斋。你假我之名，致我于死。又将我柏儿改装女子，卖与齐翰林，得银百两，特来追银讨命。”田又玄闻说，手慌脚乱，呆了半晌道：“我与石先生生前至交，怎敢假名，致先生于死地？先生，先生，你去寻铁不锋才是。”石生道：“我犯不着去寻铁不锋，只要寻你。”田又玄吓得走投无路，口中慌乱叫张叫李。石生道：“你同白随时在玄墓游梅，假我之名会铁不锋，那也罢了。后来又谋我馆事，以致错我姻缘，凭何道理？”田又玄道：“那是白随时叫我假名，非小的所做。”石生道：“你从头实说，免我进来。”田又玄忙道：“待小的说明。那馆事先是我要谋取，后与白随时相商，以临莺假作凌春，哄老先生上淮，所得馆金，与白随时三七同分。不期遇着怀伊人到，把我假名之事打破，其实不曾得利。后欲回家，恐白随时要馆谷同分，不得已复往徐州了。”石生道：“你当初若说出凌春是梅小姐，免我奔波道途，我少得也要谢你几两银子。为何做此小人之事，一般天理昭彰，利又不得，何苦误人婚姻！”田又玄道：“小的初亦不知凌春是梅小姐，及后赴馆时方知的。”石生道：“你既错我之姻缘，后来徐州拿我，你就该直认请罪，何累我冤死。难道这也不知？”田又玄道：“徐州致害之事，乃是那没良心的铁不锋与毕守谦商议，令毕守谦写书致徐州钱公拿你的。与我无干，我怎好替你？”石生道：“我在毕家未曾得罪铁不锋，他如何凭空害我？”田又玄道：“他肉眼不识泰山，以先生为假名士，心下不忿。故与毕守谦同谋。”石生道：“这也是你以假乱真，若你不假我名，铁不锋焉敢害我？”田又玄道：“虽然为我假名，实是为先生做情词艳曲愚弄他家小姐。”石生道：“我生前与你一见如故，待

你之情，也不为薄。你既知情，怎在徐州村店时，不与我先说一声？”田又玄道：“蒙爱请我吃酒，那时小的忘记向先生道及了。及后寻着铁不锋，铁不锋叫我愚弄先生在店，他叫公差人说代我除害。小的受他之托，只得反言先生姓田字又玄，不知为何就做出来了。”石生道：“好个不知为何做出，前后事体，皆因你起，你罪已发，在所莫逃。可同我到阎罗那边去折辩。”田又玄慌得面如鬼脸一般，手拿着银子拍案颤抖不止，口中道：“石先生，你乃当今才子，名留海内，将手高高，就放过了小人，如何要与我一般见识？”石生道：“我非与你一般见识。你实有三罪：一在苏州冒名图利，错我姻缘；二在徐州，知铁姓为你害我不救，且知凌春是梅小姐不言；三骗我行李，将我义仆苦逼假装女子，卖人为妾。这三件事，我实恨你，今夜决不轻放。”田又玄慌道：“梅小姐之事，在徐州非小的不言，实不敢言，言出恐先生去访，知我假名之事。令管家装女一事，实出无奈。我的银子俱供养了他，原指望救他脱难，不意途中缺费。托先生洪福，暂得小利，以全他生路，并非坏心。”石生道：“你巧语花言，只瞒得人，怎瞒得神，这话我总不信。可将我当日诗稿与今日银子，封起丢出，便饶你。若要迟延推却，我从窗缝中走进，活拿你去。”田又玄慌道：“老先生，你死后要这诗稿、银子何用，不若赏我罢了。”石生道：“我若不要诗稿，你断还假名骗人。快同银子丢出，免我进来。不然，我随一阵清风，到齐翰林那边托梦，说你在此，叫他差役拿去，活活打死，与我同伴。”田又玄道：“石先生，你生前是极通情的，如今我将诗稿奉还，这银子与了小的，待小的到苏州做斋礼醮，超度老先生升天何如？”石生道：“我昨日向阎罗殿前告了你了，你若超度，只好免你前事，如何免得骗我小使之事。我要银子，亦无用处，不过托梦献与别人，使他

能赎出我小使，免他在齐翰林处拷打受辱。”又道：“你将这银子留下十两作盘费，往苏州斋醮，余皆付我，免得阎罗差鬼拿你可好。”田又玄忙顺从，将银子留下一封，余皆用布包起，并诗稿捆在一处，向窗外只管张瞧，不敢开门。怀伊人同湛然见其慌张之势，说不出，笑不出。石生道：“你若怕我现形，可用竹竿挑着，远远站立，向窗格中丢出。就不妨了。”田又玄听说，连忙取下帐竹，挑着诗稿、银子，远远立在床前，向窗外一送，窗纸裂破，扑咚一声，落在地下。怀伊人同湛然忙忙拾起，先攀树翳墙而出。石生道：“这东西虽然把我，我魂灵还要跟你上苏州去，看你悔过不悔过，再假名不假名哩？”田又玄见窗纸戳破，立在床前，手持竹竿，只是发战。石生仍待向他说话，忽听前面有人咳嗽，石生即忙回身，也翳墙而出，见怀伊人同湛然俱立着等候。

石生仍立在墙头，望其动静。见一和尚口中嚷道：“这时夜半三更，你这客官还不安歇，在此自言自语做甚么事？吵得人也睡不着？”田又玄忙开门道：“老师快来救我！”那和尚走进，田又玄高声道：“老师这边有鬼，与我胡闹半夜，总不肯去。”和尚大笑道：“真活见鬼！我这空园极是洁净的。明日就兴工造殿，鬼从何来？”田又玄道：“顾不得老师，今夜奉求陪我一宿。不然，我移行李到前边去住。”和尚道：“不相干，是你疑心生鬼，哪里有鬼。”田又玄急道：“我就死也不在此宿了。移床前房，明日多送些香资吧。”石生立在墙头，俱听在肚里。怀伊人在砖堆下用手扯道：“灯笼又无蜡烛，乘此月色快走。”石生方下砖堆，同湛然三人，悄悄复照旧路而回。见月影西斜，时有四鼓。三人一头走，一头说。石生道：“原来徐州之事，乃铁不锋同毕守谦所害，若非我用此计，这厮如何肯一一招认。”怀伊人道：“当时我在旅邸中，吾兄冒

雨相会，道及此事，弟就疑白随时、铁不铎是个坏人，兄尚不信。”石生道：“那时弟不知田又玄假名之事。只道我与他辈初交，两无仇隙，故不相疑。”湛然接口道：“毕老爷写书嘱钱知州，我们尚然不知，若非田又玄今夜招出，还把毕老爷认作好人。”石生道：“当时毕守谦杭州上任，既将他女儿带去，却又故来辞我，说他女儿尚在旧宅，这事就有可疑，我们却不曾想到。”说罢，怀伊人忽然大笑不止。

石生道：“为何见笑小弟？”怀伊人道：“我非笑兄。笑那田又玄，今晚活活见鬼，吓得慌慌张张，不打自招。且将银子乐意送出，白白养盛价半载，仍陪上衣服，还你一个原人。”湛然道：“此事虽然做得干净，若要田相公吓死在内，还好笑哩。”石生接口道：“尚不曾吓死。我听得还与和尚说话，要和和尚陪他作伴。”湛然和怀伊人又大笑一回。

说话之间，不觉过了胡家桥，已到镇中。过了田又玄旧寓，走到自己寓所，见门尚掩着，三人悄悄推门而入。关了门上楼时，见灯火未灭，柏儿坐在客房等候。湛然放下灯笼，将银子取出，放在案上。三人就坐，打开齐看，见诗稿弄得韭菜一般，银子倒是原银，只少一封。怀伊人对石生道：“适才吾兄还不该送他那十两银子，都拿来才好。”石生笑道：“若将那十两银子拿来，叫他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必致他于死地了，我如何做得？”怀伊人又道：“论他假名遗害事情，也该致他于死方好。”石生笑道：“他假名遗害，固当有罪，然我若非他假名遗害，如何成就我今日之事。”怀伊人道：“却如何说？”石生道：“起初，若非田又玄假名谋馆，我怎得毕小姐之约；后若非因田又玄假名，铁不铎暗害，我必然成就了毕小姐这头亲事，如何复有梅小姐？今日弟得二小姐，正田又玄作了冰人方才成的。”说罢，怀伊人同湛然皆笑。

怀伊人又道：“吾兄所言，果然见道。但他将柏儿假装卖人，这实是他坏处，无所解释了。”石生道：“我也有得解释。今日看将起来，田又玄竟非卖我小价，正是远远送我小价来，我赏他十两银子一般。”怀伊人近座细听。石生道：“我当日被凤公拿去，弃柏儿进京，两下疏失。若非田又玄收留，供养至今，改装女儿，我焉得有今日之会？看将起来，我屡屡承他好意，谢他十两银子，犹觉其少。”怀伊人同湛然又笑一回。湛然向怀伊人道：“石老爷真滑稽之口，且甚见道，非熟审世味不能。”怀伊人道：“大抵小人作事，原是愚浅。石兄置之不究，正是宽宏大度处。”三人齐笑了一回。柏儿在旁，俱各会意。又议了次日起程之事，方各安歇。正是：

作事原无伺，天公未许欺。
若教人不识，自己莫非为。

不知石生次日如何起程，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伤情误怪新知己

分忧喜见旧花婆

诗曰：

胶漆陈雷不足钦，携琴何用访知音。
算来赠缟皆图面，看去寒盟总结金。
问世每思看古剑，闭门时一废交箴。
可怜无尽闺中意，直到冤明始见心。

却说石生用计取了田又玄银子，这夜各睡。次日起来，家丁人役全然不知。石生同怀伊人、湛然三人骑了三匹马，将柏儿仍是女装，坐在轿中，率领人役，匆然下淮。又着一人去打探田又玄消息，闻田又玄五鼓已回江南去了。石生知他怕卖仆一事，不去理论。即同怀伊人等长行，历了许多野店山桥，到了淮上。

石生见京中阎阁老强亲之事不见动静，与怀伊人商议，以为传言不的，遂令柏儿换了男衣。

跟随人役，俱各了然。先着怀伊人、湛然到清凉寺通知，石生后换了公服，摆列职事，不进府城，竟吩咐人役，到清凉寺来。见寺中普明跪迎门外，石生下轿而入。当日普明盛设斋馔，请怀伊人陪坐。石生道：“一向难为老师，在此搅扰，如

何今日又这等费心。”普明道：“小僧因石老爷为徐州之事，不辞而去，小僧未得尽情，至今抱歉。”石生道：“你可知我后来被凤公又拿问之事么？”普明道：“小僧闻得徐州凤老爷审这件事，后复差公差去赶拿，公差道：‘老爷已发放过了，倒将小的们各打三十。如今他是脱网之鱼，怎赶得他着。’后凤老爷自己竟不知道，想是凤老爷那晚酒醉，胡乱审了。”石生同怀伊人相视而笑。

众人斋罢，石生吩咐打轿，进城拜钱知府并钱公子。普明闻言道：“钱公子如今不在府衙了，在道里梅老爷家居住。”石生即问道：“为何在道尊家住？”普明道：“石老爷尚不知钱公子为婿之事么？前因梅老爷访婿，要做《杨柳枝》词十首。钱公子做了，恰好合式，如今招为门婿，已有数月。乃是这边陆婆作媒人的。”石生闻言笑道：“那有此事，如今陆婆尚在此寺后吗？”普明道：“他每日跟随钱公子在梅老爷家玩耍，这些时，连花也不曾卖。”石生道：“据老师所说，这事是湛然师傅既北行之后成的么？”普明道：“是湛然未去之先就下聘招赘了。”石生疑道：“钱公子倒托湛然师傅寄书我处，并未提起招赘之事。想老师误听耳！”普明道：“湛然师傅每日到到四乡六镇收取缘簿，他竟不知。然下聘却是小僧亲在府前所见，并非传言。”石生见普明说得真切，心下就烦恼不语。

怀伊人听得说梅公取《杨柳枝》词，亦甚疑惑，遂对石生道：“吾兄且不要去拜钱知府，待小弟先到梅老先生处，探其虚实，自知钱公子底细。”石生道：“怀兄若去梅先生处，可将凌春小姐古香亭亲笔诗句带去，向梅先生道及弟之苦衷，看他如何样说。”怀伊人依言，领了诗句，带着管家，竟往城内会梅公而去。

石生独坐寺中，同湛然等候不久，忽见一管家进寺传一帖

来，石生看是“愚表兄李景文拜。”石生见是李穆如到，即忙起身迎出。李穆如下轿进寺，笑道：“我原约随后即来，今日可有信行吗？”石生道：“表兄真信人也。”李穆如与石生礼毕，湛然又上前施礼。李穆如问石生道：“这位老师，即寺中之住持吗？”石生道：“非也，即向所言湛然师。我们在京所寓圆通寺，即其本寺。”李穆如又向湛然拱手道：“一向久仰。”遂分宾而坐，石生道：“愚表弟今日才到此处，何表兄后来亦如此之速？”李穆如道：“我从京中坐船来，乃是下水，我弟旱路，未免耽阻。且你在河南又到家下祀祖，自然觉得我速。”石生道：“这就是了。”三人茶罢。李穆如道：“我弟之亲事，俱说成否？”石生道：“休要说起，弟正为此事烦闷。当初弟在都中，曾与表兄道及钱公子美意。岂知弟访着凌春是梅小姐，写一字寄与钱兄，烦钱兄代谋。不意弟今到淮，旁人传言纷纷，皆道钱兄闻老先生出题，令人作词选婿，竟央媒献词，今已成配。世间有如此不义不信之人。”李穆如闻言惊道：“恐未必有此事，难道他肯将妹子许你，复以他人之女反不肯与你么。恰曾两相约过，那钱兄岂有变更至此。”石生道：“我也有些不信，因闻此寺中住持普明说得甚是真切，我令怀伊兄先向梅先生处探问，候他回来，自知端的了。”李穆如道：“前闻你言，那钱兄乃少年英俊，一见投洽，待吾弟甚是有情。他若不知而谋婚，尚有可原，哪有见你书札，仍去谋婚之理。此事虚传，可意想而得。”石生道：“他还令湛然师带有一书，回复愚弟，说‘所托早已留心，梅公亦着意东床在吾兄耳，惟望速驾临淮，再无不就。’以此思钱公子谋婚之事是传言的了。”李穆如立起道：“这事料然是传言不的，吾弟放心。且同到殿上观观佛像。”石生同湛然陪行，柏儿在后跟随。

李穆如问石生道：“柏儿前闻在徐失散，因何又得复来？”

石生道：“有件奇事，乃别后做出来的。”李穆如笑道：“且说与我听，何样奇事？”石生将怀伊人说阎阁老强亲之事，并娶柏儿来的缘故，说与李穆如。李穆如大笑道：“果然称奇。后来那田又玄却处置他不曾？”石生又将装鬼退银之事说与李穆如。

李穆如又大笑不止道：“别后未几，你们就做出这许多事来。但阎阁老之言，我在京中亦曾闻得，后因吾弟来淮，也就罢了。”石生道：“原来果有此言。”二人正在闲谈，见怀伊人走到殿上，忙与李穆如施礼道：“恭喜李兄，弟尚欠情。”李穆如谦让，还了一揖。遂邀到客房坐谈。二人同叙了在河南别后的间阔。石生即问道：“适怀兄所见梅老先生，那事却如何道及？”怀伊人皱眉道：“果然前日梅老先生有作词之举，那钱兄就将吾兄旧词写去，梅老先生遂招选东床。”石生变色道：“怀兄可曾对梅先生说小弟错访之事，与杨柳词是小弟之笔么？”怀伊人道：“弟将凌春小姐亲笔诗笺，并错访之事，已说与梅老先生。梅老先生道，‘此时木已成舟，说之何用。学生那时求石兄不至，石兄又求小女不得，这事皆天意了。’我又将《杨柳词》说与梅老先生。梅老先生道，‘怀兄为何当初说石兄之友所作，在淮居住。致学生误听，将钱公子招赘。怀兄今日又说杨柳词乃石兄之笔，实是欺学生也。’”我道，当日晚生不知石兄错访之事，只道有亲，恐老先生又欲招赘。因见词上未款姓名，故托言友人所作。不期今日反为晚生误了。梅老先生又问道，‘小婿与石兄新交还是旧交？’我道钱兄原姓毕，即守谦之侄。在去秋相会并妹子事，说与梅老先生。梅老先生道，‘这等说起，那石兄《杨柳词》何以得落他手？’我将赠他妹子原委说知。梅老先生又疑道，‘我见小婿少年英俊，品貌不凡，断非假词误人之辈。他既将妹子许了石兄，且知石

兄错访，又令石兄来访小女，岂有反来求亲之理？或者他不知小女即凌春耳。’我又将寄书之话，细述一遍。梅老先生亦狐疑不决。我就暂别出来了，不知吾兄为今作何主见？”石生恼闷不语。李穆如接口道：“世间有如此不义之友，令人可叹。”怀伊人道：“二兄不必抱怨，今凌春既已属诸他人，正是前世与兄无缘，枉费一番心机。不若将毕兄令妹成就了吧。”石生有感道：“毕兄与弟初交，就做此不义之事，还有甚心肠求他令妹？”李穆如接口道：“表弟之言，甚不近情，待我打轿去会钱知府、毕守谦，以谋毕小姐之事。”怀伊人近座道：“恐毕守谦尚未南回。”李穆如道：“我先时过城门外，见一轿抬进城去，跟随管家说，毕老爷回来见钱老爷去的。毕竟是毕守谦无疑了。”石生闻言止道：“表兄且不要乱动。我想钱兄不应谋我之亲，仍写书来气我。我竟去拜他，问他所托之事，看他如何回我。纵然无益，古语说得好，朋友有择善之道，待弟当面责备他几句，方才放心。”李穆如同怀伊人齐声道：“此言有理。”遂吩咐人役，写了两个红全帖，一个拜梅公，一个拜他令婿钱公子。石生暂别李、怀二人，坐轿进城。到道前传梆会了梅公。梅公迎进宾馆，施礼毕，各坐，问过新趾。梅公道：“向日学生在京，奉访不遇，后在贡院中，偏看卷中名讳，不见老寅兄。本意要中为元，不期反因好意，成了画饼。”石生道：“晚生久知老先生相为苦心，感德不尽。”茶罢。梅公道：“适怀兄到，道及寅兄为小女错访之事，学生总不明白，如何小婿知寅兄有此来意，还赴学生之约何也？”石生道：“晚生也不明白，特来拜谒，欲相会令婿，当面请教。”梅公遂着人役传梆请钱公子。少顷人役出来禀道：“钱相公心中不快，不便相会。少刻请石老爷在城外先春园相会吧。”石生就要辞出，梅公留道：“寅翁大才，未得一面，今日何不宽坐罄

谈，以慰渴衷。”石生道：“令婿既不肯会晚生，前日所寄之书，是明明愚弄晚生了。晚生此时心乱意摇，不识老先生有计策我否？”梅公道：“小婿当初如何将他妹子许寅兄，求先示我。”石生道：“晚生先时错访，蒙钱兄令妹赠一玉箫，以为百年之约。后值钱兄同令妹，因他令叔事寄居钱府，两下相会，言他令妹非凌春。晚生既受其箫，不敢辞约。蒙钱兄欣然见允，仍教晚生访凌春小姐，愿为凌春小姐末座。晚生虽喜其言，仍恐访着凌春小姐，又未必如钱兄肯以他令妹并托之意。因此踌躇进京。偶得侥幸。遇一铁姓道及凌春即老先生之令爱。晚生彼时写了一书，寄与钱兄，又一书寄与怀兄。不意怀兄进京，书不曾投。钱兄既已见书，尚托清凉寺一僧，复晚生一书。何今日前后竟不相同。”梅公叹道：“此事若非怀兄进京，得接手札，学生闻知，再无不就之理。”石生道：“这还是晚生命蹇，应当受此风尘劳苦。早知老先生有不弃之意，当初不该寄书于钱兄了。”梅公道：“小婿是个少年人，只知读书，不以世事为重。寅兄当时还欠些检点。”石生愀然道：“令婿与晚生相会时，甚是老诚珍重，出言不苟。晚生得瞻仪表，慷慨义气，又送晚生程仪。晚生铭刻在心，在京日日念及，岂知今日竟负晚生热衷。由此而观，晚生亲事在次，而又伤得友非人矣。”梅公见茶上，遂未及答。各打恭茶罢。石生道：“令婿未知可来先春园相会不来先春园相会呢？”梅公道：“此事要会他亦无用矣。若小女未配他时，可以慰寅兄之怀，今日事既已成，会之何益。”石生道：“晚生此时，即他令妹事亦不能作主。会之虽然无益，看他如何原容，晚生就听之罢了。”梅公道：“待学生如今回宅，先问小女，后再责他处友不信之过，速令投寓请罪。只是大事已去，有负寅兄，抱愧实甚。”石生道：“老先生说哪里话，还是晚生无福，不能叨佩大德。”说罢，

遂别。梅公道：“明日学生抵寓奉候，再为叙情。”石生打恭出衙。梅公送出大门，张盖而回。石生亦快快上轿而去。正是：

看来天下皆相识，说到知心有几人。

却说石生别了梅公，出城回寺。遂将梅公之意，说与李穆如、怀伊人。李穆如、怀伊人不胜赞叹。石生又将钱公子托病不会之事说知。李穆如道：“钱兄当面托病不会，岂有复能出城相会之理，此是支离之言，断不能来。”石生道：“我临行时，梅老先生说得好，他道，‘我回宅责备他处友不信之过，速令投寓请罪。’或者遵岳父之命，不得自来。”三人话犹未毕，见一人役，引一管家走上道，请石老爷先春园少坐，钱相公即来。石生听说，忙叫备马。向李穆如、怀伊人道：“我去候钱兄相会，看他如何说，即来奉陪。”李穆如、怀伊人道：“好与不好，这是一定该会的。”石生换了素服，上马出寺，止随两上家丁，向先春园而来。只见先春园中，悄无一人，惟有旧日那老者尚在。楼门仍是锁着，却不曾封，那管家即开了楼门。石生从太湖石旁，穿柳阴而入。及自上楼，开了四边窗子，但见：

万绿阴阴，条垂帘外，将尘云尽扫；千红点点，枝接窗棂，把银屏俱照。东见野鸟低飞沙渚；西有塔影斜倚清凉。南烟锁湖光，而渔人杳渺；北去遮城畔，而行客依稀。燕子归来，惊见旧垒；挑花落去，且剩新榴。书案参差，余粉香腻味，不知玉人何处；山石俯仰，无履迹行踪，尚觉琴声如在。去年秋来，不似春时，今年夏至，又复春过。正是：

人更人变更还变，春去春来去复来。

石生观罢，想起去春淹留萧寺，偷步听琴的光景，望楼掩泪，求一见而不可得。今日端居其上，不觉有感。且旧日同铁不锋饮酒的厅房，犹峙其前，愈觉心下惋伤。遂自语道：“虽梅小姐配了钱兄，我就得毕小姐一人，也是难的。当初费了无尽心思，落得一簫，岂可轻视。”又想到：“若得毕小姐时，固不负我当日恋恋苦心。只是梅小姐，古香亭见诗后，也用了许多水磨工夫，可惜付之流水。”不觉又掩泪说道：“梅小姐，我今日虽非抛桃寻枣之境，却作了吃水忘源之事了。”说罢，回顾一望，觉有人声。石生遂坐案上，用手抽了一本旧书作看。原来是一管家拿茶上来，又有十数果子，俱是城内带出来的佳品。石生道：“钱相公如何还不见来。”管家道：“原吩咐小的，先请石老爷在此，他随后即来的。”石生道：“这楼子怎不着人在此住呢？”管家道：“毕老爷今日早晨方从南回，此时被府衙留住。只怕目下就要带小姐来住哩。”石生遂不问。

正吃茶时，见花婆从楼下而上，见石生即叩头道：“恭喜石老爷荣归。”石生道声起来，令旁管家安一坐位，叫她下面坐着。石生放下茶杯道：“你从何处来的？”花婆道：“老身从梅老爷衙中出来的。”石生道：“我前在淮，烦你寄诗与毕小姐问取端的。你将诗遗落，又诡言毕小姐收认，致误我事，何也？”花婆道：“当时，老身因遗落那诗，不知就理，随对毕小姐说过，毕小姐不肯招认。我恐那诗果是她的，误了石老爷之事，再三劝她招认，赠之遗计，实是好念，不期反错。”石生道：“我今也不怪你了。近闻你又与毕守谦令侄钱公子作媒，配了梅老先生家凌春小姐，致我空费一场苦心，你可知吗？”花婆道：“老身因为此事，特奉钱公子之命而来。”石生道：“钱兄负我之托，今成不义之友。请我在此相会，又不来，却

着你来，所做何事？”花婆道：“石老爷有所不知，钱相公苦心，非一言可尽。请退了人役，待老身细陈。”石生遂叫人退下，听花婆说其苦心。花婆道：“向日石老爷在钱衙所会之人，可知其人之原委么？”石道：“那就是毕守谦之侄，我如何不知。”花婆笑道：“这等说，怪不得石老爷不知钱相公之苦心了。”石生道：“却怎么说来？”花婆移座近前道：“那相会之人，即毕小姐也。毕老爷有甚么侄儿？”石生闻言惊道：“如何是毕小姐，那人却是男妆？”花婆将毕小姐恐失约装男，侍儿翠云装小姐之事说出。石生恍然大悟道：“前铁不铎在京，亦言毕守谦并无一子半侄，我尚不信，谁知果然。”又问道：“后来如何与梅小姐做亲呢？”花婆将毕小姐见石生书，恐梅小姐遗落他人，商议献词求配之事说知。石生惊喜道：“此真苦心，我却不知。但不知梅小姐如何不得识破？”花婆又将二小姐拜姊妹之事说知。石生满口称赞道：“二小姐真女中丈夫，男子不及。”赞罢，复向花婆道：“如今毕小姐着你来，可还有良策售我，以鸣之梅老先生暨其令尊翁吗？”花婆道：“梅老爷适间及凌春小姐，说毕小姐处友不义。凌春小姐已一一说明假装为石老爷之事了。如今梅老爷在内宅尚喜笑称奇未止。”石生道：“梅老爷闻言喜笑，必然肯见爱我了，再无不谐之事。独毕小姐令尊，尚然不知，却如何说及呢？”花婆道：“毕老爷今早回淮，在钱府内闻得小姐赘与梅老爷为婿，心甚惊骇。欲要说出毕小姐是个女儿，恐梅老爷罪他，以女作男，误人女子；欲要不说，恐梅小姐不得嫁夫。只是抱怨钱老爷替他作主，不敢提起别事。若石老爷着人去说这头亲事，他见一举两得，又甚是现成，自然无不听从。”石生听罢，满心欢喜。即便起身道：“我着人去钱知府处说亲，你可暂回，向毕小姐、梅小姐为我致意。”花婆笑诺下楼。石生亦下楼出园，上马回寺。

正是：

一时休怨荣枯事，日久方知婉转心。

却说石生别花婆，上马到了寺中。一见李穆如、怀伊人，就笑了半晌。李穆如、怀伊人问其细理，石生低声将花婆之言，一一说知。李穆如同怀伊人道：“天下错怪好友之事甚多，但二小姐这般用心，真千古奇话，险些儿误怨了她。只是事不宜迟，表弟可速着一人，去毕守谦处说亲方好。”石生道：“此时却用着表兄了。”李穆如随应道：“待我去以利害动之，撮成美事。”石生又将玉箫取出，令他带着，把凤公之事，即毕守谦之害说知。李穆如遂吩咐打轿写帖，进城拜钱知府并衙内毕守谦。石生同怀伊人，再三叮嘱，送至寺门，李穆如欣然上轿而去。

不一时，进城到了府前。先传帖会钱知府。钱知府迎至宾馆，礼毕茶罢，各叙履历。李穆如道：“如今毕公可在衙内么？舍表弟有一要紧事，特来相商，有帖在此，烦贵役传进。”钱知府遂令人去传帖。后向李穆如道：“贵府今科又中一翰林齐公，闻得是圣上亲取的，可见贵府真才藪之邦了。”李穆如道：“今科所中之齐，即舍表弟了。”钱知府忙打恭道：“失照了。”李穆如道：“舍表弟本姓石，字廷川，道号池斋。因被菲人所害，改名齐也水，进京应试，蒙圣上恩典，方得侥幸入院耳。”钱知府闻见石池斋三字，惊疑半晌道：“原来如此。”二人坐谈少顷，见衙役走上禀道：“毕老爷说心下不快，不便相会。”钱知府道：“李爷乃新科翰林院齐老爷那边来的，有要务相商，怎得不会。再去说来。”衙役依言直去传说。

毕守谦闻得这个大老，随即相会。李穆如道：“此外馆，

不便谈及舍亲之事，别寻一静所方可。”钱知府道：“就到后堂何妨。”李穆如喜应。一同行到内堂，与毕守谦礼毕。即别过钱知府，对毕守谦将石生错访之事，说了一遍。毕守谦道：“令表弟姓石，如何说是翰林齐公。”李穆如将石生为徐州之害，改名进京，说与毕守谦。又道：“当日这事，毕亲翁得罪了他，今已一一细知了。”毕守谦闻言，恐石生要向他复仇。心下想道：“当日只道他侥幸入翰林院时，老夫已做到一品了。岂知今日，他果然中了翰林，我反做了一平民。”想罢，随打恭向李穆如道：“徐州之事，乃一铁不铮认石老先生作假名士，故暗地谋害，实非老夫之罪。老夫闻得后即嘱钱盟翁将此事暗住。石先生不知吗？”李穆如笑道：“亲翁何曾嘱钱翁暗住。”又将凤公之事说知。

毕守谦惊奇半晌，知事莫隐，遂道：“石先生大度莫及，料不日即拜为上相，这些小事，谅不系怀。且老夫当日，请酒优待过的。只是先生此来，却有何意？”李穆如将玉箫取出，要求亲之事说知，并凌春二者兼得的话语，尽述一遍。毕守谦道：“石先生既肯见爱小女，老夫再无不从。只是梅大人小姐，恐防就难。”李穆如将梅公知道假婿之事，又说了一遍。毕守谦方知临莺装男有为，遂道：“既梅大人肯许，老夫不敢久留先生，明日来清凉寺奉候。待老夫且会梅大人去。”李穆如亦起身别去，再三嘱咐而出。毕守谦送出衙门，见李穆如上轿方回。

钱知府在内宅迎出，问道：“李进士所言何事？”毕守谦将石生错访小姐，要二者欲谦之意说知。钱知府道：“适李进士所言，石池斋即齐也水。我想起徐州之害，必大怪小弟了。”毕守谦道：“倒不怪老盟翁，却怪小弟写书致害。”钱知府道：“怪你固所当然，但此时须要修好方可。”毕守谦道：“我如

今将小女送去，自然改祸成祥。只是要请教梅大人方可行得。”钱知府道：“梅大人小姐已配了令侄，又请教他何用？”毕守谦将侄儿即临莺，小姐即翠云之事说知。钱知府惊讶道：“这事是我们愚弄梅大人了。使梅大人闻知，必然见罪，却如何处置？”毕守谦道：“梅大人已尽知道，转为称奇，已将他小姐许配石先生了。”钱知府闻说，稍息，惊讶道：“这事，令爱果足称奇。我们当去梅大人处请罪，商议此事，不然，梅大人定责我知而不言了。”毕守谦道：“老盟翁之言，甚是有理。”遂传人役，备了贽见，也顾不得天色将晚，假言才到。二人更衣上轿出衙，即到梅公衙前，传梆相会。梅公请至后堂，相见过。毕守谦献过贽礼，同钱知府下拜请罪。梅公忙扯起道：“那假装一事，实非欺诳学生，正令爱好处。自今以后，你我皆至戚了。”毕守谦遂将石生之事说知。梅公道：“毕亲翁有何高见吗？”毕守谦道：“晚弟欲备了嫁妆，将小女送去，不识尊意若何？”梅公道：“岂有将亲送上石门之礼。必须令石寅兄那边请两个媒证，娶去方才成体。”毕守谦道：“此事想不宜迟了。”梅公道：“俟我明日拜过，须下一请帖，请来叙叙，再凭他择日央媒来娶。只是无一静所，设席不便。”毕守谦道：“明日下请帖，请到城外小园，不识可好？”梅公道：“这是极妙的了，有何疑问。”毕守谦道：“席设小园，酒肴俱是那边备就，不消这边费心。只是石先生还有一位表兄，可好一总请来么？”梅公道：“自然遗落不得的。”三人谈久茶罢。毕守谦又进内宅书房，会了临莺，方才辞出回府。吩咐备酒，明日要请石生。正是：

写生聊数笔，莫道是淫思。
果得才高众，闺情自不移。

不知明日请石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悔初心群英宴贵

叙旧怀双凤盘龙

诗曰：

几番醉后甚无聊，不惜呕心作解嘲。
岂是浮文同粉黛，亦为世事尽蓬蒿。
百年佳会原难得，万载功名总易抛。
寄语乾坤同调士，莫将魔累锁眉梢。

却说石生不知毕守谦同梅公商议备酒。次日起来，即同李穆如、怀伊人在清凉寺中，正欲拟媒说亲。外面忽传进一帖至，禀称兵备道梅老爷来拜。石生随即迎出，相见礼毕。梅公送了下程，各叙衷肠。茶罢，石生送别而去。尚未回寺，又有两个衙役走上，传钱知府、毕通判轿已将到，来拜老爷。石生乘便迎进，相见礼毕。钱知府、毕守谦送了下程，茶罢，谈了一会辞去。石生送出寺门，回内查点了下程，写了谢帖。同李穆如、怀伊人早饭毕，见梅公衙役手执三个全帖，旁人接上，石生看罢，原来俱是请帖。帖中下一个梅深等，知是公席。衙役又禀道：“酒席设在这寺旁先春园内，少顷老爷请石老爷同李爷、怀相公过去叙话。”石生令人收了帖，道：“我知道了，多拜上你老爷，又叫他费心。”衙役应诺而去。

石生同李穆如、怀伊人命湛然炙起新茶，将下程中选了儿味好果品赏鉴。茶未数巡，又有人传说徐州知州凤麟要见。石生请到前殿上，相会毕，茶罢，凤公送上贺礼。石生道：“承亲翁远降，又蒙厚礼，何以克当。”凤公道：“知州因谒上台至此。昨闻老先生驾临淮地，薄备菲礼，聊申寸心。”石生道：“向日学生因那误害一事，盛蒙秦鉴，片言剖决，至今铭感。”凤公道：“实据理而问，料老先生非小可之辈，何敢当秦鉴，过誉。”石生遂将毕守谦、铁不锋同谋之事，并见苏小显魂之事，说与凤公。凤公惊异道：“真吉人天相，彼辈小计，安能成害。”石生道：“闻苏小墓果在贵署吗？”凤公道：“墓虽在署，却荒凉不堪。”石生道：“若亲翁回治，学生这边差人去修理，烦代照管一二。”凤公道：“自然领命。但知州今日事毕即回，不识贵役能同去否？”石生道：“若亲翁今日行时，自然即刻差役同去。”凤公遂别。石生送出寺门。只见一役走上，传说府前吴相公、富相公来拜老爷。石生正欲相会，又有一役走上，传说徐州铁相公在外候见，有手本在此。石生见应接不暇，遂道：“一概回去，不便相见。”人役应去。

石生回到后殿上见李穆如、怀伊人尚在吃茶，石生也就陪坐，吃了两怀茶。随叫柏儿取出伏手，封起二百两银子，着一家丁同凤公往徐修理苏小墓并土地祠，兼设祭礼。家丁领差而去。

又见那传事的衙役走上禀道：“外面吴、富二相公已回去了。那铁相公定要相见，说有要紧事会老爷讲话。”石生想了一想，对怀伊人道：“这厮乃势利小人，我不便会。怀兄可出去与他相会，看他有何话说。”怀伊人闻言，同衙役出去。不多时，手持一书，对石生道：“他说特从徐州而来，缴前日所寄我之书，还要会吾兄，央弟转达。他备有礼物在外，不知有

何话说。”石生道：“怀兄可曾道及我知他谋害之事吗？”怀伊人道：“弟已道及，他只是假托毕守谦做的。”石生想了一想，却已走出到前殿上。见铁不锋先呈一手本，上写着：“门生铁纆稟谨叩见。”后铁不锋即忙下膝，石生忙扯起道：“铁兄何必如此，仍是旧交，行礼便了。”

铁不锋着人将礼物呈上，又作一揖道：“门生不揣愚质，愿登堂请教，望乞荣纳，终身顶戴。”石生故愧道：“我与兄乃贫贱之交，今日何敢当此抬举。”铁不锋知石生是罪他之言，益发要拜门生。石生遂令人收了礼物，安位各坐。铁不锋所言皆势利奉承的话，兼修好徐州的事。石生所言，皆大方不以小忿在意中的光景。铁不锋见石生度量宽宏，不相计较，茶罢即放心而别。石生亦不留，打恭回内，着人将礼物查入。对怀伊人、李穆如将铁不锋来拜门生修好之意，各咀嚼一遍，皆为之羞耻。

大家叹息未了，见厨役整置午饭上。石生即陪众午饭毕。忽一衙役传一速帖至，言梅老爷同众位老爷，已在先春园等候。石生同李穆如、怀伊人随即更衣，骑了三匹大马，不摆职事，带了十数个家丁，出寺向先春园赴席。举步之间，到了先春园。三人下马，梅公同众迎进一厅上，相见毕，各叙套话。茶罢，即奏乐安席。石生一席，李穆如二席，怀伊人三席。石生不肯僭李穆如，李穆如不肯僭怀伊人，三人逊让一回，梅公道：“怀兄虽是学生家西席，今日却有半主之分。”怀伊人又对石生道：“吾兄今日之客，比寻常不同，就权僭令表兄一座，却也不妨。”三人方坐。梅公同毕守谦在两旁对席，钱知府在毕守谦下一席。坐罢，酒方一巡，优人叩头。石生对梅公道：“今日可谓至亲相会，令优人退去，以便叙话何如？”梅公应诺，随叫优人退了，令苏唱伺候。随即苏唱上来，唱了一套曲子。

各听曲罢，梅公对石生道：“当日田又玄在舍冒名赴馆，又荐徐州一铁不锋相与作诗。那铁姓抄田又玄之胡诗，田又玄又抄老寅翁之诗，二人如此丑态，田又玄还有荐铁姓为婿之意。

以今思之，那铁姓定田又玄一类假冒之流，老寅兄亦知否？”石生回道：“田又玄起初谋馆时，竟不知凌春是令爱，铁不锋在府上作诗时，亦不知田又玄是假冒的。及后，晚生不第时，在徐州为谋害事，被凤公拿去，田又玄时在座旁，铁不锋方才识出他是田又玄。”梅公道：“寅兄去岁被何人谋害？学生却总不知，但后何以得脱？那铁姓何以识出田又玄？请细一二。”石生遂将毕守谦同铁不锋误作假名士谋害，徐州公差口称拿田又玄，被苏小显魂得脱话头，说了一遍。

梅公听罢道：“田又玄假冒寅兄之名，一定对人反以寅兄作田又玄了。不期人未害得，己祸先招。且寅兄冰玉之人，种种遭此小人不足，宜乎有苏小出，以助寅兄之福星也。”钱知府在旁闻说，忙打恭道：“当日徐州之害，实与知府无干，乃毕舍亲一时之错耳。”毕守谦闻言忙欠身道：“当日这事，实因铁不锋而起，亦非出自晚弟。”石生接口道：“晚生一向蒙爱，此不过旁人传言，料毕先生定无此事。”毕守谦欠身微应。李穆如又接口道：“就是毕亲翁有此事，正是激励舍表弟取功名之意，若非有此一变，舍表弟怎肯弃淮而进京呢。”各席皆笑。

梅公笑罢，问道：“石寅兄去岁是甚时方时进京的？”石生道：“晚生是夏末秋初，路遇怀兄，着怀兄奉璧了关书，即起旱长往。”梅公道：“学生差人来淮奉访时，寅兄可知么？”石道：“盛管家在淮，晚生尚留寺中。”梅公讶道：“小价何以说寅兄进京去已多时呢？”石生道：“那时晚生只道毕小姐是凌春，惟恐应命赴馆，有失遥访苦心。故反托词姓齐，假言

石池斋已进京多时，以掩人耳目。”梅公笑道：“寅兄此意，与怀兄赖《杨柳枝》词正是一样了。”怀伊人接口道：“那时若知凌春小姐是老先生令爱，断无这些谗言了。正是‘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梅公道：“还是分中与毕小姐有缘。”众皆称异，饮酒。苏唱又吹弹半晌。

石生问梅公道：“田又玄在府上，老先生曾送过多少馆金与他？”梅公道：“正是，馆金并未曾得，只得了些许贄见。不知后来如何向徐州的？”石生笑道：“他正为未得馆金，故要往徐。”梅公因问就理。石生道：“说起可笑得紧。他曾在苏州与一医生姓白者，叫做白随时，勾同谋馆，议定馆金三七均分。假以临莺毕小姐，说作凌春，愚我来淮。谁知怀伊兄去撞破了他冒名之事。既馆金未得，又恐回家时，白随时须索分银，只得向徐州而往了。”梅公听说笑道：“原来他有个伙骗。”毕守谦在旁忽接口向石生道：“石先生何以得知细理。”石生就将闻阁老强亲，田又玄卖仆，自己妆鬼，退银之事，说与毕守谦。举席皆称石生作事奇幻。梅公又道：“正是五梁不成，反输一帙了。田又玄白白看养盛价一场，反惹出许多事来，自己前后作了供伏。”毕守谦接口道：“如今盛价却在何处呢？”石生道：“就是去春曾随我在清凉寺的那柏儿。”毕守谦道：“当日倒不曾留心。可叫来，看他人品何如？”石生遂令人役传进柏儿。毕守谦赞道：“果然停当，品格不俗。”又欠身向梅公并石生道：“舍下有丑婢，名唤翠云，年方十五六，配他何如？”梅公道：“这是极妙的事。”石生因叫柏儿叩头谢过。大家皆称诺不已。

梅公忽作想半晌，对石生道：“我想来，寅兄之事，皆舍下王文当日下请书欠些斟酌，以致田又玄假冒。若是王文见过寅兄，或取有回书，那畜生焉得假冒，以致你我两下有相求不

得之叹么？”怀伊人随接口道：“如今错事种种，老先生也究不得这许多了。总之，石兄前在河南得主镇上说得好，若非田又玄谋馆一事，怎得毕小姐之约；若非铁不锋计之毕先生暗害一事，必然朦胧成就了毕小姐亲事，如何又得梅小姐。此二言甚是达理。”毕守谦同众皆喜诺不止。梅公举杯又问石生道：“昨闻毕亲翁令爱言，小女古香亭诗，曾在他府上，被花婆遗落，如何又在怀兄手中？”石生道：“那诗亦非在怀兄手中，乃铁不锋在京付晚生的。云说是毕先生包程仪与他，故晚生复收回来。”梅公道：“原来有这许多舛错。”随又对毕守谦道：“当日老亲翁为何不察，就包了程仪，传向外人处呢？”毕守谦道：“学生当日不知是令爱佳章，亦灯下误看，以为废纸耳。”梅公笑道：“原来如此。”众人齐劝饮一回。梅公忽然而笑，众皆翘首候言。梅公不言而复笑。李穆如、怀伊人道：“老先生何发笑不止？”梅公道：“生想起石寅兄装乞食以访毕小姐之事。昨日小女道及，真实高旷，可作传奇。”石生亦笑道：“那是晚生因吴、富二兄，素未相识，不好会面。亦因徐州之事，只得权作现头不现尾现手不现脚的光景。”梅公道：“正是，自后可曾相会凤公吗？”石生将早晨会凤公，并差役修理苏小墓土地祠事说知。梅公称道：“这是宜当的。”石生笑道：“老先生尚不知，铁不锋今日特从徐州而来，假以送怀兄的原书，备些礼物，定要拜作门生。晚生反不好意思，再三推却，只得从了他。”梅公笑道：“铁不锋今日拜门生何心，当日谋害何心？”石生闻言点头而笑。毕守谦同钱知府忙接口道：“他当日实不知石先生是个真名士，方才如此。”梅公笑道：“世间当此之际，孰真孰假，但见其才则当敬之耳。难道才非出名，即谋害他不成。还是铁姓小人势利，卑不足道。”毕守谦同钱知府觉有愧色，假托招饮混过。见苏唱又上来唱了一套佳曲，

众方起身翻席，各向花前散步。少顷，各依旧座，又叫戏子上来，唱了几出杂戏，饮了一回，说了一回，石生方起身告辞。梅公同毕守谦、钱知府，送出先春园。石生同李穆如、怀伊人复上马称谢而回。正是：

市儿修好全无用，君子容人久见心。

却说石生同李穆如、怀伊人回寺，下马随即更衣，令人烹茶，坐谈毕守谦、钱知府修好的光景。时湛然亦在座旁，相与谈到夜静方睡。

到次日，石生起来，即吩咐备三个全帖，进城谢酒。不一时，见几个家丁，投一喜书上，叩头道：“恭喜石老爷！”石生接书看时，乃是二小姐的年庚。毕小姐转在第一，梅小姐却在第二。石生看罢，随叫封出赏封。那家丁道：“梅老爷、毕老爷，多拜上石老爷，说听凭这边择日去娶，妆奁那边俱备现成。”石生道：“我晓得了。”家丁遂谢赏而去。石生见他去后，遂与李穆如、怀伊人商议，即到城内赁了一所楼房。补了普明去岁的房金。普明知石生怪他，也要修好，不敢受谢，怀伊人再三劝他收了。石生即辞普明，移居城内。择了日期，请李穆如作毕小姐媒人，请怀伊人作梅小姐媒人，下了娶礼。

次日，金鼓旗号，不胜繁华，将二小姐娶来。梅夫人亲送到石生处。各官恭贺，往来不绝。

吴皆吉、富雪烟、铁不铎亦来道喜。李穆如、怀伊人各备酒席送房。湛然、普明亦送贺礼来。石生叫衙役吩咐留了城门，众人放心在内。但见：

幽兰馥馥，和烟霭霭。数不尽妆奁玩物；看不遍器皿金银。多少丫环，不是旁观之辈；无穷人役，尽是陪嫁之奴。堂比秦

黄钟，喜嘉宾而并四难；房中击编磬，庆良缘以具二美。奇乎！广寒宫一少年；美哉！小科场双得第。

众人见此繁华，又喜到处灯火辉煌，如白昼一般。先是李穆如、怀伊人同石生宴过宾，将湛然、普明待过素茶、素馔，各辞出城。后李穆如、怀伊人，在内宅摆上酒肴，复奏乐痛饮。

李穆如醉后，对石生道：“记得当时先姑丈在日，说生表弟时，曾梦一神人赐古墨一圆，雕画金龙，外包着锦锈双凤绢儿。那神人指墨道：‘此是延石液所成。’今日果应其言了。”石生亦回想，惊道：“正是，记得当日，先君亦曾说过，说我取名有因。真个万事皆梦境。”怀伊人道：“小弟虽与兄至交，尚然不知有此先兆。今日果石兄成龙，又有双凤佐侍，该贺一杯。”石生又复谢一杯。三人饮至更阑，方辞出城，回清凉寺去。

石生此时，已将半酣。吩咐众人役各赏了酒馔。进房见花婆走上道喜，石生随吩咐摆酒，同梅夫人与二小姐坐了。花婆同众丫环在外饮酒。二小姐不甚肯饮，梅夫人饮了数杯，菜上毕，即要辞回。石生留梅夫人带领丫环，在前楼住歇。吩咐各役家丁，封锁宅门。

石生留下两个丫环在房伏侍，与二小姐复洗盏谈心。石生道：“蒙毕小姐错爱，为学生费了许多苦心，今日当敬一巨觞。”叫丫环斟一杯送去。又道：“难得梅小姐同心合意，也敬一巨觞。”石生自己又陪一杯，对毕小姐举杯道：“当日小姐男装时，彼时学生惊异，以为世间所少。想小姐胸襟磊落，真男子莫及。”毕小姐含笑。石生又对梅小姐道：“学生风尘劳顿，年来枕席不暇。弃苏州之名而托迹江湖，舍府上之利而错访淮阴，皆为着小姐之才，小姐之貌。当日羁旅淹蹇，识面无缘，以为求一小姐而不可得，即得一小姐足矣，岂天地造化之数，

且以毕小姐得而兼之。今日之会，如梦如幻。正是，前此之悲离，今此之会合，不非等闲也。”梅小姐道：“家君久慕大才，怪王文下书不曾会面，以致菲人抵冒。在京时奉访不值，如白水复肠，不知足下又两相错过，致令家君抱恨经年。”石生道：“田又玄谋馆之事，我今转不怪他，乃该我分中有毕小姐，故天使之也，非他可为。我独怪毕小姐，向日在淮，知令尊翁与铁不锋谋害，何不偷传一信致我？”毕小姐接口道：我实不知。自后来杭州到钱衙，方稍晓得此信，却也不知是家君之为。”梅小姐遂问石生道：“家君说足下去秋装乞之后，又被凤公所拿，有之么？”石生将铁不锋识破田又玄，苏小代凤公审理之事说知。二小姐各皆称奇。梅小姐又问其对。石生道：“那日凤公正接令尊翁晚回，出的是，‘日暮人归，鸟落一村遮古木。’学生就将梦中苏小所授之语对道，‘月明星上，云开万里见青天。’”二小姐各赞第二句合当日凤公之意。梅小姐又道：“我想那田又玄，既被舍下识破他假名之事，就当改过回家，为何复往徐州假名，他也忒煞胆大了些。”石生道：“小姐尚有不知，学生当时错闻毕小姐之信，乃苏州一医生所传。谁知那医生叫做白随时，是田又玄同谋的人。彼时请他看病，假以来淮访舍表妹，探其消息。那医生就把毕小姐临莺之名，以作凌春，还诡起一数，数中道，‘得意相逢贵，前程去有缘，利名皆可望，三五月团圆。’令我来淮。我那时也不知他受田又玄之嘱，故来愚我，亦不知他二人议定冒名赴馆，馆金与白随时三七均分。后田又玄见事发，未得馆金，恐回家难以相会，只得往徐而去。”梅小姐听罢，笑道：“这等说起，足下假以访表妹，打点愚他，不期反被他愚。”石生笑道：“不消说起，皆是毕小姐误事。”毕小姐道：“足下被他人所愚，如何倒来怪我！”石生道：“小姐若不曾游玄墓，他难道也来愚我。只因小姐游

了玄墓，又有‘春’、‘莺’不甚争差，致有此事。”毕小姐故挑道：“足下还读书明理，这样些事，就看不透。我与梅小姐游玄墓有前后之分，梅小姐正月初五，足下是正月十七，我是正月二十日，为何把初五日的事，认作二十日事呢。”石生道：“我那时访梅小姐之心，如饥如渴，一闻凌春小姐在淮之信，即以为真。又在先春园中，听小姐琴中之调，有两相访问之意。彼时心下虽喜，也有些疑惑小姐游梅在后不是凌春，故将原诗呈上请教。不意被花婆遗落，还是该有此缘。”毕小姐道：“虽诗遗落，不足为凭，我琴中弹出足下之诗，足下难道尚不知我游梅在后吗？”石生道：“我以为小姐千里之路，至玄墓游梅，断无一见即返之理。必然那边有一停车之所，每日领略佳胜，或后又见我之诗句也。”梅小姐听罢，接口道：“既然你自作主，不消说了。”石生大笑，劝饮半晌。又对丫环道：“可将我书箱开了，查出诗稿，以作下酒之具。”丫环应诺，开了书箱。石生亲自取出各诗，放在案头。手拿着一本对梅小姐道：“这是学生之拙稿，当日田又玄在府救命之物。”梅小姐取过，讶道：“既田又玄骗去，如何又复落足下之手。”石生遂将得主镇上讨妾，在慈渡庵中装鬼吓田又玄之事，一一描写与二小姐听。二小姐各皆忍笑不止。石生说罢，又取出一诗笺对毕小姐道：“这就花婆遗落之诗。”毕小姐取过看时，款落‘凌春女子题’五字。遂问道：“这梅小姐诗，原遗落家君手，为何复在足下箱内？”石生笑道：“是敝门生还我的。”毕小姐道：“但不知贵门生是何人？”石生笑道：“即害我之铁不铎也。”毕小姐亦笑道：“他如何就拜起门生来？”石生将他备礼，强勉下膝之事说知。二小姐皆笑他是势利小人。毕小姐又道：“铁姓却从何处得去此诗，足下可知么？”石生笑谑道：“令尊翁大才，不屑于看这样不通诗句，就将它包了知程，传到铁不

锋处。铁不锋在京遇我，偶然拿出，我便取来。”毕小姐叹道：“真是物各有主。”三人齐看了一回诗，饮了一回酒。梅小姐又将田又玄胡诗，铁不锋抄写的诗句取出，毕小姐也将石生亲笔《杨柳枝》词并《观菊诗》取出，追玩一回。石生又将白玉箫取出并各诗句，总付二小姐收留。又命丫环跪奉二小姐数杯，方才令丫环出去，就寝。临寝时，问毕小姐道：“闻得小姐有一盛婢，名唤翠云，今日可曾来吗？”毕小姐道：“适才斟酒伏侍，那一个高些的就是。问她怎的？”石生道：“明日叫她配了我书童柏儿。”说罢遂寝。正是：

千里姻缘争一线，百年思爱不由人。

却说石生成就这两头美亲之后，谢亲谢媒，整整忙了一月。又将翠云配了柏儿。一日在家，见前差去徐州修理苏小墓土地祠的家丁到了，回复了话。石生即吩咐河下备座船伺候，上苏州与父母扶柩回籍。当日暂别亲友，同二位小姐并李穆如、怀伊人，竟往苏州扶柩。又向城中大寺内斋醮。见田又玄、白随时亦在寺内追荐石生，闻知齐老爷至，急忙各散。石生同李穆如、怀伊人心下暗笑。斋醮毕，就将离城三十里那有池亭的旧宅赠与怀伊人，令怀伊人住了家眷。又同李穆如、怀伊人至玄墓古香亭上，追寻旧况。见石生诗并田又玄胡诗高贴在上，虽被风雨零落，尚未损字，不胜有感，遂宿了一歇。

次日，将看旧宅的老管家，一同扶柩，带往来淮。将淮安宅子退还原主，带了二小姐并花婆、梅夫人、梅待腊、毕守谦同李穆如并男女人役，备了七、八只座船回河南。又送了湛然和尚五百两缘薄，令他回京修寺。毕守谦将先春园送了钱知府。临离淮时，清凉寺普明并湛然，与府学生员吴皆吉、富雪烟，

徐州铁不锋、怀伊人、钱知府、梅道尊，各遮道相送。也有酒饯的，也有泪别的，纷纷不一。石生总叙了别离，各赠遗物金银，亦掩泪开船而去。

后来，梅道尊复奉诏入翰林院，梅道尊即告病归河南，与石生同居去了。怀伊人服满，后中两榜，谋选了开封府理刑，与石生朝夕盘桓。梅待腊亦中乡。钱知府后官坏回籍，与石生、毕守谦尚通书信。后白随时闻得齐也水即石生，逃向远方行道。田又玄找寻至河南请罪。石生不究前非，放入门不掌管田务。后石生进京，官未数年，亦托病归家，同岳翁梅公暨李穆如、怀伊人各携妻子，遁迹山林，著书去了。正是：

漫道违流俗，才人性本高。
山中称宰相，不拜赭黄袍。

后人诗道石池斋云：

年少偏宜骨格清，才多况复倍伤情。
不辞风雨寻佳偶，仗义从来有石生。

后人诗道毕临莺云：

娇娃何事太情稠，慧眼怜才有智谋。
假婿更全千古意，风流不效父犁牛。

后人诗道梅凌春云：

二八芳年笄未簪，梅诗一首动江南。

深闺久著游人意，遇到临莺亦不谈。